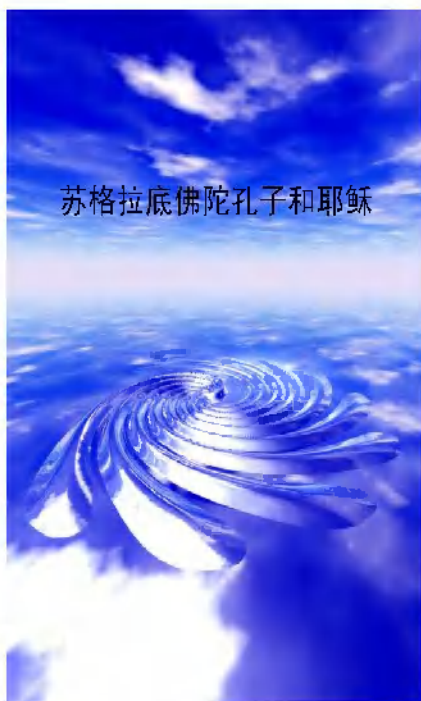


苏格拉底佛陀孔子和耶稣



苏格拉底佛陀孔子和耶稣

李瑜青 译
胡学东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庐江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56 印张: $6\frac{4}{9}$ 插页: 2 字数: 100,000

1991年5月第1版 1991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5810

定价: 2.05元

ISBN7-5396-0424-7/I·372

译 序

卡尔·雅斯贝尔斯是现代西方著名哲学家、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883年，雅斯贝尔斯生于德国北海岸附近的奥尔登堡。他先在海德堡、慕尼黑等大学学习法律，后又在柏林、哥廷根、海德堡等大学改学医学。1909年，他以《乡恋与犯罪》的论文获得博士学位，成为了海德堡大学精神病理学编外讲师。但是，在胡塞尔思想的影响下，他的研究却逐渐地从精神病理学转向了哲学。在1919年，他所发表的《世界观的心理学》一书，则标志着这一转变的完成。1921年，他开始任海德堡大学哲学教授，并于1932年发表了他的三卷本的《哲学》一书，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存在主义的基本思想。1937年，由于妻子是犹太人，雅斯贝尔斯受到纳粹政府的迫害，他的大学教授职务被解除，他的著作也被停止出版，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他才恢复自由、重返讲台。基于在战时的表现及学术上的成就，雅斯贝尔斯被推举为海德堡大学评议会主席。1948年，他应瑞士巴塞尔大学的邀请，迁

居瑞士，任巴塞尔大学哲学教授，于1969年逝世，终年87岁。

《苏格拉底、佛陀、孔子和耶稣》一书，是雅斯贝尔斯晚年所写下的巨著《伟大的哲学家》中的一卷。雅斯贝尔斯认为，这四大伟人的历史影响是无比深远的，如果想对世界历史及文化有明确的认识，就必须将他们单独列举出来加以研究。在对这四大伟人的研究上，雅斯贝尔斯的方法具有独特性。在雅斯贝尔斯看来，这些伟人都是“存在之全体的反映”，他们是开放的。因此，我们对他们的把握，就不能使之预成化、僵化、神圣化，而必须使之流动化、多元化、开放化。在研究时，我们既要严格地保持着历史性，但又不能拘泥于历史，作纯粹考证性的研究，而要与他们进行对话，要介入历史并超越历史。这样，把历史上这些伟人已成为过去的东西通过客观冷静的阐述和保持距离的观察再述说一遍，显然是不够的。同样，以观念为指导，用图画结构和逻辑关系再把那些说过的东西装点整理一番也是不够的。相反，研究者要介入于历史之中，和这些伟人一起思维，在为获得真理的搏斗中直接经验到，历史的知识对于他本人息息相关。这样，研究者就会不是为了确断某事而去读书，而是由于震惊而一同思维。理解的过程便成为“获取真理”的过程，在对历史上的这些伟人的思维和本质的解剖中达到自我意识，获得自省。

雅斯贝尔斯正是运用这种研究方法于本书之中。在写作上，雅斯贝尔斯注意把思想的产品和思想家的形象有机地相结合，在具体的形象中展现历史的诸要素。因此，书中的苏格拉底、佛陀、孔子和耶稣尽管是离我们十分遥远的历史人物，但都被描述得栩栩如生、惟妙惟肖，读来令人十分亲切。在用散文式再现的历史上这些伟大的形象中，作者与他们共同进行思维，展开积极的对话，揭示出他们身上所蕴涵的高贵的思想及内在的精神实质，作者对这些历史伟人的描述所掌握的原则是：理解要具有全球性；在直观中洞察；告知别人时，必须简单明了；真正要抓住内在的精神。雅斯贝尔斯门这种研究方法及写作原则，构成了这部书的一大特点。

揭示和把握这四大伟人的同异处，发现他们的现代价值所在，是雅斯贝尔斯这部书的又一大特点。雅斯贝尔斯认为，这四大伟人所生活的背景、传播的思想内容及对后世影响的角度有所不同。但是，从他们身上又可以看到某些共同点。首先，从社会学的角度看，他们中除了一人出身于高层贵族家庭（佛陀），其他三人都是普通百姓的后代，他们的基本气质是自然的，并非意志和道义的产物。第二，他们的行为都与预言家有所相似。由于当时世界混乱不安、战争频繁，他们都经历了历史上的一些重大变迁，因此，要求社会的改革。他们或以为自己

是听命于神灵、由上帝派遣的(如苏格拉底、孔子和耶稣)，或以为是从事必要的拯救事业的指定人(如佛陀)。他们内心都为某种人们所不知的事所激动，以寓言辩证否定以及对话方式说话，指出人们应该完成的任务。第三，注重于人的某种转变。他们在寻求世界的拯救之道时，敢于从人自身寻找根源，以自己的内心世界抗拒外部世界。人的这种转变，在苏格拉底看来是转变思想，佛陀认为是通过静思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孔子要求的是通过教育的过程，耶稣主张是献身于在世界之外统治世界的上帝。第四，他们都与人类生存、死亡和受难等基本因素有着某种特殊的联系。对他们来说，生存是一种痛苦，人要靠自己的行动战胜痛苦，在死亡和受难面前，人要泰然自若。因此，苏格拉底和耶稣敢于面对世俗统治者，无所畏惧地走向死亡；佛陀先在现实生活中死亡，而后才开始其事业及生涯；孔子明白什么是死，却不予理睬。他们以自己的行为告示于人，只有涅槃和天国是永恒的。第五，具有普遍的、无限的仁爱精神。他们都讲究博爱，不仅爱普通的人，而且爱自己的敌人，甘愿忍受无限痛苦，行善于世界。第六，在人与世界的关系上，他们都力求于超越。苏格拉底通过对世界的反思，寻求着自己以及自己与他人的关系。他超越世界但不反对世界，摒弃一切知识及判断，自我满足于使真理和现实得以实现的无知。佛陀注重静止，

寻求一种摆脱尘世的生活，以达到涅槃、脱离尘世的境界，这就是借助于灵魂的寂穆无声，以非暴力的方式自我解脱。孔子想使社会能在既定的永久秩序中存在，他极力宣扬当时流行于社会的自然人性，为完善人类而终身奋斗。耶稣将万事万物都置于世界的末日和天国的降临，他盼望这一时刻的到来，确立了与上帝意愿相一致的绝对的精神气质。第六，都把向世人传教思想，看作自己的使命。在街头、在路上，他们游于人间，与人谈心，解释教义。虽然，他们所传教的对象有所不同，传教的方式也有很大区别，但他们都以某种绝对物为基础，这个绝对物可称为存在、永生、上帝或体现在原初模式上的某一规则。第八，他们都懂得沉默的意义并予以强调。他们以寓言的方式传授教义，有时竟沉默无语，甚至明确地拒绝回答那些他们认为是不适宜的问题。他们对玄学的思辨或自然科学不感兴趣，对许多领域的知识也都不想知道，他们都强调无知。

雅斯贝尔斯认为，从这四大伟人身上，我们可以发现所蕴涵着的深刻的现代价值。这种深刻的现代价值在于，他们在当时的特定历史条件下，都极端地发挥了人的潜能，指出了人类的任务，这就是人要从各种异己的力量中解脱出来，获得本质上的自由和解放。虽然，他们并不象后来被人们所神化的，成为某种偶像，而是人，作为人，他们有自身

独特的性格及局限性。但是，他们身上所表现出来的这个共同特点却具有永恒的价值，是人类历史发展中的一个本质性的因素。历史的进步之所在，当然不是人处在一种朦胧无识的原始状态，也不是外在的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是实现人类意识的最高潜能——人性的提高。在这四大伟人那里，人类是第一次获得了这种自我意识，他们的这个本质所在，就是哲学的本质所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成了哲学思维的源泉和推进人类进步的促进因素，给我们提供了一盏导航灯。

这里，值得一提雅斯贝尔斯对孔子的评价。雅斯贝尔斯认为，孔子生活的中国，当时王国分裂，战乱频仍。哲人们都周游列国，欲按自己的意志去拯救国家，孔子也不例外。他在知识中找出路，在古文化中寻良策。他把传统的思想习惯变成自觉原则，导致了一种与古文化相一致的新哲学的诞生。但是，我们不能把孔子的这种做法，看作他在简单地倡导仿效过去；实际上，他是通过对古文化的研究，主张重复历史上具有恒久性的真理，通过宏扬这种具有恒久性的真理，恢复传统文化中优秀思想的光辉，完善人性。因此，孔子的这种思想，是一种批判性的历史观。他在反思过去时，将善与恶区别开来。儒学在后来的发展，实际上是孔子学说的一种退化，它使孔子学说教条化、功利化、僵化，没有抓住真正的内在精神。

雅斯贝尔斯是存在主义的重要代表，毋庸置疑，他的哲学观及对传统文化研究的方法、观点和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观及对传统文化研究的方法、观点是截然不同的。我们要用分析和鉴别的眼光，吸取其中有益的思想，剔除其糟粕。当前，我国思想界正在开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入研究和讨论，这种研究和讨论无疑应当把它放在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进行。本书的翻译出版，相信将会有益于开拓人们的视野，深化人们对文化讨论的主题的认识。

《苏格拉底、佛陀、孔子和耶稣》一书，根据英译本翻译而成。全书由李瑜青、胡学东先分别译成初稿，后由李瑜青校译并定稿。为了帮助读者易于了解这四大伟人的生平事迹，译者参照有关资料编写了这四大伟人的大事年(略)表。在翻译及成书过程中，潘桂明先生代为制作了释迦牟尼(佛陀)的生平大事略表，唐柳成同志誊抄部分译稿，在此表示感谢。

译者

1990.3.

英译本序

卡尔·雅斯贝尔斯教授是现代存在主义哲学家的代表人物之一。本书是他所写的《伟大的哲学家》中的一卷。所涉及到的都是对人类历史发生重大影响并规定了其进程的哲学家。他们的个性和观念形成了他的著作的主旨。这里，他不是在写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史，而是向我们呈现伟大的哲学观念，这种观念帮助我们理解了真理和理性、自由和正义、上帝的信仰和普遍性、善与恶、正确与错误。人类在观念上的进展必须包括宗教思想家的努力在内。雅斯贝尔斯教授的目的在于，引导读者接近真正的伟大和具有创首意义的思想家，揭示他们的特殊真理。

原 序

书中所介绍的四大圣人，在历史上具有无可伦比的深远影响。对于少数人来说，其他圣人可能也同样重要，但是在广大群众中，他们的影响数百年来有增无减，远远超过了其他圣人。如果想对世界历史有明确的认识，就必须将他们单独列出加以研究。

单一的模式是无法说明这四大圣人的。尽管他们所具有的人性是以完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我们还是能够从人性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去了解他们的历史性和由此而来的独特性，目前人类已经取得了一致的交际方式，各种文化也已了解了其它文化中的重要人物，因此，我们就有可能去找出他们的共同本质。在他们自己所处的时代，他们每个人都在众多人的心目中占有唯一重要的位置。事实证明，即使在其他重要人物的名声已显赫全球之后的当代，他们的这一重要位置也丝毫没有改变。

目 录

译序	1
英译本序	8
原序	9
一、苏格拉底	1
1. 生平	3
2. 思想发展的过程	4
3. 对话法	6
4. 苏格拉底生活的实质	7
5. 受审	15
6. 柏拉图使苏格拉底理想化	19
7. 影响	25
8. 苏格拉底的历史作用	32
二、佛陀	37
1. 生平	40
2. 教义和静思	46
3. 陈述的教义	50
4. 何为佛陀的新颖之处?	59
5. 影响	63

2. 我们怎样看待佛陀和耶稣?	70
三、孔子	73
1. 生平	75
2. 孔子的基本观点: 仁	77
3. 政治和社会政治理想	81
4. 基本思想	98
5. 孔子的限制性意识	97
6. 孔子的性格	101
7. 孔子和他的对手	103
8. 结论	110
四、耶稣	117
1. 生平	119
2. 生平	127
3. 耶稣的性格	141
4. 耶稣的影响	154
五、结语: 有关四大圣人的思考	165
1. 为什么选此四人?	167
2. 共同点和不同点	173
3. 我们怎样看待这四大圣人	182
附录	187
1. 苏格拉底生平大事年表	189
2. 佛陀(释迦牟尼)生平略表	199
3. 孔子生平大事年表	206
4. 耶稣生平大事略表	211

苏格拉底



一、生 平

苏格拉底的父亲是石匠，母亲是助产士。他尽管出身平凡，但仍算得上是位雅典公民。他靠一点微薄的遗产和雅典公民所共同享有的国民津贴（如看戏费等）独立度日，生活十分节俭。在服兵役时，他曾作为铠甲步兵参加了伯罗奔尼撒战争^①中的德礼恩和安非波里斯两大战役。公元前406年，他担任了议会议长，为的是寻求正义，反对那些主张把阿吉纽撒之战^②中率领雅典部队打仗的将领置于死地的愤怒的群众。这符合他必须履行的政治义务相吻合，但是，他对谋取国家和军队的要职毫无兴趣。作为哲学家，他的妻子色梯帕在他的生活中无足轻重。

① 伯罗奔尼撒战争，希腊以陆上强国斯巴达为首的伯罗奔尼撒同盟同海上霸国雅典及其盟邦之间的战争。战争前后历时27年（公元前431—前404），最后以斯巴达获胜而告终。——译注

② 阿吉纽撒之战，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一次重要战役。公元前406年发生于阿吉纽撒群岛。雅典海军战败伯罗奔尼撒舰队，取得辉煌战绩。但因指挥这场战斗的五十位将军不关怀伤员及战死者者的埋葬而受到控告，其中六位将军被判死刑。——译注

有趣的是，我们了解苏格拉底的相貌。他是第一个能被活生生地描述出来的哲学家。他长相丑陋，鱼眼、翘鼻、厚唇、凸肚，既矮又胖，酷似希腊神话中的森林之神塞列努斯^①的形象。他生来体格健壮，能吃苦耐劳。

苏格拉底的这副肖像只是他中年时期的写照。至于他的年青时期，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他所生活的城邦，是当时曾强大、繁荣、光彩夺目的雅典城邦。这个国家发动过反对波斯的战争^②。大约在苏格拉底40岁时，灾难性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431年）爆发了，他也因此而成为名人。关于他谈话的最早文献，是阿里斯托芬^③的《云》（公元前423年），该文献把他描写得十分有趣。在经历了雅典城邦的衰落和失败后，到公元前405年他70岁时，因有人控告他不敬神灵而受到审判，并被判处死刑。公元前399年，他服毒身亡。

二、思想发展的过程

苏格拉底的思想发展过程仅供参考。他精通阿

① 希波战争，是希腊诸城邦反抗波斯帝国侵略的战争，发生于公元前492年至前449年。——译注

② 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 公元前450—前388)雅典著名喜剧大师。——译注

那克萨戈拉^①和阿其劳斯^②的自然哲学，与刚兴起的诡辩派有过接触并掌握了他们的方法。这些哲学家都不能令他满足，自然哲学无助于人的灵魂。诡辩派怀疑一切，不过，他们确实取得了非凡的成就，但是，他们却犯了这样的错误：要么建立假定的新知识，要么否定一切传统知识。学派之间争论不休，而苏格拉底却没有发表什么新学说，也没有宣称什么过于自信的方法。

苏格拉底终于迎来了一生中的转折点。他明白了自然哲学与人类的重大问题毫无关系，认清了诡辩的败俗倾向，但却没有认识到真理的确实性和不确实性。他深知自己的职责、自己的圣职。和预言家们一样，他相信自己的天职，但与他们又不同，他无可宣告。上帝没有选中他来宣布他的旨意。他的天职只是和人们一道，在众人中寻求他自己这个人。他无情地提问，揭示一切。于人于己他都不寻求真诚，只讲究思想、疑问和检验，以此让人们来求助于他自己。但是，人的自我完全存在于真、善之中，只有那些认真思考，决心以真理为指南的人

① 阿那克萨戈拉(Anaxagoras，约公元前550——前428)，古希腊哲学家，伯利克里朋友。在雅典从事哲学活动多年，后因主张太阳不是“阿波罗”神，而是火热的石块，故为认作亵渎神明，遭到伯利克里政敌的攻击，被迫离开雅典。——译注

② 阿其劳斯(Archelaus)，据传为出生于雅典的第一个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的学生及继承人。苏格拉底曾听过阿其劳斯的讲学。——译注

才真正是他自己。

三、对话法

苏格拉底的对话是他基本的实际生活：他与工匠、政治家、艺人、诡辩家及娼妓广泛交谈。他象许多雅典人一样，在街道、市场、体育馆及宴席上度日。他的一生是与人交谈的一生。谈话是自由的雅典人的生活方式，但是它一旦成为苏格拉底以哲理推究的手段时就不同了：它呼唤、搅乱、胁迫到人的灵魂最深处。就真理本身而言，谈话、对话是必不可少的。真理按其本性只有在交谈中才能被揭示。苏格拉底为了弄清问题，需要大家的合作，并且他深信大家也需要他的帮助，年轻人尤其如此。苏格拉底愿意教育他们。

他所说的教育不是知者向不知者不定期地传授知识，而是让人聚在一起，互相对话，在交谈中揭示真理。他帮助年轻人，年轻人也就帮助了他。他教年轻人要在似乎无需证明的命题中找出矛盾，他使他们困惑，强迫他们反复思考、探索和质问，还不准他们闭而不答。年轻人之所以能忍受这些，是因为他们相信，真理就是将大家联系在一起的东西。苏格拉底死后，人们将这一基本事实发展成为问答体的散文诗，其精通者是柏拉图。

和柏拉图一样，苏格拉底不是全面攻击诡辩术的。他不结党、不宣传、不辩护，也没有建立学校或学院。他没有为国家设计改革方案，没有确立任何知识体系，没有对任何特殊的公共团体或公共集会作过讲演。在《辩解》中，他写道：“我一贯和个人攀谈。”并且饶有风趣地解释道：与公众坦诚说话的人是对自己的生活缺乏信心，因此拥护正义的人如想生存，最好只和个人谈话。这一论点可从更深一层的意义上加以理解：无论国家的形式是民主政体还是贵族掌权、君主专制，都不能借助伟大的政治行动来消除当时的虚假事态。只有个人进行自我教育，只有借助洞察力（即内心活动）和知识（即美德）将灵魂召回现实，那种虚假事态才能可能得到改变。只有成为真正的人，才能成为真正的公民。

但是，个人除了贡献于国家、有益于国家，对他自己也是非常重要的。源于自制的独立、源于知识的真正自由，这些都是人赖以面对神灵的首要基础。

四、苏格拉底生活的实质

倘若哲学就是“教条”，苏格拉底就不是哲学家，倘若希腊哲学史被认为是纯理论哲学史，他在

其中就无独立的地位。苏格拉底问答法 的 意义 在 于，人必须自知其无知，再开始思考的历程。苏格拉底知道何时终结论证，因此论证所基于的本质在面临质问之际经久不变、更加发扬光大。

它的本质就是苏格拉底式的虔诚。其 组 成 部 分：(1)他相信只要人们不断发问，真理就会自我显现，只要坦率地承认自己无知，人们就不会一无所获，而能够得到人生极其重要的知识；(2)诸神灵及城邦之神是他所信仰的；(3)他的自信基于他心中的守护神。

A.美诺曾与苏格拉底讨论美德，可他 被 苏 格 拉 底 的 提 问 驱 于 死 角。美诺说：“在我认识你之前，就听说你是个地道的复杂的人，而且善于将他人诱入复杂的圈套。此时我就感觉到你在对我施加魔法、巫术，一味地迷惑我，直至我无法解脱。倘若我轻率无礼……我就会说你就象海上平直耀眼的光线，不管何时碰到它，人都会失去知觉……倘若你在国外也如此行事，很可能被作为男巫而被捕。”苏格拉底答道：“倘若这种耀眼的光线麻痹他人，只是通过光线本身而起的作用，你的比喻是正确的。但是，我并不是自己知道答案而去困惑他人，事实上我是以自己所感到的困惑来影响他人的。”在同样的情况下，底亚太特斯^①也说他觉得头晕目

① 底亚太特斯(Theaetetus，约公元前414—约前369)，杰出的希腊数学家，主要以提供了无理数的几何基础而著名。——译注

眩，而苏格拉底则说这就是哲学的开端。

由困惑发展为顿悟。这在《美诺篇》中是通过一个比喻来说明的：某奴隶一开始自信自己知道某道数学题的答案，后来陷入了困境并承认自己无知，通过进一步的问答，最终他得到了正确答案。正如这个例子所示，我们是在对话中发现真理的，虽然对话双方都不知道这一真理，但它确实存在，双方的话题都围绕它展开，最终会导出这一真理。

苏格拉底希望人们去探求，在探求中相信自己能有所发现。底亚太特斯把这比作助产术。他不知道答案，自认为什么也不能发现，然而他又说：

“我不能失去希望。”苏格拉底说：“你是在产前阵痛，腹中已有小孩，快要临产了。”苏格拉底接着描述了他和年轻人说话的方式。象助产士一样，他能够知道你是否怀孕，他的助产术能给你带来痛苦，也能为你解除痛苦。他知道如何辨别真婴儿和假婴儿——仿造品。他承认自己知识贫乏，承认那些指责他只知提问的人是正确的。“神迫使我成为助产士，却不准我分娩。”和他谈话的人一开始似乎只会变得无知，但这恰恰是由于他们摆脱了伪知识的束缚，“假如神待他们仁慈，他们就会取得惊人的进步……很明显，他们从我这里一无所获……但是他们将其分娩归功于我和神。”

苏格拉底并不教人知识，而是让人们自己发现。人们总以为有知，可苏格拉底却设法让他们觉

得无知，致使它们去发现在自身中的真正的知识。他们从无知的深渊爬出，知其已所知，却不知其曾知。这就是说：人人都必须从自身中发现知识，知识不是可以用手传递的物品，它只能被唤醒，获得知识就象回忆久已知道的东西。这就是尽管不懂哲学也可研究哲学的原因。诡辩者曾说：“我所追求的，只是我所知道的东西；我如知道的，就没有必要再去追求，我如不知道的，也不可能去追求。”然而在苏格拉底看来，推理就是追求我已知道的东西，但这种知道是无意识的，类似朦胧而古老的记忆，现在我想让它清晰地呈现在我的意识之中。

苏格拉底的提问、非难与检验的基础是自信，一个人借助直接思维、神的帮助，就能获得真理。这种思维不是表现为言语上的虚浮，而是发自内心的有意义的思维，由此便产生了自信。

B. 苏格拉底信奉传统的神灵，甘心为他们而献身，服从特尔斐^①城的权威，并参加庆祝典礼活动。这种宗教告诉希腊人何不可为、何不可立志而为，它使一切愿望和想法富有意义。人们可以不重视它，可以回避它，这是许多诡辩者所做的。另外，人们还可以以这种宗教为终身信仰，尊敬地观察它并从中发现一切都赖以存在的根据，这是苏格

^① 特尔斐，希腊最著名的宗教圣地之一，位于中希腊帕纳萨斯山(Parnassus)南坡，以太阳神阿波罗神庙和神谕著名。——译注

拉底所做的。由后者产生了伟大而自觉的“质朴”行为，苏格拉底以此生活在传统的无需证明的真理之中。这种真理根源于历史，起源于灵魂深处。当你用自己的知识无法导出结论时，最好去皈依父辈们的宗教，遵守国家的法律。

苏格拉底完全属于自己的国家，这个国家曾由于梭伦^①、希波战争和伯利克里^②而著名。这个国家建立在长期沿袭、不断加强的法律之上，没有法律，国家的命运就不可思议。这是苏格拉底忠于法律的原因。在审议阿吉纽撒之战的法庭上，他拒绝将裁决改为表决，因为在当时这样的诉讼程序是不合法的。他拒绝逃出监狱，不愿违犯当时仍然有效的法律，即使这些法律已成为非正义的条条框框，无论什么都不能改变他的这种态度。暴君三十僭主^③禁止他说教，民主政体置他于死地。他不属于任何党派，但却顽固地坚持雅典城邦历史形态中的法律。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苏格拉底，这个只与个

① 梭伦(Solon, 约公元前638——约前559)，雅典政治家。公元前594年，任雅典首席执政官，授命制定法律，进行多方面改革。——译注

② 伯利克里(Perikles, 约公元前495—前429)，雅典政治家，公元前444年起，曾连任首席将军15年。当政期间，雅典民主政治充分发展，城邦经济空前繁荣，是雅典历史上极盛的阶段。——译注

③ 三十僭主，也译三十暴君。公元前404年，伯罗奔尼撒战争失败的雅典，在斯巴达扶持下，成立三十人委员会的寡头政权，施行恐怖政策，迫害民主派。统治延续约8个月，公元前403年，被民主派政权取代。——译注

人谈话、视个人义务为绝对义务并严格检验一切的人，竟然象阿尔西比得斯^①那样把国家当作了实现个人抱负的工具，而没有拿起武器与生养他的城市作斗争。他不愿意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市民。他从未想到象埃斯库罗斯^②那样迁居西西里岛或象欧里庇得斯^③那样迁居马其顿，这两个老人都愤怒地弃国而走。他清楚地知道，他的生存已与雅典融为一体。柏拉图在《申辩篇》中说，当问苏格拉底是愿意选择流放还是死亡时，他选择了后者。“对于这个年龄的人来说，死是最完善的生活，离开国土周游外地是死后的事了。”在《克里多》中，苏格拉底设想如果法律最终来质问他，他的态度是：幸亏有了法律他才能合法地出生并成为雅典公民，他的父亲才能养育他成人。他以拒绝离开雅典、在法庭上宁死也不流放等行动来证明他拥护法律。他不把自己放在与法律同等的位置，并且承认有义务遵守法律。他认为市民必须服从上战场的命令，同样也必须服从法官判处的死刑。他无权反对父母，也无权揭竿而起反对自己的国家，即使他坚信受到了

① 阿尔西比得斯(Alcibiades, 约公元前450——前404)，雅典著名将领，苏格拉底的学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中，为雅典海军统帅，曾率舰队多次战胜斯巴达海军。后因其舰队与波斯资助的斯巴达海军交战中失败而被撤职离国。——译注

② 埃斯库罗斯(Aeschylus, 公元前525——前456)雅典著名三大悲剧大师之一。——译注

③ 欧里庇得斯(Euripides, 公元前480——前406)雅典著名悲剧大师之一。——译注

不公正的对待也不能那样做。

在这一点上，苏格拉底不同于诡辩派。他象一个诡辩者，提出的问题无情、尖刻。尽管如此，他却从未离开自己的历史根据地，只是虔诚地承认城邦的法律，仔细研究它们的含义。首先我必须肯定足下的这块生养我的土地，没有它我将一无所有。

这就是苏格拉底的令人难忘之处，就是他的性格所在。他评论起来爱走极端，但从不否认称之为真理的绝对权威。对他来说，这种权威代表的是绝对义务。是对谁的绝对义务呢？他不知道，他只是谈到了神灵。即使现实世界天翻地覆、千变万化，他的这种观点也是根深蒂固、难以改变的。

但是，当不幸降临于他，非正义打击于他，城邦摧残于他的时候，他的处世格言仍是：宁愿受苦，也不愿做非正义的事。苏格拉底不知道背叛国家、天堂和神灵。他不追究不幸的根源，好象神灵会明辨是非，他面临死亡毫不反抗、听之任之。他既不知因怀疑神圣的公平而带来的失望，也不知令人快慰的问题答案，但他信奉不言而喻的公平，镇静自如、沉着有余。不管命运在世间如何分配，重要的只是：生活应以思辨所阐明的真理为准则。有些人想得到的某种担保、确定性、神灵的有关信条、非凡不朽或世界的终结，可在苏格拉底那里是不能如愿的。人的本质在于冒险生活，仿佛他知道

善的存在。所以无知一次又一次把我引向我自身，我称善为真理，它告诉我要按真理的要求生活下去。

C. 苏格拉底认为，在具体而独特的情况下，应该做什么不能总是由理智所决定。神灵会帮助我们的。但这种帮助是有限的，超出了某种限度，人们就只能不加理解地听天于命了。苏格拉底谈到了神灵自他的童年就在关键时刻同他说话。这个声音“……总是禁止我而不是命令我去做我要做的事。”譬如，当他想从政的时候，这种声音就会说“不”。当已离开他而自立门户的学生们想与他和好时，神灵有时反对，有时则不然。在他受审时，这个声音缄默无声，他发现这很奇怪可又激动不已。他在《申辩篇》中说道：“近来这一神圣的力量……不断地……甚至为了琐事而反对我，大概是我在哪里失足或出了错；正如你所见的，降临于我身上的是……最大最糟的不幸（死刑）。但是不管是清晨离家，还是在上法庭的路上，或是在说话的时候，那个神圣的声音都没有表示任何反对之意……倘若我为非作歹，那个神圣的声音一定会反对的。”他还在《理想国》中说：“我怀疑眼前是否有人也曾赐予过这种告诫之声。”

这个声音并没有带来任何知识，没有暗示过任何明确的行动。它只是说“不”。它禁止苏格拉底去说或去做任何有罪恶隐患的事。他服从这些禁令

而不求理解。这个声音不是客观存在的权威而是不可言传之物；它只左右苏格拉底本人的行动，而不左右别人的行动；他不会把它作为正当理由而加以祈求，而只会把它视为暗示加以接受。

五、受 审

苏格拉底的死在他的一生中富有戏剧性。他因被告亵渎神灵而遭审判，并被处以死刑。这一结局并非偶然，而有其历史的原因。在《云》中，阿里斯多芬把苏格拉底描绘成这样一个人物：研究自然哲学，关心天象地质，否认传统的神，相信空气和云，传授那种甚至是不合理的争辩艺术并且收取学费，等等。这一切恰好与我们所了解的苏格拉底截然相反。自此以后，新的控告纷至沓来，谴责他教唆年轻人无所事事，把犯罪的教条建立在浪漫想象的解释者，以及把阿尔西比德斯和科内提亚斯^①等这样人民的敌人列入学生之列。这些令人惊讶的假象是如何出现的呢？年轻的时候，苏格拉底是和自然哲学及诡辩术有过联系，但他毕竟是与这些理论背道而驰的，并成为整个新哲学运动的代表者。但

^① 科内提亚斯(Critias，公元前460——后403)，雅典诡辩学者，政论家兼演说家。苏格拉底的学生。雅典三十僭主之一。——译注

是，人们却把超越诡辩术的人与诡辩者混为一谈。他那驳斥诡辩术的新方法让人难以忍受。苏格拉底不断提问，迫使听众去思考人类的基本问题，或又不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混淆不清、劣等意识和他的要求致使人们愤恨交加。希皮亚斯^①的态度就是一例。他认为苏格拉底“总是嘲笑他人，对每个人提问、考察，而从不解剖自己，也从不陈述对一切事情的观点”（色诺芬）。这样。在公元前399年苏格拉底遭到了审判，罪名是“不信奉本国的神灵而触犯法律，信奉一种新的守护神，把青年引上歧路”等。

苏格拉底似乎一直对这些控告置之不理。他在世时，没人写文章为他的哲学辩护。他自己也从不过花费笔墨。他没去过贵族式的隐退生活，没把他的教育对象限于特定的团体，而是在大街、在集市当着众人的面传授知识。他即使只是和个人交谈，也弄得雅典不得安宁。

苏格拉底辩护的要点是：神命令我毕生研究自己和他人，“我愿服从神而不愿服从你们，我只要活着就决不会停止哲学实践，我要规劝我所遇到的人，对他们说，我的朋友……你对智慧、真理及灵魂的改善关心得太少，甚至你从未考虑过，从未注意过灵魂的改善……对此你不感到羞愧吗？”

^① 希皮亚斯(Hippias，生平年月不详)，古希腊智者。——译注

他的辩护成了对法官的攻击。他断言：“你们如把我杀死，就很难再找到象我这样的人，如我可用一个荒唐的比喻，那就是：我是一只牛氓，由神派遣到这座城市……整天缠你、激你、劝你、骂你……（但是）你很可能会象沉睡中被突然叫醒的人那样，大发脾气，甚至会突然将我打死……接着在有生之年继续睡觉。”

苏格拉底的死对形成他的历史形象具有重大的影响。他是哲学的殉道者，是雅典民主体下冤死（合法而不公平的死刑判决）的牺牲品。有人曾就法官的这一判决提出了疑问。他们的论点大致认为：苏格拉底完全可以正当地为自己辩护而免于死。可是他傲慢至极，无视他人的权威，污辱法官。他有多种免遭死刑的方法可供选择，可他不予利用，他可以逃之夭夭而免遭处决；他拒绝与非正式社会集团讲和、顽固不化，自取死亡。因此，苏格拉底的死不是冤死，而是合法自杀。他们坚持这种观点，认为有罪的人不是谋杀者而是牺牲者。但是，他们都没有认识到，苏格拉底献身真理的神圣职责不允许他奴性地接受流行于世的虚伪。他是真正的殉道者，也就是说是一个见证人。

不同意苏格拉底是冤死的这些论点，不会影响我们对他的评价，只会影响我们评论苏格拉底著作的读者。苏格拉底的辩护和他的其它所作所为一样，让我们难以理解，因为只有和他的哲学联系起

来，理解才是可能的。读者经抽象思维之后，所得到的的是反抗、蔑视的假象以及某种错误的启发。他们不能体会苏格拉底当时的心情，在无意间苏格拉底自以为是的同时，自己也变得刚愎自用、狂妄自大起来，他们自以为苏格拉底污蔑他人、污辱法官，从中得到快慰。他们错误地从苏格拉底的辩护中导出普遍规则，错误地把他的辩护视为理论模式。只有象苏格拉底那样思维才能确切地象他那样行事而死去，柏拉图甚至都没能做到这样。

黑格尔提出了另一种观点：雅典正确是因为它维护了它的本质，苏格拉底正确是因为他预示了一个以雅典的本质为先决条件的新时代。这种悲剧性冲突的历史绝对性和艺术客观性好象完全不能用来解释苏格拉底之类的事情。每个时代无疑都有自己的精神，随着时代的更替，时代精神也随之变化，但这不是说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绝对的公平正义，那必然存在着多种公平正义。对人类行之有效的东西会流芳百世。人类总是站在比历史的法庭更高的位置。真善与伪恶都不应该象悲剧那样被掩盖、被驱除。

只有从苏格拉底本人出发，我们才能理解他的死。他离开人世时，毫无反抗、毫无责备。我并不迁怒于法官和控告者——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句话。他坚信好人是不会有邪恶的，他的事业神灵不会忽视。

但是，他在说最后一句话之前还说：“我要告诉你们是准杀了我，我离去之后，惩罚立即……就会降临到你们头上……将有更多的控告者控告你们；迄今我一直限制着他们，他们还年轻，不会站在你们一边，他们的危险更大。你们如果认为靠杀人就能阻止人们指责你们的邪恶生活，那就错了。”

六、柏拉图使苏格拉底理想化

柏拉图的“对话”中所描述的有关苏格拉底的事件、会话和言论不是历史的、精确的记载。尽管如此，这些描述也并非纯属虚构。柏拉图的创作是以现实为基础的，这一现实是这位无与伦比的神秘思想家的现实，所展开的各个部分的描述是对事实本身的理想化。如果对所写的进行考查，则会发现没有一处是语言准确、记事无误的，谁否认历史事实，谁就不会折服于论据。但是柏拉图见过苏格拉底本人，并把亲眼所见传给了后世。我们可以通过他并和他一道，去弄清楚他所见到的临终前的苏格拉底(申辩篇、克里多篇、斐多篇)和生活中的苏格拉底(会饮篇、斐德罗篇)。

苏格拉底的死展示了沉浸于无可言喻的无知之中的泰然自若、严肃镇静。

无知是谈论死亡的原委。苏格拉底说：怕死的人自以为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但死可能是人生中的至祸。而他们害怕它的到来，仿佛他们知道它是最大的不幸。其实，死要么就是虚无，人死后象在无梦的沉睡中，他毫无感觉，死后万古千秋不再仅似一夜；要么就是灵魂搬迁到异地，在那里，死者相聚，正义的法官道出真理，我们将与被不公平处死的人们碰头，人们谈论不休，继续分辨谁是智者，我们将享受到与人类之精华谈话的至福。死亡的真相不管如何，对于善者来说，活或死都不会是不幸。

在谈到灵魂不朽时，苏格拉底说：“这无疑是正确的。”他好象是说，精神的安宁完全以这种确信无疑为基础。尽管如此，这种确信之本却存在于正义的行动和对真理的追求之中。“证据”随之而来。基于合理证据之上的确信并不可靠，实际上，苏格拉底明确谈到了应“冒险”生活才能求得灵魂不朽。由于不朽可形成“完美无缺的真诚，所以冒险奋斗、为之献身是值得的。冒险是善行，精神的安宁需要类似于起作用的巫术咒语那样的不朽概念”。但是，为了防止人们称之为源于知识的确信无疑的产生，苏格拉底总是从容地把疑虑重复。

“如我说的是事实，我将尽力相信真理，但是，如死后是虚无，那么在弥留之际，我不会悲叹而让朋友痛苦，我的无知也就到了尽头。”

克里多^①问苏格拉底愿以何种方式安葬，他回答说：“随你的便，但是你必须抓住我，注意我不会离你而去。”接着他面带微笑，安详地说：“我无法使克里多相信，苏格拉底仍然活着，在这几同你们交谈，讨论各种问题。他以为我是他很快就会看到的另一个苏格拉底、一个离开人世的苏格拉底。但是你们安葬的仅仅是我的身体，你们可以随自己所愿去埋葬它，无论想出什么方式都是最恰当的。”在苏格拉底的弥留之际，在场的朋友既感到轻松又感到失望。悲伤与令人费解的安乐感相交织，他们陷入了神秘的现实之中。

苏格拉底认为，死并不是什么可悲的事。“你们——西米亚斯、赛贝斯^②等——也总有一天会离开人世的。就象悲剧诗人所说的那样，命运之神正在召我而去。”也就是说，何时死亡已无关紧要，苏格拉底已超越了死亡。

他不准朋友们哀悼。“人一定要虔诚地、安详地离开这个世界，所以你们要安静、要耐心。”苏格拉底认为交友应以真诚为准则，悲哀不是入之间的契约。他轻声地劝走了色娣帕，不愿听她恸哭。

① 克里多(Crito)，雅典富裕公民，苏格拉底生前好友。柏拉图在《克里多篇》论述克里多去监狱看望苏格拉底并劝其逃狱，但苏格拉底不为所动。——译注

② 西米亚斯(Simmiās)和赛贝斯(Cebes)是公元前5世纪至前4世纪初毕达哥拉斯学派重要代表人物菲罗劳斯(Philo-laus)的学生。在柏拉图的《斐多篇》中，他让菲罗劳斯的学生西米亚斯向苏格拉底成为和苏格拉底讨论灵魂不灭问题的主要对话人。——译注

只要人赋予思想，那么激发人的灵魂的正是这个思想，而不是一味地屈于悲伤。是的，我们毕生为灾难所迫而感到悲哀，但悲哀终会逝去，取而代之的是安宁和听天由命。苏格拉底就是杰出的榜样：悲哀何时消失，何时就突然出现通向灵魂的伟大的、可爱的安宁之道，死亡已失去其本意。虽然死亡依然存在，但是真正的生活不是走向死亡，而是走向善。

在最后的时刻，苏格拉底似乎已经远离生活，但是他仍然意识到现实生活的每一件事，如看守的尽心照料。他想到了礼节：“喝毒药前最好沐浴一下，这样就省得妇女为我洗身了。”

在诙谐之中，在关注实际事务之时，所有的痛苦都消失殆尽，这便预示着安宁心境的到来。德漠克利特^①更加注意事物的外表，他认为要想获得心境的安宁，节制生活、尽力忠于职守就足够了，他不了解起重要作用的内心活动曾给苏格拉底带来了更深刻、更明智的心境的安宁。使苏格拉底获得自由的，是在无知之中确信目标，为实现目标他毕生奋斗，直至他去逝。

《斐多篇》、《申辩篇》、《克里多篇》等是人类不可多得的文献。哲人通读它们，则能学会听从命运的安排静静地死去，即使这样的安排再残酷、

^① 德漠克利特(Demokritos, 约公元前465—前370)古希腊哲学家，原子说的创始人之一。——译注

再不公平也能听从。

然而，这种泰然自若的态度是诱人的。事实上，我们在读这些对话时不可能不被震撼我们思想的强烈情感所吞没。这里我们发现了一条规则，它不是什么狂热，而是对摆脱伦理教条的最大渴望。这条规则是：坚持你的心灵对一种绝对的开放。始终如一、永不气馁。只有这样，你才能静静地生、静静地死。

尽管我们十分了解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但是这个苏格拉底仍然是神秘莫测的。其神秘性甚至涉及到他那健康的身体。他身强力壮，能吃苦耐劳，不知疲倦。通宵饮酒之后，他还能和阿里斯托芬和阿加森探讨深奥的哲学问题。直到两个伙伴进入梦境，他才起身离去。“他来到会堂一处，洗一把澡便照常进行第二天的工作，晚上回家休息。”他的行为非常古怪。和朋友散步，他时常会伫立沉思，他可以这样站上一夜，凝望星空，东方破晓时，“他对太阳祈祷，接着便继续向前走。”他象塞列努斯那样丑陋，却魅力非凡。他令人不可思议、深不可测，因而无法定论。他的每言每行似乎总不只是一种含义。

在《会饮篇》中，柏拉图借阿尔西比德斯之口对苏格拉底进行了评论。年轻的阿尔西比德斯出身高贵，醉酒后无拘无束。他为一种不可理喻的爱弄得神魂颠倒。他毕生对苏格拉底不忠诚。他说：“我

断言苏格拉底极象雕塑店里的塞列努斯塑像，腹中空空。如将其打碎，里面却都是人体。”

“就凭你那只言片语怔住了所有人的灵魂。要不是怕你说我酩酊无救，我就会大谈、甚至咒骂你的那些话始终对我的影响。每当我听到它们，心脏就加速跳动。泪如泉涌，比狂欢乱舞还要激动。我听过伯利克里及其他雄辩巨匠的演说，自以为他们无与伦比，但我从未有过这种强烈的感受，以致我不能忍受目前的生活，他使我承认我不应该象现在这样活着，不应该不顾灵魂的渴求，而只注重公众生活，于是我掩耳不听，拔腿跑开。他是世上唯一让我感到羞辱的人，多少次我希望他能从地球上消失，可我知道，如真的那样，我会更加悲哀，而不是有所解脱。”

“你们都不了解他，我来说给你们听：你们知道他十分喜爱女性吗？他与她们朝夕相处，迷恋其中，但这仅仅是他的外部表现，就象塞列努斯那空空的脑袋。一旦剖析他，就会发现他的内心具有极强的克制力。你们知道，很多人都为美丽、富贵和荣誉而惊叹不已，可他却轻视它们、蔑视它们，就连有这些天赋的人他也视为粪土。对他来说，人类毫无意义，他毕生嘲笑、挖苦他们。但是，当我剖析他、看到他内心所蕴藏的坚强意志时，我才在他的身上发现了神圣而又熠熠闪光的美丽之处，他令人魂销魄荡，以致我时时都乐意服从他的命令。”

色诺芬^①的简单描述与这种美化有着天壤之别，可在本质上并无抵触。色诺芬看到的是细枝末节和无系统的概念，是一个风华正茂、充满智慧和理解力的人。他公开地寻找苏格拉底的优缺点，可在缺点方面一无所获。柏拉图探索了苏格拉底思想的真正的本质，但是这种思想的本质只能作形而上学的阐明；他把这种思想本质的表现形式作为信条，得出了如遇特殊情况应终止判断的结论。色诺芬博学多闻，他将搜集到的资料和盘托出，以此介绍苏格拉底。然而，柏拉图却被迷惑住了，在他看来，苏格拉底发起了改变他整个人生道路的运动，正是这一运动才使他揭开了真正的苏格拉底之谜。柏拉图和色诺芬都把苏格拉底看成人，而不是奉为神。所不同的是：色诺芬认为虽然苏格拉底本人并非完全正确，但他有理性、讲道德，人们可以全面了解他、完全理解他；而柏拉图则认为苏格拉底的话高深莫测，他来世时莫名其妙，去世时令人费解。

七、影 响

苏格拉底的所作所为，是因他的死才突然传开

① 色诺芬(Xenophon, 公元前430—前355)，古希腊活动家、苏格拉底的学生。——译注

的。他的死惊动了朋友，他们谈论他、为他作证并开始研究他的哲学思想。这就是苏格拉底文学的开端，其中最主要的代表人物是柏拉图。苏格拉底的预言得到了证实，他的朋友弄得雅典不得安宁。尽管他没留下任何著作、教条，更不要说什么哲学体系，但是，他大大推动了希腊哲学史上最伟大的运动，这一运动至今尚未结束。

可奇怪的是，信徒们的所见所传，并不是同一个苏格拉底。研究苏格拉底的学派不是一个，而是许多，他们都把苏格拉底视为鼻祖。于是矛盾大量出现，甚至苏格拉底的形象也被描述成多种多样。只有一点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他们都感到和苏格拉底接触之后有所变化。自苏格拉底死后，人们就为他面争论不休，莫衷一是。这就是人们对苏格拉底的本来面目至今还存在分歧的原因。

各家分歧的焦点，集中在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上。这种思想，使那些觉得受苏格拉底影响的人们改变了自己。但是，苏格拉底的思想以最为强烈的倾向性显露出来，却包含了一种极大的危险性。与他交往会激发人们思索，这是所有的苏格拉底信徒所有过的共同感受。他一离开人世，信徒们便四分五裂，各自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分析问题，似乎都觉得只有自己才真正继承了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难道这不就是各派相争的动力源泉吗？这场争论尚没有结束，虽然至今没达到目的，

但有时其激烈程度也是难以想象的。

苏格拉底学派众所周知。色诺芬只记录了表面现象，但这些表面现象都具有各派思维模式的特点。麦加拉派(欧布里德)发展了逻辑和雄辩术，指出了重要的逻辑错误。麦加拉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底奥多诺·科若纳斯发现了可能性中所具有的反常性。爱利恩学派(菲亚多)进行辩证法研究。犬儒学派(安提西尼)选择了自信自立之路，否定了教育和文化的重要性，辛诺普的第欧根尼则是这个学派的继承人。昔勒尼学派发展了从人的本性出发的伦理学体系和享乐思想(享乐主义)。柏拉图学识渊博、锐意进取，把苏格拉底的思想主流传给了后代，避免了那些毫无边际的片面之词。这些哲学流派没有一家是苏格拉底哲学，它们所描述的是苏格拉底哲学思想的种种可能性。

然而，在后世人的心目中，苏格拉底的这些形象掩盖了他的本来面目。人们只能通过这些形象隐约可见真正的苏格拉底。古代的大多数哲学家虽然互相敌视，但都把苏格拉底加以美化，使之成为一个理想的哲学家。几千年来，他一直被看作是举世无双的人物。

对于神父来说，苏格拉底是一个巨匠，是基督^①

① 基督(Christ)。源于希腊文Christos。希伯来文mashiah(弥赛亚)的希腊文写法。基督教对耶稣的专称。意称上帝所派遣的救世主。——译注

殉道者的先驱。与众多的殉道者一样，他也是为信仰而死，也是被控告亵渎了传统宗教。有人甚至把他与基督相提并论。苏格拉底和基督相提并论。苏格拉底和基督都是站在希腊宗教的对立面。

“只有一个苏格拉底，”奥里根^①在苏格拉底和基督身上发现了共同之处。苏格拉底对无知的研究就是获得信仰之道，他的自知观就是通向认知上帝之路。苏格拉底看到，人只有虔诚、纯洁、不染世俗欲望才能接近神灵。他承认自己无知，但是，他的研究没有明确至善问题，他的言论只是激发我们的兴趣，他所提出的主张只是为了否定原有结论，所以，每个人都能从苏格拉底那里得到各如其意的东西。

基督教徒的生活在最初几百年中深受古人的影响，当然也受苏格拉底的影响。中世纪时，苏格拉底的名字失去了光辉，人们只是偶尔提起他。伊和达·哈莱威(yehuda·halevi)把苏格拉底看成人类最完美智慧的代表，然而，这一智慧却不能接近神灵。随着文艺复兴的到来和独立哲学的重现，苏格拉底也得到了新生。爱拉斯谟写道：“雅典的苏格拉底，以其崇高、庄重的形象重新屹立在我们面前。”蒙台涅认为，苏格拉底的哲学思想意味着怀疑和自然，怀疑和自然的首要含义是知道如何泰然

① 奥里根(Origenes, 约185—254)基督教神学家，教父哲学的主要代表之一。——译注

而死。启蒙运动者认为，苏格拉底是独立思想家、伦理自由的倡导者。梅德尔森认为，苏格拉底是道德高尚的人，他相信上帝并具有不朽性。但是这些只是一个开端。后来的克尔凯戈尔^①才首先发现了研究苏格拉底的最新方法，正是这位现代思想家才对苏格拉底作了最深刻的分析，他不是把苏格拉底的讽刺、无知及其推理等解释为传授真理的途径，而是把它们解释为激励人们去寻求真理的方法。尼采^②把苏格拉底看作为希腊悲剧精神的大敌、唯理智论者和彻底改变希腊人的科学的、世界观的奠基者。在尼采的有生之年，他一直与苏格拉底斗争着：“苏格拉底就在我身边，我几乎总是与他作对。”未来的哲学命运无疑将反映于对苏格拉底的想法之中。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说，苏格拉底这个人我们既了解又不了解。他变成了一个容器，人类和各个时代都将自己的理想置于其中；他被称为谦逊、虔诚的基督徒、自信的唯一理论者、超人的天才、人性的倡导者；有时甚至被称为政治阴谋家，借哲学家的幌子阴谋篡权。他成为其中的任何一个。

现代哲学研究已有了新的发现。自施莱依马

① 克尔凯戈尔(Søren Kierkegaard, 1813—1855)，丹麦宗教哲学家，存在主义思想的先驱。——译注

②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的主要代表之一。——译注

赫^①开始，学者们就试图确定苏格拉底的可靠形象，他们寻问：在史料中，我们能获知苏格拉底的哪些情况？他们试图用历史评论家的方法切断与诗歌和传说的联系，真正塑造出一个公正的苏格拉底形象。

然而，其结果远未达到目的，并未形成一个科学的、被普遍接受的苏格拉底形象。相反，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却有好多互相矛盾的苏格拉底形象。这说明，这是件我们完全不可能做到的事。有鉴别地将这些再现的苏格拉底形象综合起来，这是项徒劳的工作。“再现者”们或赞成或否定柏拉图、色诺芬、阿里斯托芬或亚里士多德的评论，但是他们必须把这些评论当作自己重建苏格拉底形象的源泉。因此，吉龚(Gigon)作了这样的重要推论，他认为既然除了一些诗歌之外，我们没有关于苏格拉底的历史性记载，苏格拉底也没有任何著作，所以，不可能再现苏格拉底哲学，研究苏格拉底之谜纯属浪费时间。但是，吉龚也承认，下列事实也并非偶然，即阿里斯托芬仅仅把苏格拉底，而不是把别人，看作综合了自然科学、启蒙主义和诡辩术等的有害哲学的代表；公元前399年处死的是苏格拉底，而不是其他诡辩家；在范围广博的文学中，苏格拉底应当被塑造成一个真正哲学家的形象。吉龚认为，

① 施莱依马赫(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1768—1834)，德国哲学家和语言学大师，近代解释学的理论奠基人。——译注

这一切是怎么发生的，我们无从知晓，因此，我们不可能确定苏格拉底的历史形象。

尽管如此，我们仍试图有鉴别地对众多的苏格拉底形象进行综合，这里我们可参考一下施莱依马赫的观点：“除了色诺芬说到的情况之外，苏格拉底还应该怎样才不会有悖于色诺芬所认可的苏格拉底的性格特征和行为准则呢？何人能够证明柏拉图在对话中所介绍的苏格拉底是正确的呢？有些学者刻意于比较与综合，以求确立苏格拉底的历史形象，但是他们必须相信‘历史感’”。

倘若要求科学具有普遍性并无懈可击，在这件事情上，科学则无能为力。科学要么得出这样的结论：把从多个方面获得的观点和奇闻转移到苏格拉底身上；要么就借助于已发现的更能证明苏格拉底形象的重要方法，来否认科学本身的特性，而这样一来，其结果是众多互相矛盾的形象并存，每个形象似乎可以预料都是可挑剔的，也就是说，这些形象都可称得上是非科学研究的成果。

这样，苏格拉底便成了：或是柏拉图哲学的先驱，他发现了走向观念的道路；或根本就不是一个哲学家，而是道德革命家、预言家、具有自制自足的性格并且是人类自我解放的创造者；或就是柏拉图“对话”中的苏格拉底，理念论、柏拉图的不朽学说以及理想国的创始人，在这种情况下，柏拉图就苏格拉底的一切论述都是历史事实。与这些

观点相反，沃纳·加各尔则以一种合理的方法解决这个问题。他认为，苏格拉底虽然不完全是上述种种方面（尤其是柏拉图在后来的“对话”中不应该把始于理念论的哲学归属于苏格拉底），但在某种意义上又可以说它具有这些方面，因此，人们能够思考他、描写他。我们研究苏格拉底的起点，是他的特殊影响，这一影响我们可以予以证明。事实上，加各尔就是这样从牢固的基础出发，来说明这一问题的，同时他又超越了被认为是严格科学的语言范畴。

八、苏格拉底的历史作用

在研究了历史之后，我们每个人的心中各自都有了苏格拉底的形象。尽管它们正确的可能性极小，也不可能被广为接受，但它们还是存在于我们的心中，震撼着我们的心扉，使我们觉得它们是真实的，而不是诗人的创造。虽然我们心中的苏格拉底形象可能缺乏科学上的精确性，但它却活生生地站在我们面前，浑身洋溢着他个性的魅力，因此我们不可能不去描绘苏格拉底的历史形象。更重要的是，他与我们的哲学思想紧紧联系在一起，也许我们可以这样说，要是苏格拉底不存在或只是幻影，那么就不可能出现当代的哲学思想。体验苏格拉底

那样的生活，对了解他的思想至关重要。

我们认为，苏格拉底之后的哲学思想的发展既是自由的，又是神秘莫测的。那些学到了苏格拉底的思维方式的人，一开始就不可能具有自然的确定性。解放了思想，反而变成了它自身的大问题。有人想把生活建立在由思维并只有思维而揭示的现象之上，想在理性中找到源泉和标准，这一目标不可能靠拥有思想得以实现，而思想又不象技术那样可以完全掌握。自此之后，思想在自我净化的过程中已经区分和澄清了认识方法和逻辑的操作，并使它们似乎达到了应有的效果，如此这般思想便大大增加了它本身正确的可能性。但是，思想仍然需要它所包含着的内容，没有思想的内容，思想就成为一种纯粹的逻辑能力、一种技术、一种无方向的技巧，它也就成为一种无意义的包袱了。思想不会由于一种思维的完美性的思考而枯竭。

所以，苏格拉底思想并不是科学的基石，因为爱奥尼亚的自然研究者①们早就起到了基石的作用。但是，从苏格拉底这一新的思维方法中，科学得到了前所未有的促动力。

苏格拉底思想也不是第一个从哲学的角度对存

① 爱奥尼亚的自然研究者即古希腊最早的哲学学派——爱奥尼亚学派。出现于小亚细亚西岸爱奥尼亚地区的米利都和爱菲斯两个希腊殖民城邦。主要代表人物有米利都的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米尼和爱菲斯的赫拉克利特。爱奥尼亚学派的代表人物在哲学史上通常称为自然哲学家。——译注

在的符号作解释的思想，因为苏格拉底以前的哲学家早就作出过解释。但是，在苏格拉底的思想中，对那种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即刻作了改变并得到了合理的证明。他以前的哲学家的思想是质朴的，而诡辩者^①的思想则“深奥微妙”。苏格拉底赖以启发这些哲学家的是一种全新的、绝妙的质朴思想，从那时起，这种质朴思想就使得那些恋于自我认可的人们生活有望。苏格拉底接受了诡辩者的广泛见解，他这样做并不是想揭示人的本质，而是想实现思想自身的本质，并使之影响人的内心活动。

苏格拉底死后，那些自称是他的继承人的思想家都各自形成了自己的哲学思想，但在付诸思维实践之时，问题仍未解决。他们都不能在理论上确定真正的苏格拉底思想。但是，苏格拉底的这种思想是确实存在的。亚里士多德把苏格拉底描述为概念的发现者（即从个别引导出一般的谈话中，揭示了人的思想中一般概念的存在，并以自己的思想系统阐述了后来为柏拉图所大大发展的理念，但是他本人或许还不理解这种理念的实质所在。

苏格拉底思想易陷入走上两条错误道路的险境，不过可以同时避免这种错误的道路。一方面，它可能变成伦理学，从而为所认可的正确行为作抽

① 诡辩者，即智者，公元前5世纪中叶到前4世纪之间以传授知识为职业的古希腊哲学家们的称号。因他们中有些人倾向于诡辩，因而在当时有些人的心中，“智者”一词不过是“诡辩者”的同义语。——译注

象辩论，另一方面，它可能为非理性寻找正当的理由。为避免这两种错误的出现，对苏格拉底思想的研究应旨在寻求不容置疑的确定性的根源，这在苏格拉底思想的每个确定性的行为中都是存在的。

（苏格拉底阐发的是这样一种思想，它不允许人们掩饰自己。它不能容忍人们拒绝坦露自己灵魂的遁辞；它使那些感到自满自得的人发生动摇，他们中这些人是盲目和信命运的，有的因才能显著而自满的，有的则过于强调个人生存的利益的。苏格拉底的这种思想开放了人的精神，但又招来了因心灵的开放所带来的危险。

人们一旦觉察到苏格拉底的影响，就会认为自己是自由的，彼此之间不存在什么要互相诚实的约定。从这里我们所看到的是，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人与人之间所形成的友谊，而不是信仰上的宗派主义。在澄清人类所可能解答的问题时，他与别人平等相处。他不愿接纳信徒，而总喜欢讽刺自己，以此削弱自己的鲜明个性。）

佛 陀



世上没有一本著作记载了佛陀^①的言论，手头的文献只有简要的巴利文经典，特别是《长部》^②，它包含了最为古老但容易理解的传说故事及教义。学者们向我们讲起了这些有价值的文献、历史上南北方佛教的各个派别以及早期的确凿事实；佛陀死后，阿怒迦^③和佛陀的弟子们传教二百年。他们还给我们讲述了佛教的重大变化。他们试图通过自己的鉴别，删除那些可证明明显是属于后世的传说资料 and 事件，以便描述出真正的佛陀形象，但是，他们苦于没有确凿证据来决定最终该如何删除。如果人们只是一味寻求绝对确实性，那么在删除之后，他们就会两手空空。

满意的佛陀形象只能建立在微妙的情感之上，这种情感来源于对所有流传文献的各个段落的体验，而这些文献可令人心悦诚服地（虽然不是绝对可靠）追溯到佛陀那里。

① 佛陀，梵文Buddha，简称“佛”，意为“觉悟者”，是佛教徒对释迦牟尼的尊称。——译注

② 长部，巴利文经藏五部之一。相当于汉译《长阿含经》。共收二十四部经，分为三类。其中三十部与《长阿含经》大体相同。无相当汉译本的有《摩诃梨经》、《闍利经》、《须婆经》、《阿吒婆罗经》四部。——译注

③ 阿怒迦(Asoka，？——前232)，即阿育王，印度摩揭陀国北往王朝创始人阿陀罗笈多之孙，据传在位时(公元前273——前232)极为扶植佛教事业，定佛教为国教，曾建八万四千个塔。在全国颁布敕令，将教义刻于摩崖和石柱，并派遣传教师去四方传布佛教。——译注

一、生平

乔答摩·佛陀出生于释迦族贵族家庭，这个家庭和其他首领共同管理着靠近强大领地科释迦附近的一个小城迦毗罗卫国。乔答摩成长于高峰终年白雪皑皑、光彩夺目的喜马拉雅山山麓。孩提和青少年时期的乔答摩饱尝了雍容华贵、富丽堂皇的贵族生活。他的儿子让布拉是他早期婚姻的结晶。

在乔答摩意识到生存的基本事实之后，他的幸福破灭了。他看到了人世间的衰老、疾病、死亡等各种痛苦。他自语道：对可怜的肉体的恐惧和厌恶使我痛苦不堪，因为我也将会步入老年，面临得病生疾，也会离开人间。“每当这些思想在我的脑海中盘旋，我就毫无勇气生存下去。”于是，他决定背井离乡，离开家人，舍弃财富，去苦行修道以求拯救之法（这是印度人的传统行为）。那时他才29岁。有篇文献这样写到：“年轻的苦行者乔答摩正值气血方刚、风华正茂之时，离开了家庭，到处游荡。尽管他父母不愿他那么做，为他伤心落泪，痛哭不止，苦行者还是削发剃须，披上了黄色袈裟。”

他受瑜伽^①苦行的启示，在森林中多年实行肉

① 瑜伽，意为“相应”，指不经语言概念为媒介，通过禅定使所谓“真理”直接呈现于面前的一种修行方法。——译注

体禁欲：“当看到放牛娃或伐木工时，我就会迅速跑开，翻山越岭，从一片森林到另一片森林。为什么这样做？为的是我不见他们，他们也不见我。”静思需要独居。“确确实实，这是一片可爱的土地，一片美好的森林；河流清澈见底，是供人沐浴的理想之所，周围村庄环绕。这是品行高尚者寻求拯救之法的优良之地。”乔答摩静坐于此，恭候启蒙之时的到来，他以“舌头紧抵上唇”、“捕捉、搜寻、磨炼”自己的想法。

但是，这一切都是徒劳的，禁欲并没带来启蒙。他终于领悟：真理被掩盖在苦行之后，而决不是苦行本身，一味地压抑自己的欲望将一无所成。于是他开始吃饱喝足，以恢复健康，这在印度教的信徒眼里可称得上是罪大恶极，原先他所结交的苦行者朋友们，称他为叛逆者，和他断绝了关系。他孤身一人，在非苦行的情况下练习真正的静思。

一天晚上，他静思于菩提树下时，获得启蒙，使他豁然开朗。它是什么；为什么是它；存在物怎样在盲目的生存欲望中相互冲突；怎样在无休止的轮回之中不断地丧失自己；何为痛苦，它从何时开始，又该怎样去克服它。

他的领悟可以用这样的教义加以说明：世间的快乐和肉体的苦行禁欲，都不是生活的正确之路，前者卑贱，后者痛苦太深，两者都不能达到目的。佛陀的发现是中庸之道。它是拯救人类之路。但是，

他的人类拯救之路不是要受悟性的启发，而是从这样的信念开始，即一切生存都是痛苦的，生存的本质就是要超度痛苦，接着，再决定生活于正确的言行之中。这条路引导人们沉浸于各种程度的静思，通过静思即得出已经呈现于最初信念之中的知识——真正的痛苦。只有到了临终之时，人们才能清楚地了解到他们所走过的路——启蒙之路。周期完成，目的也就实现了。这一启蒙的过程是无端的存在开始起步，迈向永久存在，从世间生存迈向涅槃。

七天中，乔答摩——已获得启蒙的佛陀——蹲坐在菩提树下，品尝着拯救的喜悦，那是什么呢？他确信自己已得到启蒙，决定保持沉默。他的知识对这个世界是陌生的，怎样才能指望世人理解自己呢？为何将自己置于“无益的烦恼”之中呢？世人走着那必然的轮回之路，不断毁灭，不断再生。盲目的、无知的生物将随轮回之轮的转动以不同的生存形式延续下来，现在任何一种存在物的所作所为，都会得到报应，它决定了其来世的生存形式，正象现在的存在物由先前的存在物所决定的一样。世界不会改变，但世上的有识之士可能得到拯救。只要摆脱了轮回，就进入了涅槃的境界。佛陀在独居时获得了这种知识。“我没有朋友。”他了解自己的拯救。“我已知足了，不想把自己的拯救之法告诉他人；这个教义，对那些有爱憎之心的人是秘而不

宣的。”

但是，佛陀并不能保持自知自足、自守拯救之术。经过内心的激烈搏斗，他决定将他的教义公布于世。他毫无奢望，当他的传道吸引了众多的群众时，他预言这真正的教义不会长久于世，但他还是继续帮助人。“在日渐黑暗的世界里，我愿敲起不朽之鼓。”

他首先在贝拿勒斯^①传道，在那里他吸引了第一批信徒。他生活的另一个四十年，到印度东北部的广大地区周游传道。宗教上，他再没有什么新的发现。他传道的核心是既成教义，他对这同一的主题作了不同的解释。于是，人们便将这一时期看成他传道的全部。他以讲座、故事、寓言和格言等形式传道，人们听到了大量的情景对话和问答。他不仅以梵语而且以本国语传道。他以具体形象进行思维，但却充分利用了印度哲学中沿袭下来的概念。

他的伟大历史影响主要在于他创办的僧侣组织。信徒们背井离乡，放弃职业及家业，他们剃光头发，身着黄色僧袍，在贫困纯洁之中周游四方。他们一旦获得了启蒙性的拯救之后，对这个世界就不再有什么企求了。他们讨饭度日，每天都手持饭碗走村串户，乞求食物。从一开始，僧侣组织就有

① 贝拿勒斯(梵文Benares)，位于印度北方邦东南部、恒河中游左岸。不仅是佛教徒朝拜圣地，也是印度教徒、耆那教徒朝拜圣地。古城内有成千个印度教寺庙，其中有著名的金寺。城西北约十公里的鹿野苑，据传为释迦牟尼第一次讲道处。——译注

他们的习惯、规则和戒律。在一段时期内，一些世俗朋友也加入到他们的行列。这些人中包括国王、富商、贵族和名妓。他们慷慨大方，馈赠礼物。于是，僧侣组织便有了园地和房屋，供大批听教的群众在雨季寄宿。

随着影响的不断扩大，僧侣组织遇到了阻力。“人们变得难以驾驭，苦行者乔答摩最终所带来人们的是无儿无女，失夫守寡、人类世代断裂。很多贵族青年反对苦行者乔答摩的神圣生活。”当众多的僧人出现之时，人们嘲笑他们：“光头来了！他们走过来了，乏味地低着头静思呢，真象一只只静卧捕鼠的猫。”对此，佛陀的原则是不对抗，“僧侣们，我不与世人争吵，而他们却向我挑战。僧侣们，你们只管传播真理，不要与任何人争执。”争执在精神领域继续着，佛陀没有大胆正视联合起来的精神力量。但是，当时吠陀教^①却已有众多的发展趋势，它已有苦行者组织，已有无数的哲人，甚至还有可用大量问题迷惑对手的诡辩法，每个问题的可能答案都会将对手置于矛盾的境地，但是，由于佛陀不承认吠陀教的献身和吠陀人的神权统治，他的传道与整个传统宗教实行了彻底的决裂。

① 吠陀教，印度古代宗教之一。由约公元前二千午古印度西北部的雅利安游牧部落的信仰演化而成。信仰多神，崇拜种种神化的自然力和祖先、英雄人物等。在后期吠陀中，已有向神教发展的趋势。它对以后的婆罗门教和印度教的形成有很大影响。——译注

这些文献生动地描述了佛陀及其僧侣的生活：雨季来临时，他们不得不在有大厅和储藏室的屋内度过三个月，或者逗留在邻近公园的藕塘边；其余时间则周游四方，僧侣们由信徒留宿或露宿；相聚之时，喧闹大起，佛陀要来时，有人则叫大家安静下来，因为他喜欢平静、安宁。国王、商人和贵族乘车或骑骆驼来住地和佛陀及僧侣们谈心。每天佛陀都亲自动手捧乞丐碗走家串户，一路都有大批信徒尾随于后，世俗朋友陪伴着队伍，有些人随车携带着给养。

佛陀的死和死前的那些日子，有人把它记载了下来。他死的时间是公元前480年，这一点人们确信无疑。有人详细描述了他最后一次漫游：开始他想尽力战胜痛苦的疾病，顽强地活下去。后来，他说出了自己的愿望：“三个月后一个完美的人将步入涅槃^①”，他在继续向前走，并回过头最后一次扫视了威释利这座可爱的城市，当走进一片小树林之后，他最后一次吩咐道：“在两棵树中间给我搭一张床，让我的头向北。我累了，阿难^②。”他躺下了，就象一头躺下休息的狮子。

① 涅槃，梵文Nirvana的音译。意译“寂灭”、“无为”。是佛教全部修习所要达到的最高理想，一般指对“生死”诸苦及其“烦恼”的彻底断灭而所得到的一种精神境界。——译注

② 阿难(Ananda)，全称“阿难陀”，意译“欢喜”、“庆喜”。据记载是释迦牟尼叔父角斗饭王之子，释迦牟尼堂弟，为“十大弟子”之一。谓长于记忆，被称“多闻第一”，随释迦牟尼出家并侍从释迦牟尼达二十五年。——译注

信徒阿难失声痛哭起来，佛陀安慰他说：“不要这样，阿难，不要悲伤，不要恸哭。难道我没有告诉过你，这是一切存在物的真正本性，人总要离开人间的，由于来到世上的一切本身都包含有毁灭这一固有的必然性，所以，象我这样的一个人怎么可能不离开人间呢？”

信徒们认为，佛陀死后佛教就会失去主人。“不要这样想。我曾教给你们教义和规则，在我死之后，这些就是你们的主人。完美的人不会认为，他本人应该领导这些教友。……我已经老了，快过八十岁了，我的人生旅程已接近终点。所以，阿难，自己掌灯向前迈进吧！要依靠自己，要象掌灯那样牢牢掌握真理。独自在真理中寻求拯救之法吧！”

他最后说到：“一切成就都是短暂的。不懈地努力吧！”然后，沉浸于静思之中，从一个阶段到另一个阶段，他进入了涅槃。

二、教义和静思

佛陀的教义就是通过顿悟获得修习。正确的知识实质上就是修习，但是，就来源和获得的方法这两方面来说，这种修习的知识，和我们平常所说的知识概念大不相同。佛陀的知识不是由感性知识和

逻辑推理证明而来，而是来源于转换意识时和静思的各阶段中所得到的体验。静思使得佛陀成“道”于菩提树下，因此，他传下来的教义只能源于静思。他和所有印度瑜伽信徒一样，认为在静思之时，自身将同超验的存在及世界发生关联。静思之时，他以“神圣、敏锐、超感觉的目光”看待一切。

科学上和哲学上的沉思，仍停留在我们既有的意识形式。但是这种印度哲学可以说是控制了意识本身，并通过静思练习将其升华到较高级的形式。意识变得反复无常。理性思维是限制在时间和空间中的，它是一个纯粹的意识阶段，而超验意识优越于理性思维，它向着一种超意识迈进。

生存的基本问题的答案，可以从更深刻的根源中找到，这些根源首先向理性的结论提供意义和理由，因此，佛陀想要揭示的，就难以迅速用语言予以阐明、用抽象命题予以表达，这便组成了他的教义。“教义十分深奥，难以掌握，难以理解，难以捉摸，难以想象，它使人宁静，高雅庄重；只有聪颖之人才能学会。”

这样看来，正常意识中由哲学思维所导出的真理和静思时由经验所得到的真理是和人生的德行治身相共存的。靠一味思考或对意识的形式进行转换，并不能克服不真实或谬误，只有灵魂得到净化，这些方法才能奏效。

佛陀所传授的不是系统知识，而是拯救之路

“八正道”^①：正见、正思维，正语，正业，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不过这种首尾一致的拯救之路本身就是系统的教育体系。佛陀的真理不只是完全依赖静思，它也涉及到正常意识。悟性是超验的，但也不是不可接受。在不得不求助于超验的体验时，这种超验的体验能够与我们相近。如果认为佛陀的真理完全依赖纯理性思维，只是其表现形式是由悟性得来的，这也是错误的。佛陀的真理，不完全包含在僧侣生活的习性之中，静思、悟性、哲学推论及僧侣的习性都是真理的组成部分，但各自又有其独立性，它们没有固定的等级顺序，只是共同起作用。这就象印度教中瑜伽派的各种形式（身体的锻炼、德行之道、启蒙、专一的爱。由静思转换意识等）共同起作用一样。

由静思的各个阶段所获得的概念和由正常理解力所获得的概念，或者说，由意识活动所获得的经验和由非意识活动所获得的体验，它们之间无明显的联系，但是我们必须指出它们的某些对应关系。例如，在静思的每一个阶段，都可体验到一个新的超验世界。为了超越现实而无视现实，这是在毫无超越经验的情况下，都可以完成的一种形式化活动。逻辑思维帮助我们有限的约束中解放出来，从而创造了空间。但是只有通过静思，真理才能有力量

^① 八正道：（梵文Aryastangikamarga），又译“八圣道”、“八圣道分”、“八支正道”。意味八种通向涅槃解脱的正确方法或途径。——译注

并建立起来，才能获得绝对的确定性。我们不能说一者是基础而另一者是结果。而应该说，一者是另一者的组成部分和保证，它们各自以自己的方式，给我们提供了获得真理的可能性。

在推理、静思和习性等方面，都有人们的意志倾注于目标之中的并因而达到了目的。每个人都有行动、静思和思想的才能。他工作、拼搏，就象一名登山队员。这就是佛陀总是提倡意志力量的原因。人的所有才能都必须发挥出来。不过，不是人人都能达到目的的。不可否认，在没有意志力量作用时，自发的启蒙能达到目的只是一种例外，也只有佛陀的亲自指导下这种例外才成为可能，而对于其他修行者来说，只有通过反复练习才能得到净化。于是目标立刻达到了。

静思并不是可以独自奏效的方法。对人的意识状态作过分的控制，凭想象召来一者而驱除另一者，这是危险的。有些人在缺乏坚实基础的情况下竟想成功，他们这么做只会招致毁灭，所谓坚实的基础就是毕生的清身洁心。对行为的主要要求是保持可以过渡到静思的“清醒”状态，此时静思可达到最佳境界。悟性弥漫全身，直到渗入无意识的各个角落。它所渗入于深处的，应该是习性原则、静思原则，也是推理原则。静思阶段所包括的不应该是沉醉、入迷和诸如吸海洛因、鸦片等产生的奇妙心境，而是超越了一切正常直觉的顿悟，这时事物虽近在

眼前却不去想它。行为的原则是这样，唤醒无意识中的一切，整顿意识中的混乱局面，让完美的清醒状态伴随着你的行动和体验。

因此，佛陀告诫僧侣们不论在静思之时，还是在日常言行之中都要诚实，进而告诫他们要贞节、戒酒、不偷、不杀生，要遵守内心活动的四准则：仁爱、同情、和谐的欢悦和平静地对待不贞与邪恶。这四“大”借助静思而达到无限的高度。佛教存在的条件是：无限温顺、非暴力、吸引生物并除去其野性的魔力、对——一切存在物——不管是人、兽，还是神——的怜悯和友爱。

三、陈述的教义

在这些文献中，佛陀的教义是作为一个知识整体介绍的，它被表述成了正常的意识所可以理解的命题和一系列理性概念。可以肯定，这种知识很基于升华了的意识境界——静思。尽管这种知识的确定性，来自于自我完全丧失的超现实境界，但是其确定性的内容，智力正常的人似乎也能理解。佛陀所传授的不是超感官经验，而是理性思维所能把握的知识。他揭示了由概念、抽象、阐述并组合而成的爱，和它所依赖的传统的印度哲学完全一致。虽然正常人的意识能够理解佛陀的教义，可如没有超

感官的体验，这种理解也不可能透彻。因为我们的理性思维是有限的。它没有足够的力量理解超验的体验。佛陀的教义的核心只能通过静思领悟，逻辑推理只能提供朦胧的影象或暗示。我们在简单而又合理地表述佛陀的教义时，切不可忘记它的滥觞和内容。

A、佛陀认为，存在就是痛苦：“苦谛是生、老、病……，遇到不顺心的事，不能如愿。”

“集(或因)谛是：渴望欢乐和肉欲的同时又渴望再生，即渴望肉，渴望生存，又渴望永恒。”

“灭谛是：无保留地终止一切渴望，放弃、摒绝、免除、无就。”

“道谛是，八正道。”

这种见解的滥觞，不是观察特殊的存在而来，而是洞察一切的结果。这种见解所反映的不是悲观心态，而是宁静的洞悉——因为知识存在于修行之中。佛陀以自我的冷静，从各种全新的角度描述了生存的状态。

“一切都在燃烧，眼睛在燃烧，精神在燃烧……这些燃烧着的是什么呢？是因为激情之火，憎恨之火；是生、老、死、悲、苦、忧和无望在燃烧。”

但问题的核心在于，人象其它动物一样，是盲目无知的。受騙于所依附的事物，受騙于永远不确定的存在，卷入在绝对的短暂易逝的物流之中，忙

忙碌碌地来往，无尽的变化生成。

因此，只有一种解脱的办法：学得知识以超越无知。但是，如果仅仅观察一些零散的特例，那是不可能有所改变的。只有在洞察的基本状态才能明白一切并改变和拯救自身。拯救在于摆脱一切依附，克服一切无益的渴望——这些涉及到对整个生存条件和根源的洞察及废除渴望生存条件的途径。无知、盲目和对有限的依附是生存的根源，完美的知识是生存的终结。

B、因无知而出现的痛苦的生存、通过获得知识而终止这种生存，这些可系统表达为“十二因缘”：

“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处，六处缘触，触缘受，受缘定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悲、哀、苦、忧和失望。”

在我们看来，这种连续的因果关系似乎很奇怪。当今的解释是这样的：它所涉及的不是一般的宇宙规则，而是痛苦的轮回，病、老、死等是令人不幸的。这是什么造成的？生，生的原因是什么？存在……，如此类推直到第一个原因——无明。倘若我们将次序颠倒过来，从因向果推理，那与无明则导致了筑起生命之舟的无意识的构造力的出现。这些力从先前的生命中延续下来，它们在眼前的生命中首先构造出的就是意识；意识借助五官看到生存物的名色中的一切。接踵而至的是触、受、爱和有形

的存在——未来形成的基础，这一存在再次走向生、老、死等。这就是曾阐述过的教义：“从因果关系涌现的真理在于——完美的人明白起因后果，并说明它们如何结束。”一切存在物都是有条件的存在。

了解因果关系和最后的原因能帮助我们驱散所有的恐怖感，一旦克服了“无明”^①，源于“无明”的因果关系也就废除了。

在这一教义中，知识——一切拯救的基础——是真实化了的。它不是关于某种事物的纯知识，而是一种行动，确切地说，是包罗万象的行动。它和毁灭存在、去除生存的痛苦相一致。自杀不可能毁灭存在，只会带来更多的痛苦。某种的新生或死亡也只能带来痛苦。只有在知识之中并作随于知识的人们才能从痛苦中解脱出来。

一连串的痛苦来自最初的无明，但是这种最初的无明又从何时开始的呢？佛陀没有提出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必要去谈论从永久性完美到愚昧无明这一原始的堕落，它也许会使人们想起犹太基督徒的堕落。这种一步接着一步的升级提问，似乎就象对世上不幸之事追根求源那样。但是，佛陀没有进一步这样做。知识提供了修行的确定性，这就足够了。无论如何，罪过与始于痛苦的事无关。但是到底谁真

① 无明，梵文Avidya的意译，亦名“痴”（moha）、“愚痴”。佛教名词。——译注

正有罪呢？

C、接下来的问题是：谁意味着什么？自我意味着什么？我又意味着什么？佛陀的回答令人惊讶不已，他否定自我。

他的教义可系统表述如下：不存在自我。生存是由因果关系中相互联系的因素构成的，即五官与其客体(形、知、觉)；它包括无意识的构造力，这些力作用于天性、倾向、本能和活力，最后它还包括意识。这些因素在实体消亡后随即分裂。它们能结合成一体的原因不是自我，而是行动。行动会在轮回中再创造一个短暂的结合体。

但是，这样表述，掩盖了佛陀在其它场合以同样概念表达得更为明了的意思，在那些场合，他并不否认自我，只是指出人们不可能完全理解自我。“身体不是自我，感受不是自我，概念、形式、无意识的构造力等不是自我；知识、纯理性意识不是自我(不存在一成不变的自我)。易于变化的不是我的、不是我、不是自我。”不过，这些非自我的东西是和真正自我的标准相对应的。这样的自我问题仍然不是定论，但在研究方向方面已有了线索，依此线索可寻求自我。虽然无法明确地表述自我，但它和涅槃一定是一致的。

根据静思的各阶段所写成的文献中，自我是作为三个阶段陈述的：一、自我是身体；二、自我是精神体，静思时这个精神体就“象茎上的一片草叶”

一样是从身体里得来的，这个自我属于超感官领域；三、无形的自我“由意识构成”，它属于无限的苍天。每种自我都明确地属于一个静思阶段，在这个阶段，这种自我是有效的，但不是其本身的存在。真正的自我是不存在的。感官世界里，身体就是自我。在第一静思阶段中，苍天中的精神自我成为真正的自我，前一种自我随即消失成为虚无。但在更高的静思阶段，精神自我本身也消失了。因此，甚至在静思阶段，自我没有否定，只是指出了自我的相对性。真正的自我只有在与涅槃相一致的最高阶段才可获得。

但是，如果教义不能说明或几乎没有说明什么是自我，那么问题又来了：谁从修行中获利？谁被拯救了？难道不是我？不是自我？不是个体吗？

D、自我究竟是什么？这种流变着的形成物并不存在。它只是自我的幻影，而不是真正的自我。也就是说，它是即刻的幻影、无明和痛苦。流变的形成物只是刹那存在的一个环节。佛陀的弟子们对此阐述得更加完整。他们认为流变的形成物是那些似乎存在的一切不存在的短暂存在，既没有永久性也没有同时性，没有一个固定点。自我就是自称为自我的短暂而又变化无穷的幻影。

流变的形成物以及自我的幻影在一切事物中毫无基础，但是两者能够而且应该被超越，使之成为完全不同的物质，在这物质面前，处于流变的形成

物和自我幻影中的一切思维形式都是不确实的，这时，没有存在也没有不存在。这种状况受到启蒙的启示的人能够理解并在涅槃中获得。

E. 启蒙是人在静思的最高阶段所获得的绝妙境界。但是，启蒙也是一种顿悟，在正常的意识状态下，它改变着整个存在和自我。借助这种顿悟，能窥见轮回世界，使我们明了世界的各个方面和从诸因素到诸神灵及地狱的所有轮回之道，明了痛苦的原因和过程以理性命题所表达的教义不足以传授的一切。

F. 涅槃。这种顿悟能够达到涅槃，使我们得以进入终极的修行及获得修行的目的。佛陀怎样论述涅槃的呢？每当说话时，他都会陷入令人迷惑的意识领域；说起涅槃，他就说到存在或虚无。他说话有其特殊性；他准会谈到我们受客观的限制而认为是虚无的东西，并且还会说最重要的是什么。但是这是什么呢？

我们已经知道，虚幻的流变的形成物和自我，在涅槃之外是无立足之地的，它不会逃入凡世，不会逃入另一个世界，但是我们在存在及实践中，完全可以超越流变的形成物和自我，使之产生幻影的原因消失，我们的思维也不再受迷惑。

我们如想弄懂佛陀所说的涅槃的含义，就必须铭记那些不能从逻辑学角度进行理解的自相矛盾的活。举例如下：

“假如存在这样的环境，没土没水没火没空气，在那里就不存在无限空间，不存在无限意识，不存在无意识与无意识的综合体；就不存在这个世界、另一个世界或两者的综合体，不存在月亮和太阳；就不存在生、死、持续、下降、上升，一切都不固定、都不发展、都没有基础，这就是邪恶的末日。”

这里必须要采用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据说涅槃不具有双重性——既不存在而又无不存在。关于它，世人以世俗方法是不能理解的，因为它不是研究的对象，而是一种终极的存在，是令人确信无疑的一种东西。“有种东西是永恒的存在。它既没有产生、也不被创造，也没有形成。对它人不可能做出合理的解释。”依据人的语言本性，没有力量说出永恒的存在。

在这一点上，人们不再会有疑问了。如继续询问，那么得到的回答只会是：“你可能不知道怎样遵守询问的规划，圣人在涅槃的境界里漫游时发现了坚实的土地，涅槃就是他的终生目标，就是结局。”没有到达涅槃的人，只能保持沉默、接受命运的安排。“至于放弃追求的人，衡量它时没有标准，说到它时没有言词。思维所能包括的东西已不存在，类似的一切传教途径也已随即消失。”

G. 不是形而上学之路，而是拯救之道。至此为止，我们所谈论的概念都与修行有关。佛陀否认那些——无关于拯救的知识。他拒绝解释诸如下列这

样的命题：“世界是永恒的”、“世界是短暂的”，“世界是有限的”、“世界是无限的”，“死后为圣人”、“死前为圣人”。换句话说，他对包含在这类命题中的问题不加考虑。

佛陀甚至认为，从理论上解决形而上学的问题是有害的。这是一种新的束缚，因为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是依赖各种思想，人如想找到通向拯救的路，就必须摆脱它们。形而上学式的思维会导致我们争执和辩论，会使我们把自己的观点看成唯一正确的观点。但是拒绝回答形而上学的问题的重要原因，是它们无助于我们向涅槃迈进，它们成了修善的障碍。

这就好象一个人被毒箭射中之后，朋友们准备给他介绍一个医生，他却说：“在我知道射箭人是谁、是哪个村庄的之前，我不愿让医生把箭取出来。”不等他知道这些情况，他就可能死去。同样如此，有人会说：“在圣人没向我解释世界是否永恒之前，我不愿跟着他过宗教生活。”这个人在圣人向他作出解释之前，就可能死去。不管教义中有无世界是否永恒这一内容，生、老、悲、哀、苦、忧及失望仍然存在，我正在寻找消除这类存在的办法。因此，要牢记我没作解释的地方以及不作解释的原因。

佛陀说，他拒绝谈论这些话题，并不意味着他不知道。沉默能力在佛陀的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

在传授他的思想时，它所起的作用的效果极其明显。他以不涉及这些终极性话题为借口，对它们不置可否、闭口不谈。就这些问题保持沉默，并不是要摆脱它们，而是要把它们作为可以理解的广泛的背景资料。他认为，在世上可以发现通向世界消亡的路，走这条路的知识可以传授，但我们必须谦逊地掘弃那些关于整体的存在的知识。

四、何为佛陀的新颖之处？

佛陀的教义、术语、思维方式、概念或行为中，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在他以前，苦行者、苦行者组织及僧侣生活常规等已经出现。森林中的隐士来自不同种族、不论其出身如何，他们都被视为圣者。获得知识而得到修行这一概念，在他以前也已出现了，如瑜伽派就有这样的概念（即通过静思的诸阶段的途径，人的存在就得到了修善。）佛陀不加思索地继承了那些关于宇宙、世界年龄和神的世界等古老概念。整个佛教教义似乎完善了以超验经验为基础的印度教徒的生活方式，是印度教哲学的顶点。

“新”范畴作为价值标准，是现代西方社会所特有的。但是，即使这位伟人的特殊生活和思想不具有（甚至完全不具有）新的特征，新范畴也可用来

解释导致佛陀具有广泛影响的诸因素。

A 第一个因素，是给人印象深刻的佛陀的性格。我们可以从传说中，强烈感受到这个历史人物的具体存在。他向人们指出，应该做些什么，但一涉及到存在与无明的形而上学基础时，他就推之于众，沉默不言。似乎正是凭这种沉默，释迦牟尼(释迦族的沉默者)才有了重大的影响。

他的生活决定于强大的意志力。传说中，圣人阿西塔曾预言，这个新生婴儿不是成为伟大的统治者，就是成佛。但是，佛陀认为，征服或形成世界的意志不是人的完美意志、最高意志。人们只有征服了自己，拒绝成为自己或世俗事务的奴隶时，才能发现最高意志。“人只有征服了傲慢的反抗的自我，才真正地进入了极乐世界。”

他对自我的征服完备无瑕，以致在他身上看不到任何强制的迹象。他举止高雅、严肃，待人十分温和，这些表明他的灵魂已摆脱了一切束缚。他从不干涉别人的生活及隐私，视他们如自己生活中所超越的现实一样与自己毫不相干。他变得没有个性。早年的无数佛教徒行如佛陀，将来的佛教徒也将如此。作为个人，他消失于众多同行之中。“我没有家庭，我的灵魂已与世俗无关，我摆脱了人类的一切束缚。”他是不可知的：“佛陀，他走向无穷世界，没留下任何迹象。你怎么会了解他呢？”

缺乏显著特征，是我们所描述的佛陀性格的一

部分。他缺乏独特的个性。佛陀与其虔诚的信徒之间、信徒与信徒之间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他们都是佛教徒。佛陀是作为这样的一类人的形象出现的，而不是作为一个单独的个人出现的。类似地，有些人也是以类出现的，如恶人、异教徒、诡辩者等。所不同的是，佛陀这个人的存在正是全靠没有个性才影响深远。否认自我，就是佛陀真理的基本原则。他一生的基本经验，不可能是对历史上自我的体验，而只是对自我毁灭过程中的真理的体验。这种性格力量，是西方人或中国人的个性意识中所没有的。

B. 另一个新因素是：佛陀的所作所为是全面的、彻底的，而前人的所作所为则是零星的、部分的。佛陀蔑视传统，尤其蔑视种姓制度和至高无上的神力。他不反对神，反而承认是他们创造了世界。但是，他在不否认神的同时，将他们降到了不重要的地位。

传道于公众时，他阐述得很透彻。曾是对少数人可以做到的，已发展到了人人都可以做到。一小伙森林隐士的事，会通过普遍群众涌集的寺院波及到林外——城市和乡村。一种新的生存现实形成了，即靠乞食度日的僧侣生活。大量的僧侣过着贫穷、贞洁、流浪和脱世的生活，在世俗朋友的物质帮助下履行教义。

实际上，大部分僧侣来自两个上层种姓，主要来自“贵族青年”。佛陀本人是贵族出身。根据后

来的佛教教义，佛教徒只能是出身于婆罗门^①或贵族家庭的成员。佛教是贵族宗教，只有知识分子阶层的人才能领会。但是，天启是向献身于佛教的所有的人布道。因此，~~是~~原则上它是适合于所有的人。佛陀就嘱咐、人人都应该以自己的语言学习教义。

这样，在历史上是第一次，仁慈的概念、世界性宗教概念变成了现实。种种障碍，如种姓、国籍和所有隶属于根深蒂固的社会秩序的东西等，统统被扫除。印度少数享有特权的人严加保守的秘密，成为人人皆知的真理。

假如我们把这种宗教与后来的斯多噶学派^②、基督教、伊斯兰教等世界性宗教相比较，我们就会发现佛陀的特点，即他不但关心人类而且还关心所有有生命的东西——神及动物，他发现的拯救之术是赐给他们的。

对所有人布道，就是对每个单独的个人布道。佛陀的抉择及由此决定的生活成了一种模式，即违反家庭、亲属和社会的原则。他告诉信徒，每个人都有超然的权利，事事都由自己决定。佛陀坚持二者必居其一的方法，从而控制了所有的人。

① 婆罗门，梵文Brahmana的音译，意译“清静”。印度的第一种姓。为古印度一切知识的垄断者。——译注

② 斯多噶学派，希腊文stoikoi(音译“斯多葛”)，即“画廊学派”，来源于stoa(柱廊)一词。公元前四世纪芝诺(季蒂昂的)创立于雅典。因其讲学的场所有彩色壁画的柱廊，故名。主要宣传以宿命论为主导的伦理思想。——译注

但是，要修行就要有信仰，信仰是一种知识。尽管佛陀把传统的推论看成是无目的的、有害的争执的领域，因而不予承认，但是他坚持的就是印度教哲学原则，即拯救本身是一种知识，修行是顿悟，两者可同时获得。

佛陀布道，既对个人，也对小团体。听教和谈话虽为顿悟奠定了基础，但达到顿悟必须靠自己。有很多人讲到了佛陀是怎样以有力的言词传教，奇景又是怎样突然出现在人们眼前的：“简直不可思议，就好象一个人在扶植倒塌的东西，在揭示隐匿的存在；在给迷路者指路；在黑暗中掌灯。即使不可思议，乔答摩还是以许多方式解释了他的教义。”

C. 因为教义既传给个人也传给大众，因为它自知应该传遍世界并照亮每个角落，所以还有一个新因素：有意识地开展布教活动。从一开始佛陀就建立了僧侣组织，它有两种作用：既是对个人进行自我拯救的途径；又通过周游世界达到宣传教义的目的。

五、影 响

佛教的传播、改造和分化，是亚洲宗教史上的主旋律之一。一旦得到了统治者的有意扶植——强大统治者阿育王的提倡，佛教便广泛地传播开来。

但总的来说，它的传播是一个平静而有力的过程。

通过佛教的文献，我们感受到了一种曾笼罩在整个亚洲的特有气氛，这种气氛是世界其它地方所未有过的。这种全新的形而上学和生活方式成了中国人和日本人的生存要素，给西藏、西伯利亚、蒙古等地的人民带来了新的礼仪。

但是，令人奇怪的是，在印度这块佛教的发源地，佛教却夭折了。天性难移，印度仍坚持哲学上表述完美的印度教，甘愿生活在种姓制度之下，与旧神共存。在那里，佛教已不复存在。作为仁慈宗教而出现的佛教，曾在印度的大部分地区统治了数百年。它在印度逐渐消亡的千余年过程中也毫无反抗，所以仍不失为仁慈宗教。在整个亚洲，佛教是人的灵魂的解放者，但是（不管在中国还是在日本）每当发生民族冲突时，人们都会反对它，把它冷落于一旁。

在基督诞生前后的几个世纪中，佛教分裂成了北方和南方两大派别——大乘佛教^①（众生从现实世界的彼岸到达顿悟彼岸的大型运载工具）和小乘佛教^②（小型运载工具）。相比之下，小乘佛教更纯正、更接近正宗。大乘佛教似乎陷入了机械的宗教形式。

① 大乘佛教，一世纪左右形成的佛教派别。自称能载无量众生从生死大河之此岸达到菩提涅槃的彼岸，成就佛果，故名。而贬称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为“小乘”。——译注

② 小乘佛教，由后来的大乘佛教对原始佛教和部派佛教的贬称。学术界沿用之，而无褒贬义。——译注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小乘佛教在锡兰和印度支那几经波折，直至今日却没有什么新贡献，它只将传统内容传递了几百年。而大乘佛教却在正宗的基础上加以发展，使它不但满足了大众对宗教的需求，而且也新的纯理论哲学的兴盛奠定了基础。由于小乘佛教坚持既定教规、着重完善个人、所以可说它僵化保守，而大乘佛教几乎完全吸收了新的、国外的有利因素，不但尽力关心个人的修行，而且还关心所有存在物的修行。大乘佛教发展了佛陀的某些观点，尤其是发展了他的决心拯救一切存在物（神灵和人类一视同仁），而小乘佛教则忽视了这些。这里，我们也可发现处于萌芽状态的这种令人崇敬的概念，很久以后这些概念才由大乘佛教的龙树^①等人加以全面研究。

但是，大乘佛教最重要的贡献是，它把佛陀的拯救哲学改造成为一种宗教。让我们来简单地比较一下，这种宗教和佛陀所创立的学说。

A. 权威和服从。僧侣团体培养了人们的组织意识。他们原先都借助顿悟，独寻修行，但是很快就自作主张地不再思考了，实际上是服从了权威。他们“求助于佛教、教义和宗教集会”。

^① 龙树(Nīgārjuna, 约三世纪)古印度大乘佛教中观学派创始人。著作甚多，主要有《中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十住毗婆沙论》、《七十空性论》、《菩提资粮论》、《宝行王正论》等。——译注

B.不相信自己的能力。佛陀成了神。佛陀教导说，并不是祈祷、恩惠和献身才带来拯救，而是知识。

这种知识存在于个人的能力之中，通过自己的顿悟而获得，以道德行为的能力为基础。神没有赐予人以顿悟，他们自己也需要顿悟。佛陀透露了这顿悟，信徒们听后都要通过自己的实践而获得这种能力。所以在临终前佛陀说：不懈地努力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佛陀的教义是哲学。它存在于人的追求之中。

但是，一旦由自己努力获得拯救的信念发生动摇，佛陀的思想就一定会经历变迁。佛教徒大声疾呼，想得到一个辅助之神。但是众神自己也需要解放，所以最终无能为力。佛教徒想得到帮助，但又不愿放弃由顿悟而获得自我拯救这一观点。佛陀成了神之后，他们的理想实现了。一个全新的英雄人物诞生了，尽管他不可称为神。佛陀仅仅希望传授教义，可此时却变成了众神之上的神圣人物。对佛陀的顿悟的信仰已不再是哲学信仰，而是对佛陀的信仰了。正如佛陀的临终之言所阐明的那样，他并不希望其智慧只隶属于他个人。但是，佛教徒没有维护人类的尊严——学生应该发展老师的学说。在早期，佛陀的性格所造成的影响使他神化了。古代文献中，人们送给佛陀的称号应有尽有。先觉者，完美者，集知识和行为完美于一身者，通晓世界者，

精通一切者；统治者，不可征服者，举世无双的驯服者，神和人类的教师，无可伦比者，绝世慈善者。

在佛陀死后不久，这位受人尊敬的布道者就成了人们崇拜的偶像。寺庙在他的遗址周围拔地而起。我们发现，早在公元三世纪人们就坚信：他是圣人的化身（和毗湿奴教^①中的化身相似），他接受了拯救一切生物的命运。每个佛教徒在静思时，都呈现其先在形象，称之为禅那佛。早期的乔答摩的禅那佛就是阿弥陀佛^②、西方极乐世界一速迦瓦低(sukharati)一的统治者。他去世之后，在那里被接受为信徒。信徒们在那里再生于荷花之上，过起极乐生活，直到向涅槃迈出最后一步。这些不同形状的先在佛，是帮助信徒的形象，也是信徒祈祷的对象。他们居住在极乐的天堂，对世俗的灵魂来说，这些天堂比神秘的涅槃境界更为亲切。

① 毗湿奴教，印度教的一个派别。形成于十二世纪中叶。信仰的对象是最高神毗湿奴。毗湿奴的配偶吉祥天女和毗湿奴的各种化身。寺庙里有他们的神像。主张通过默念神名和坐禅即可获得解脱。实行苦行、素食的禁欲生活。教徒们在额上划“U”以为标志。宗教活动一般在寺庙举行。——译注

② 阿弥陀佛，梵文Amitabha的音译。佛名。被称为是“西方极乐世界”的教主，能接引念佛人前往“西方净土”，故又称“接引佛”。有上三个名号：即：无量寿佛、无量光佛、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对光佛、焰王光佛、消净光佛、欢喜光佛、智慧光佛、不断光佛、难思光佛、无称光佛、超日月光佛。——译注

历经这些变化之后，有关佛陀的传说便扩展成了一部系统的历史，内容充实、奇异壮观，其中的主角是众神、先知、魔王和魔鬼。

C. 佛教在发展成为亚洲的仁慈宗教的过程中，同化了许多民族文化各个发展阶段中宗教传统的古老主题。根据佛陀的世界观，这一同化过程是合理的。他完全超脱凡世的结果，是完全忍受凡世。凡世都是以同样的无知为基础，这一基础是幻影和面纱，必须予以消除，无视世俗的内在虚伪，就为世俗的一切变体提供了超越自身的相同的基本出发点。因此，佛教能够同化它所遇到的一切宗教、哲学和生活方式。每种观点、思潮和信仰，即使是来自最原始的宗教，都是可能的初步的开端，是重要的起点，而不是终点。

佛陀沉默，自由的亚洲人对此的反响也是内心的沉默，不仅如此，这还导致了宗教形象的大混合。实际上，有待超越的变成了生活的本质。外来宗教形式，先是作为佛教思想的外在的东西，进而便成了佛教思想的组成部分。明显的例子就是西藏。在那里古老的魔法甚至也成了佛法，寺庙成了有组织、有世俗规则的教堂（与罗马教堂有很多的相似之处，以致惊愕的基督徒们把这一现象视为恶行，视为对基督教的畸形模仿）。

D. 人的作用。正如信徒们所视，随着这些变化的发生，人的作用也有所改变，所有人、所有存在

物都可能获得菩提萨埵^①或未来佛的前程。倘若菩提萨埵不步入涅槃，这只是因为他想再生为佛以拯救他人。人人都可确定这个目标，在实现这个目标的过程中，他们将得到那些已经成为菩提萨埵的人的帮助，并祈求他们的保佑。

信徒们认为，厌世就是不愿生存的迹象，不关心世俗就是超越了世俗之爱、世俗之恨。

在佛陀看来，人可以做的唯一善事就是无所理解地、无所依恋地、无所反抗地获得拯救，因此，建造世界、设计世界都无意义，世界的发展要听其自然。佛陀在世时，根本没想去改造世界。他教人们去超脱世界，但不要去改造世界。“正如纯白可爱的荷花出污泥而不染一样，我也出世俗而不染”。

但是，佛教徒的确是生活在世俗之中，他们要想从容地超脱凡世，有两条可能的途径：僧侣们要漠不关心世务，忍耐痛苦，终日缄默；世俗教徒要在参与世间事务之时，不被诱入世俗。积极生活的人，可靠“无牵无挂”到达涅槃。勇士（如日本武士）、艺术家及一切生龙活虎的人，都可象佛教徒那样以英雄般的从容方式生活着，似行动非行动，既存在又不存在，不为生死所动，只是漠不关心地接

① 菩提萨埵 梵文Bodhisattva的音译，略称“菩萨”，意译“觉有情”、“道众生”、“道心众生”、“发大心的人”。佛典上常提到南菩萨有弥勒、文殊、普贤、观世音、大势至等。——译注

受它们。

F. 原始哲学留下了什么？在文学艺术的伟大著作中，我们注意到了这一改变了的佛教以及介于信徒与涅槃之间的完美的英雄人物。问题是：这一切与佛陀有何相干？我们的回答是：在由众神、无数的仪式和祭礼、教会和教派以及自由的僧侣组织等组成的世界上，人们依然可以觉察到哲学本源的迹象；佛陀身上具有的灵光甚至体现在了最普通的佛教徒身上。和佛陀一样，佛教徒都有点令人惊异地自暴自弃，都想自度上西天。佛爱仍然存在，它分享一切存在的苦乐，制止一切暴力行为。尽管亚洲和其它地方一样发生了各类可怕事件，但是被佛教所感动的民族仍为礼仪之邦。佛教是世界性的宗教，不武斗，不迫害异教徒，不严惩罚人，不进行巫师审判，不圣战。

佛教忠于正宗，从未割裂过哲学和宗教之间、自由理智和宗教权威之间的关系，就连这些方面的问题也没提出。哲学本身就是宗教活动。下列基本原则仍未改变：知识本身就是超脱和超越。

七、我们怎样看待佛陀和佛教？

佛陀、佛教和我们相距甚远，这一点我们必须牢记。在佛陀看来，顿悟要求：练习静思，不关心

世界与世务。顿悟不足以进行科学实验，不足以看出在一些瑜伽训练之后我们能成就几何，也不足以促使我们对世界漠不关心、促使我们献身于静思。有的人有着正确的信仰和生活方式，他们以此为基础静思数年之后却没有检验他们可能取得的进展，他们最多只能理解那些借助理性思维可以传授的东西。佛陀和佛教本身有着我们西方人尚未发现的部分，因此这就限制了我们的理解范围。首先我们必须承认佛教与我们相隔甚远，所以一切接近它的过激而简单的方法都应该杜绝。为了理解佛教真理的本质，我们应该改变我们自己。我们与佛教的差别并不在于理性观而在于整个生活观和思维方式。

但是，佛陀远离今天这一事实并不可能使我们忘记。是人，都同样面临着人类生存的问题。佛陀和佛教已发现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重要方法并付诸实践。我们的任务就是熟悉它、尽可能地理解它。

问题是：我们如何理解，什么不是我们自己？什么我们没有实践？我相信倘若我们不过于性急、不去接受为人所假想的明确解释，这种理解还是可能的。在理解的过程中，我们应该挖掘深藏于我们内心的潜力，我们得记住不应将自己的客观性作为绝对的、唯一的真理。我认为，《佛经》中所说的一切是对头脑清醒的正常人而言，因此具有理性思维的人大多可以理解它们。

事实上，佛陀的生活可能确实存在，它在亚洲各地已延续至今——这是伟大而重要的事实。这一事实集中了人好疑的本性。一个人不是生来就一成不变的，他是可以改变的，这种改变不存在唯一的正确模式。

佛陀是人性的化身，他不承认对世界有什么义务，在世间他与世隔绝，与世无争。他把自己看成因无知而出现的一种存在，仅仅渴望毁灭，但这种渴望过于强烈以致后来他不想去死，因为他已发现了超越生死的极乐世界。

耶稣的从容以及他救赎人类、忍受痛苦的神秘性似乎与佛教相似。但是在西方这一切仍处在起点阶段，是一种促进因素；而在亚洲，佛教可以发展成完整的体系，它已完全不同于基督教。

孔 子



有关孔子的传说很多，以致掩盖了他的本来面目。所以我们似乎不可能从历史的角度确切地描述孔子的形象。尽管他自己写下了当时的风俗习惯和自己的思想。但是我们不能肯定手头的这些文献中的某一行字就是他留下的。中国问题专家在一些重大史实问题上颇有分歧；例如，弗兰克认为孔子不可能知道《易经》，而在传说中这本书是他晚年的研究对象；又如，弗兰克认为老子出世时，孔子已去世多年，可在传说中老子是孔子的尊师。这两种观点都有文为证，似乎都有道理。然而，尽管很多细节问题仍悬而未决，我们还是能够根据大量文献中的有关章节描述出历史上的孔子形象，人们确信，这些章节就是孔子所写。从文献中我们看到了孔子人格的高度统一，这在多处与中国人的描述相抵触。在公元前一世纪司马迁所写的《史记》中，在《论语》中，我们都找到了一些不可能纯属虚构的故事。我们还可以对孔子所处所思的文化环境进行考证，对研究他思想的材料进行分析。

一、生 平

孔子生于鲁国，死于鲁国。他三岁丧父，后与母亲相依为命，贫寒度日，孩提时代，他喜欢陈摆祭品，仿设礼容，19岁结婚，生有一男二女，但他

与妻子、儿女的关系并不十分融洽。他身材高大，体壮力强。

19岁时，他身为仆人进入贵族家庭管理园地、看守牧群。32岁时，他教司寇的子弟学习古代典礼。33岁时，他来到周朝首都洛阳研究风俗习惯。实际上，周朝当时已四分五裂，战乱频繁，它的首府只不过是宗教中心。据说，到周之后，他拜访了老子。孔子34岁那年，鲁国国君因惧于地方贵族中的强大敌对势力，被迫逃走，他也随国君流亡邻国。在那里，孔子听到了古乐，并学会了演奏，他陶醉于此，竟三月不知肉味。回鲁国后，他潜心从事研究工作达15年之久。

孔子51岁时重返政界。他先做鲁中都宰，后被升任司寇，摄行相事。由于他能力超群，鲁国国君的势力日渐强大，征服了地方贵族，并摧毁了他们的都城。国家繁荣昌盛。（邻国害怕鲁国的兴起，便馈赠鲁国国君30名能歌善舞的美女和一批良马。鲁国国君高兴至极，结果无视孔子的忠告，不理朝政。孔子为政四载，功绩卓著。）之后，他放弃了职位，离开鲁国，开始漫游各地，时行时停，一直希望能被召回鲁国。

孔子从56岁到68岁一直周游列国，长达12年时间。他总抱着一种希望，想在某地将自己的政治学说付诸实施。多年来，尽管他有时不禁大喊：“归与！归与！”（“回去吧！回去吧！”）但他从未对自

已要作为王国的指导者和决策者的天职丧失信心。最终，在他68岁那年回到了本土。在一首诗中，他哀叹道：历经九国，仍未实现自己的理想，众人没有智慧，光阴流逝了。

晚年，孔子在鲁国平静度日，没有接受任何官职。据说，当时他内心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一位隐士谈到孔子时曾这样说道：“是知其不可而为之者与？（他不就是那位明知难办却偏偏去做的人吗？）”这正是他几千年来伟大之所在。可现在，他已进入暮年，不再追求了。他着手研究那本内容丰富、晦涩难懂的《易经》，将传统的思想、习惯总结成书，并招收大批的弟子加以培养，形成了他的一套系统的新教学法。

一天早晨，孔子感到死神已在向他招手。他来到庭院漫步，口中念念有词：“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一个弟子惊恐不已，走过来同他说话，孔子说：“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吾已矣夫。”便躺下了。卧床八天后死去，终年73岁。

二、孔子的基本观点：复古

王国分裂，战乱频仍。当时，哲人们大都周游列国，欲按自己的意图去拯救国家，孔子也不例外。他们在知识中找寻出路，孔子的注意力在古代

文化，他提出的根本问题是：何为古文化？怎样将它变为己有？又怎样使它变成一种现实？

（一）这种古文化观前所未有。反思过去会改变对过去的看法。把传统的思想、习惯变成自觉原则将导致与古文化相一致的新哲学的产生。这位哲人是以别人的名义提出自己主张的，犹太先知宣告上帝的启示，而孔子称述古人的愿望，他是顺从古人的。他假称他并非为了自己才提出强烈要求，借以给自己开脱。他千方百计让别人相信自己，使那些思想保守的人顺服自己。他认为，缺乏内容的所谓纯粹的独立思考毫无益处。“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但是，学与思应同时并进，互相依赖，“学而不思则罔。”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人们可在历史中去寻找人类的本质及其起源。他认为历史不是那些发明车、船、犁的人创造的，真正的历史是由组织社会、建立国家、确立礼仪的人创造的。这些人中最古老、最理想的人是尧、舜、禹，他们注重千古不变的天道。孔子给予他们以高度的评价：“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这些最伟大的缔造者和统治者挑选人类的精英为他们的继承人。可是到了夏朝，由于实行世袭制度，灾祸降临了。世袭制度必然导致统治者的素质每况愈下，统治者最终成了暴君。根据天意，人民起来将他推翻，并又指定了另一位真正的统治者汤——商（殷）朝的缔造者。但是朝中仍

沿用世袭制度，历史悲剧重演了，商朝的最后一位统治者又是无情的暴君，于公元前十一世纪被周朝推翻，周朝又复兴了古老的中国社会。但是，孔子在世期间，新朝实力一落千丈，王国分裂，小国林立。孔子想为王国的再次复兴而效劳。

这意味着一种批判的历史观。孔子在反思过去时，将善与恶区分开来。他选出了一些有记忆价值的史事，作为效仿的榜样和借鉴的典型。另外，他还知道，在复兴古代善的存在时，不应该只求外在形式的统一。“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他所提倡的不是简单地效仿过去，而是重复具有恒久性的真理。这种具有恒久性的思想在古文化中更容易清晰分辨。在当时的黑暗时期，他希望通过弘扬这种具有恒久性的思想完善自己，并恢复它的古老光辉。

但是，在同化于古文化的过程中，笃信决定性、恒久性的真理会导致寻求真理的运动。这种笃信不会成为我们前进的障碍，反而会成为我们前进的动力。孔子找到了解决权威这一问题的有效办法，他认为权威不只是对施行暴力的垄断。历史上，这位伟大哲人是第一个说明了。新文化在与源自恒久性真理的古文化相融合时，怎样才能成为我们生存的本质。他为确定保守的生活方式指明了方向，这种生活会因人们的自由开放而更充满生气。

假如某一真理在过去业已证明，我们就应该对

过去进行考查，辨别真伪，从而发现这一真理。借助学习可以达到这个目的，但学习不只是获得知识而是要消化知识、吸收知识，使之成为自己的东西。真正的“学问”要从书本和学校教育中获得。孔子将精选的古代文章、文献、歌曲，名言及礼仪等编入书本，并对它们进行了改写以求真实、有效。他办起了私学，从而为学校教育奠定了基础。在那里，他努力把年轻人培养成未来的“士”（statesman）。

孔子认为，教学方法是根本问题。学习的目的在于实际效用。“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 但是如果不学，其他美德则会被掩盖和退化。不学，坦率会变成粗野庸俗；勇敢会变成犯上作乱；刚强会变成狂妄不羁；仁爱反而会受人愚弄；智慧也成了异想天开；而诚实将招致灭身之祸。

下面，我们来看一看孔子哲学中新文化是怎样以旧文化的形式作自我解释的。首先，我们将分析那些造就理想“君子”的道德和政治的基本准则；其次，讨论组成孔子基本思想的概念；第三，我们将看看一种不确定性因素，怎样借助于孔子有限度的意识（包括教育、传授方法、知识等方面）而导入他的整体思想中并使之完善化的。孔子的思想，是他所遭受的挫折和支撑他全部事业的政治活动，以及在此过程中对问题所展开的研究而得来的体会。

三、道德和政治准则

礼、乐很重要，其重要性在于它们能完善人的本性而不起压抑的作用。准则是在人际交往和政治活动中形成的。这一点在理想的“君子”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④A. 礼。秩序由礼维持（“礼”即行为准则）。“治国以礼”，而不是知识。礼造就了人的精神并以人的精神中获得生命力。只有遵守公德的人才能成为人，礼起着终身教育的作用。它在一切存在的领域里创造了正确的精神状态的种种形式：诚实、信任和尊敬。这些形式以普遍原则左右人的行为，它们来自教育的作用，并成为人的第二本性，因此，最终人们把这种普遍性的形式不是当作一种约束，而是当作自己的一种本性去体验的。礼的诸形式使人正直、自信、自由。

孔子赞颂一切礼。他观察礼，收集礼，系统地整理礼。他用心考察中国社会的一切习俗：在特定情况下行走、问候、与人交往的正确方式；祭奠祖先、欢度假日的方式；结婚、出生、死亡以及安葬的仪式；施政原则；劳动、战争、家庭生活、布教以及宫廷活动的习俗；季节变化、人生荣衰的规律，等等。

孔子认为，礼不是绝对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纯礼就象纯知识一样，如无成其之本，无寓于其中的仁爱的作用，就毫无价值可言。

“人而不仁，如礼何？”

谁“克己复礼”，遵循习俗的法则，谁就能成为人。虽然正义很重要，但是，君子在践行正义时是受礼指导的。礼与其内核(人的本性)一定要有某种平衡。“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行礼时，重在“自由和轻快”，但是自由一定要遵循既定的规则。子贡不想杀作为朔日^①祭礼的羊，孔子说：

“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孔子并未将礼仪、道德与正义三者区分开来，他了解最多的是它们的共同本质，他也未将道德义务与无责任性的审美因素、善与恶区分开来。美而不善则不为美，善如为善则一定美。

B. 乐。孔子认为乐与礼一样，也是教育的主要因素。集体精神形成于人们所听到的乐，人在乐中能发现规范他生活的主题，所以政府必须兴此乐而禁彼乐。“乐则韶舞^②，放郑声。郑声淫。”

C. 本性及其形成。孔子赞成一切自然之物。他

① 朔日，农历每月的初一。按周礼，诸侯在此日要杀一只羊祭于祖庙。但当时鲁国国君不再亲临祖庙，此礼已废而不行，子贡认为还杀羊供奉只是徒具形式，不如连羊也不杀。——译注

② 韶舞：韶乐，是舜时的舞曲，孔子说它尽善尽美；舞乐，周代的武乐，孔子说它尽美而未尽善。——译注

给一切都规定了顺序、范围、位置，而不是听之任之。他主张自我节制，但反对禁欲主义。本性需要陶冶，而暴力只能摧残人性。恨与怒也要各得其所，善良的人能正确地爱与恨。“恶居下流而汕上者，恶勇而无礼者，恶果敢而窒者。”（憎恨在下位而毁谤上级的人，憎恨勇敢却不懂礼节的人，憎恨勇于贯彻自己的主张却顽固不通的人。）

✓ D. 人际关系。孔子认为，人际关系是生活的一个要素。“德不孤，必有邻。”但是，人们在交往过程中，既会遇到善人，也会碰到恶人。孔子说：“勿友不如己者。”但他反对这样的准则：“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相反，他主张“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君子尊敬贤人，也能容纳众人；赞美善人，也同情能力低下的人）。但在交往中，君子应提高警惕。“君子可欺也，不可罔也。”（你可以欺骗君子，但他不会被你迷惑住。）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君子鼓励别人为善，而不促成别人行恶；小人则正相反。）因此人们虽住在一起，可他们的精神是不同的。“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知！”（“讲仁义的居处最好，选择不讲仁义的地方去住，哪算得上明智呢？”）

人际关系受到下列基本原则的支配。对年龄不同的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使老者安心，使朋友信任我，使年青人服从我。）对

待父母，正确作法是“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活着时，依礼来侍养他们；死后，要依礼来葬理和祭奠）仅以饮食供奉是不够的。

“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狗和马都可以饲养。对待父母如果不存恭敬孝顺之心，那同饲养狗马有什么区别呢？）万一父母有错，我们可以规劝，但要尊敬他们，一定要听他们的话，儿子必须掩饰父亲的过错。对朋友：品德比你差的不要与之相处，要以忠信为基础。朋友应“切切偲偲”（互相恳切批评勉励），朋友得以信赖的条件是“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彫也。”（天冷了，才晓得松柏是永不凋零的。）对国君：“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大臣应该按照道的要求侍奉君主，如果这样行不通，宁肯辞职不干。）“勿欺也，而犯之。”（不要欺骗君主，却可以犯颜直谏。）他应勇于提出自己的忠告。“邦有道，危言危行；邦无道，危行言孙。”（国家有道，要直言直行；国家无道，行为正直但要说话谦逊。）对仆人：君子应充分发挥仆人的才能，免得他们抱怨；不应（象对待下等人那样）对他们求全责备；要从他们的能力上加以考虑，无重要理由不解雇年老而信得过的仆人。

④ 意想不到的，孔子对妇女漠不关心，他未涉及任何婚姻问题。他轻视妇女，指责一同自杀的妇人。他经常说妇女是最难对付的。很明显，他周围

的人都是男性。

✎ E. 政治。政治是人类生活的核心，一切问题都源于此。孔子明白，人为创造的有别于自然生长的。仁政只有在良好的社会环境中才可能出现。这种环境形成于礼、乐以及正确的人际交往，它只能日趋美好。人们虽然不能任意创造某种良好的社会环境，但仍然能促进或阻止它趋于美好。

刑罚是一种统治手段，但它只在一定范围内才有效。就其本质来说，它有害无益。礼胜于法，以刑罚治理国家，人民只求免于犯罪，却没有羞耻之心，但以礼制来约束民众，民众就会有羞耻之心，并且能自觉遵守规矩。求教于法则意味着乱已出现。怨声四起之时，圣人也同其他人一样无能为力，圣人的志趣在于没有怨声出现。

仁政需要三个条件：足食、足兵、民信。如果不得已而去掉其中一项，选择的应是去掉军备；再不得已去掉粮食（“自古皆有死”）；但一个政府不能没有百姓的信任，“民无信不立”（民众对政府没有信心，国家也就不能存在）。但是，政府不可能在一开始制定政策时就要求民信。民信不可求，政府必须顺其自然，从而获信于民。至于政策，“富之”尤其重要，其次是“教之”。

仁政需要仁君，他开发富有的自然资源，慎重地给百姓安排工作，使他们无怨可诉。他高尚而不骄傲，无论人多人少，大人小孩，他都不轻易怠

慢。他不以炫耀武力来博得尊敬，而象北斗星受众星拱卫一样，稳稳而立，一切都有秩序地围着他转。君欲善，则民自然从善。“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在上位的人重视礼，那么百姓就好指使了。）“其身正，不令而行。”（只要统治者自身品行端正，不需要他发令百姓就能把事情办成。）

仁君知道如何选贤任能。他知善求善，是不会与佞臣合治天下的，“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粗鄙之人能够事奉君主吗？）

孔子有关治政的名言很多，它们都是普遍的伦理规则。例如，“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不要求快，不要贪图小利。求快反而达不到目的，贪图小利就做不成大事。）他始终牢记，臣子应由君主挑选并按君主的意愿治理国家。大臣要复兴和完善整个德治宏图，从而证明了自己忠诚。

这样的仁政受到下列两个重要原则的支配。

（1）有才能的人必须得其位。“虽有其位，苟无其德，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作礼乐焉。”（虽有君主之位，却无圣人之德，是不敢制礼作乐的；虽有圣人之德，却无君主之位，也是不敢制礼作乐的。）（2）政治形势必须有利于有效行动的实行。如有效行动无人关心，忠臣则会隐退，以等待时机。他拒绝同流合污，拒绝与奸佞打交道。这些原则与柏拉图的观点有所吻合。柏拉图

认为，要么哲人成为国王，要么国王成为哲人，否则人类环境不可能改善。

孔子毕生寻找能重用自己的国君，但是没能如愿。

F. 君子。理想的君子集真善美于一体。他生于名门贵族，天资独厚，具有绅士之礼、贤者之智。

君子并非圣人，圣人属天生，终生不变，君子成于自律。“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诚，是天道；努力达到诚，是人道。天生就具有诚的人，不用努力就能符合诚，不用思考就能得到诚。）而后天使自己达到诚的人则要“择善而固执之”，然后再广泛地学习，详细地询问，才能“明辨之，笃行之”。

“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别人用一分功夫能得到的，自己就用一百倍功夫；别人用十倍功夫，自己就用千倍功夫。如果真按这个方法去做，即使愚笨的人也会变得聪明，软弱的人也会变得刚强。）

✓孔子分别描述了君子和小人的性格、思想和举止，把二者作了鲜明的对照。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君子祸至不惧，小人则不能自制。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上达，小人下达。君子甘其食，美其

服，无所畏惧；他苦于自己能力有限，而不苦于自己不被理解；他避免一切竞争，如果为之，也只限于射箭；他讷于言而敏于行；他小心谨慎，注意不让言先于行，而是先行后言。

君子不在不可及或不存在的事物上浪费时间，他着眼于现实。“君子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君子的道就象走远路一般，一定从脚下近处开始。）“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君子的道，从平常人能知能行的地方开始，到了它最高深的境界，能洞察天地间的一切）。

四、基本思想

上面我们收集了孔子有关政治准则方面的警句，但是其中也渗透了某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形成了一种思想体系。

A. 重大选择。孔子意识到他面临着一个重大选择，是逃世隐居还是入世奋斗？他的抉择毫不含糊，“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人是不能同鸟兽同群的。我不同世上这些人同群又和谁同群呢？）“欲洁其身，而乱大伦。”（想要自己清白，却破坏了根本的伦理关系。）乱世之时，似乎只能隐居而注重解放自己。孔子在谈到两位隐居者时说：“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我则异

于是，无可无不可。”（他们隐居独善，不谈世事，他们的隐身合乎洁身的要求，废言合乎权变的要求。我却和他们不同，可以这样，也可以那样。）对隐居者的宽容只是更坚定了他自己的行为。“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如果天下有道，我就不会努力来改变它了。）

孔子就是这样献身于人类社会的。他提出了一些可被强调为基本思想的观点，它们涉及到人性，社会秩序的必要性、名实问题、思维本质、源（本）的绝对性与流（末）的相对性以及统摄万物并生成万物的“一”。总之，孔子主要关心人类和人类社会。

B. 人性。人性称作“仁”。仁是仁爱 and 道德的结合体，以表意文字表示，就是“人”加“二”，就是说，人性体现于交往之中。只要我们阐明人是什么、应该是什么，再说明人类存在的多样性，人性问题也就解决了。

首先，人必须成为人。人不同于动物，动物生来就是动物，它们没有意识，它们的活动完全是本能的；而人类则不同，他们要改造自己，他们的活动已不是本能的的活动，他们共同而又积极地创造生活，并把生活建立在人类的义务之上。

仁是一切特定善行的基础。只有仁人才能真正地爱和恨。仁包罗万象，它不是众多德性中的一种，而是众德的灵魂。它被独特地表述为孝、智和

义。孔子没有从一种德性导出另一种德性。仁是包罗众德的源泉，正是仁的存在，一种特定的德性才具有了真理性。仁不被利所染，是绝对的源泉，

“仁者先难而后获”（有仁德的人有难事总做在人前，获利时却在人后）。

依仁而行，不是意味着要遵循某一确定的法则，而是要遵循给一切事物以价值并使这些法则失去绝对性的东西。仁的本质尽管难以确定，但还是可以表述如下：它存在于孔子所称的中庸之中。“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中庸是人性的最高道德）。中庸由内向外起作用，“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喜怒哀乐等感情没有表现出来叫作中，表现出来都符合节度叫作和。）因为内心要被表露出来，事事都由根源而定，所以，特别要注重中庸。“莫见乎隐，莫见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没有比隐微的东西更容易表现出来的，没有比细微的东西更容易显露出来的。所以君子独自一人时，也要谨慎地进行内心反省。）

这种观点带有神秘性，孔子阐述它时强调“执其两端而用其中”（把握两个极端，使用折衷的方法）。“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用宽大柔和的办法教育别人，对蛮横无理的行为不进行报复，这是南方的强，君子具有这种

强。拿兵器、铠甲当枕头和席子用，死了也不悔恨，这是北方的强，强悍的人具有这种强。所以君子待人和顺而不迁就，这才是真正的强！保持中立，不偏不倚，这才是真正的强啊！）然而，“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天下国家可以治理平定，官爵俸禄可以推辞不受，锋利的刀刃可以踩在脚下，但中庸却是不容易做到的。）

其次，人类的本性显示于人类存在的多样性之中。人们的本性（即“仁”）是相通的，但由于习染不同，他们的个性、年龄、阅历以及知识水平都相差甚远。

人生有不同的阶段。“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年轻时，血气未定，要戒除的是迷恋女色；等到壮年，血气方刚，要戒除的是好斗；到老年血气已经衰了，要戒除的是贪得无厌。）

人的不同类型。孔子把人分为四等。第一等，是生而知之的圣人，这些人孔子从未见过，但他坚信占时候确实存在这些人；第二等，是学而知之者，他们可成为“君子”；第三等，是困而学之者，但他们不因困难而气馁；第四等，是困而不学者。中间两种人尽管可能失败，但却不断有所进步。

“唯上知与下愚不移。”（只有上等的智者和下等

的愚者是改变不了的。)

C. 源是绝对的，流是相对的。真理(知)和现实(物)是统一的，纯粹的意念(意)是不存在的。人的拯救之源在于“格物致知”^①，也就是在以一种内心反省(慎独)的形式表现出来的诚意之中。“诚于中，形于外。”(内心的真诚将会表露在外面)。

“物有本末。”源的绝对性寓于流的相对性之中。只有正本清源，首先去格物、致知，然后才能诚意、正心、修身，并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从天子到庶民，都应把修身教育当作根本。不能割育好自家里人，也就不能教育好外人。“一家仁，一国兴仁。”(统治者一家做到了仁，全国就会兴起仁来。)

标准和动力都从本源而来，都从难以名状的至深至广之物出发的，所以我们确定行为的准则是不会穷尽的。任何不变的状态或武断的言论都不可能囊括真理和现实。孔子“毋意、毋必、毋固”(不凭空揣测，不绝对肯定，不拘泥固执)。“君子之对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君子对于天下的事情不绝对反对，也不绝对羡慕，只要是正确的他就支持。)他不结党营私，而是为了大家，他坦荡无私。“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君子对于他房

① 格物致知：《大学》“八条目”的首二目。八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译注

不懂的，采取保留态度。)他“矜而不争”，“朋而
弗谗”，“自信而不自用”。这里，绝对性是以相
对性出现的。孔子把一切可能性都视为相对的，这
不等于说这些可能性不存在，而是它们受到更高的
原则的左右。

D、秩序的必要性。人的本性只有在社会交往中
才能实现，所以人伦规则是必要的。“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自己所不喜欢的事不要加到别人身
上)这是所要依据的首要原则，它为人类的整个生
活提供了行为准则。在遵循这一原则的过程中，人
们要以平等意识(恕)约束自己。“所恶于上，毋以
待下”；“所恶于右，毋交于左。”(厌恶上面对
待自己的事，就不要用它对待下级；厌恶右面对待
自己的事，就不要用它对待左面。)

在儒家学说中，我们找到了和这一否定式训诫
相一致的肯定式说法：“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
己欲达而达人。”(所谓仁就是自己想自立，也帮
别人自立；自己想通达也帮别人通达。)

但是，当老子说人应以德报怨时，孔子则说：
“何以报德？以直报怨，以德报德。”(那又怎样报
答恩德呢？应该是以正直报答怨恨，用恩德报答恩
德。)

人伦之序所要遵循的第二原则是：人的差异很
大，所以仁政只有借助不同的权力才能实现。掌权
者手中的权越大，就必须起更大的模范作用、更加

英明、更富有人性。他必须“先之劳之，无倦”（做在百姓之前，然后让百姓勤劳工作，并且自己不要有所倦怠）。

有的人具有自制能力，学会了行善并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是为了什么，这样的人总是少数。而百姓则“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可以使他们照着指定的道路走，不可以使他们知道那是为什么）。君子与百姓的关系是：“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君子的作风好比风，百姓的作风好比草。风向那边吹，草向那边倒。）指令是借助权力而得以实现的。

不论做什么事都要讲究官职和人的价值的一致，不能把这个规则颠倒过来。“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不处在那个位子上就不必考虑那些事务。）“抑恶扬善教愚”对在其位者是必要的。

善于执政的人不受公众舆论的支配。“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无论众人厌恶还是喜欢，都必须亲自考察。）有人问：“乡人皆好之，何如？”（一个乡里人都喜欢的人怎么样？）孔子答道：“未可也。”（这还不能确定）。“乡人皆恶之，何如？”（乡里人都厌恶的人怎么样呢？）孔子回答道：“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这也不能确定。不如乡里的善人都喜欢他，乡里的坏人都厌恶他）。

保证秩序所要遵循的第三个原则是：一旦某种

事象发生，直接的干涉就不再有效，因为这已为时过晚。当然，暴力、法律、惩罚可用来压制，但结果只会是灾难。人们害怕暴力，只得设法躲避，于是伪君子在社会上就比比皆是，巨大的成就也只得间接取得。处于萌芽状态的事物可以从不同方面予以指导或促进其发展，这时，决策性行动是可行的。人性之本是万物之源，必须得到发展。人的决策性行为应从改善人性这个根本做起，一切事情都应当以它为出发点。

E. 主张正名。有人问：“为政，子将奚先？”孔子回答得极为出色：“必也正名乎。”（当政，先做什么？一定要先纠正一切不当的名义。）固有的名分应该说出来，君应当是君，父亲应当是父亲，儿子应当是儿子。但是，名常有被误用之时，所用之词也有与其意不符的，名与实两者不相一致。实可表现为名，但名不一定就是实。

在名分上混乱，则事事出错。“名不正，则言不顺，事不成，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名义不正，言语就不能顺理成章，事情做不成功，刑罚不能得当，所以老百姓也就不知怎么做才好。）

“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所以君子用一个名词，一定能言之成理；说出一句话，一定是能行通的。君子对于措词说话，不能有一点马虎的地方。）

F. 统摄万物的“一”。当人们谈起多种观念、多种品德和一切必学必做的事情时，孔子说：“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非也，予一以贯之。”（你以为我是靠博闻强记知道很多东西的吗？不是的，我总是以一个中心事物来统摄所闻见的东西。）因此，他所说的不是很多事情，而只是一件事情。它是什么呢？孔子的回答并非始终如一。尽管他注重它，认为一切东西都依赖于它，但是他所回答的却是我们已经知道的概念：中（中庸）或恕（平等、互惠、仁爱）。有时他只把它总结为这样的信条：“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不知礼，无以立也；不知言，无以知人也。”（不懂得天命，就不能成为君子；不懂得礼，便不能立身处世；不能分辨别人言语的是非，便不能了解人。）有时他认为道德是仁爱；智慧是知识。但是从这些说法中我们并没有见到那个“一”。

孔子认为，在一种至高无上的权力背景下，更容易体会一切事情所依据的那个“一”的存在。在发展这个与老子的“无为”相关的观念时，他可能在过去的一位品行高尚的统治者身上发现了他那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他说这样的统治者已不复存在）。他说：“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自己能够从容安静而使天下太平的人大概只有舜吧？他干了什么呢？只是庄严端正地南面而坐罢了。）除此之外，在孔子限制

性意识中也可见到那个“--”。

五、孔子的限制性意识

到目前为止，我们似乎已经把孔子的哲学描述成了一种自称完善的知识，似乎感到事事都可以并将要建立在确定性的关系上。这样的孔子形象是不准确的。

A. 孔子从不认为自己具有完善的知识，也不认为有这样的知识存在。“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这就是智慧呀！）

B. 孔子注意到了世间邪恶。这种世间的邪恶根植于对人性修养的荒废，因此，他痛惜地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对品德不去修养，对学问不去讲习，听到义的道理不能改变自己的想法按义的要求去做，有了不善的事不能改正，这些正是我所忧虑的。）有时他感叹再也无法找到一个真正的人。“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令人失望啊，我没有见过一个能够看到自己的错误而能自省、自责的人。）他也无处发现因爱仁慈、恨残忍而值得信赖的人。“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我没有见过能象爱好女色那样爱好德行的人。）他周游列国，

试图寻找一个真正的统治者，但没能如愿。他没见到圣人，甚至也没见到令人满意的君子和百折不回的人。

但是，孔子并没有把世界看成是邪恶的世界，只是时代腐化了。这样的现象在孔子之前就已经发生了，因此，他叹道，真理在我们的时代不会发出光辉。

C、有关结局性的概念从不是他的主要话题。他对探讨结局缺乏信心，因而很少谈到幸福、命运、贞德。他总是回避死亡、自然及世界秩序等问题。这并不是他缄默不言（“我无隐乎尔”——我毫不隐瞒），而是因为这些问题本身就决定了这样的答复。人们往往受不良动机（如好奇心、渴望超越现实中的必然性及逃避生活等）的驱使才提出结局性问题。孔子不仅不愿满足这类动机，更重要的是，如想客观地阐明这些确切说来不会成为客体的概念是办不到的。因此，孔子反对对一切形而上学的问题的直接论述。虽然这种态度可说成是不可知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对那些不知道的概念漠不关心，只是出于敬畏而不愿把某种迹象虚传为知识或失于言词而已。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人们都很难见到孔子因冲动而对无边无知的概念对伟大玄学家研究的问题发表什么见解，但是我们确实又看到他在虔敬地遵守礼仪时使用了这类结局性概念，在他的警言中也存在这类结局性概念。无需赘言，在复杂的情况下，

这类概念成了他的解脱之词。

孔子继承了传统的宗教观。他不怀疑鬼神和前兆的存在。他认为祖先的祭祀和禘祭^①是完美的现实。但是对于这些问题他却保持缄默、从不迷信。

“子不语怪、力、乱、神。”（孔子不讲怪异、强力、叛乱、神道）“非其鬼不祭，谄也。”（不是你该祭的鬼神，你却去祭它，这就是谄媚）在问到事鬼神的祭祀时，他说：“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还没有能奉事人，怎么能奉事鬼呢？）当问到何为聪明时，他说：“务民之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把心力专一地放在治理百姓所该做的事上，对鬼神敬而远之，可以说是聪明了。）这些话都模棱两可。一个人对鬼神究竟是应该敬而远之，还是尽可能地不予理睬呢？他无疑是虔诚地遵守祭祀的；禘祭意义重大，但我不知道它是怎么回事。

“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知道这种规定的人，对于治理天下，就象把东西放在手掌上一样容易！）说话间，他指了指自己的手掌。

孔子也谈到天。他说：“唯天为大。”（只有天最高大）“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四时照样运行，万物照样生长，天何曾说了什么呢？）富贵在天，天能摧毁万物。这种天(Heaven)是非

^① 禘祭，周朝时天子和诸侯祭祖的大祭。祭祖时先祭始祖，第一次献酒后，再依尊卑亲疏的次序祭祀历代祖先。孔子主张礼治，认为根本追远，意义没有比禘祭更深的了。——译注

不格的，它的中文名字是“天”，只有一次被称作“上帝”。命运也是非人格的，它是天赐的，是天意（“命”或“天命”）。“命也”是他的惯用语之一。

孔子很少谈论祈祷。他不是以哀求的方式作祈祷者，更不是魔法祈祷者。他认为，他的整个生活就是在实现着祈祷者所期待的东西。一位九世纪的日本儒学家所说的话就体现了孔子的思想：“只要你真心地追求真理，就不必祈祷，上帝会保佑你的。”

“死生有命”，“自古皆有死。”这些警句表明孔子确实接受了死，不必为死伤感，它并不具有什么本质上的意义。其实，他也为未老先死者而悲叹，他说：“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实者有矣夫！”（庄稼生长了却不吐穗开花的情形是有的，吐穗开花了却不凝浆结实的也是有的。）但是，“朝闻道，夕死可矣。”（早晨得知了道，当天晚上就死去，也可以无恨了。）死并不可怕，“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快要死的鸟发出悲哀的叫声，而人在临死的当头，言语也显得和善。）如询问死是怎么回事则毫无意义，“未知生，焉知死？”（生的道理还没有弄明白，怎么能够懂得死呢？）

但是，当有人问到死者是否知道世人给他们的祭品时，他答道，这方面的知识是与我们无关的。他

根据答复可能造成的后果，对答复进行了实际斟酌，结果认为找不出最佳的答复。如果说知道，他担心孝子会为死者花费钱财；如果说不知道，他又担心不孝之子不给死者尽义务。

六、孔子的性格

我们来了解一下孔子对自己的看法及其弟子对这位老师的评价。

孔子意识到了自己的天职。在当时道德败坏的年代，他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①其如予何？”（周文王死了以后，周代的礼乐制度、文化遗产不都保存在我这里吗？天要是消灭这种文化，那也不会掌握它了；天既然没有消灭它，匡人又能把我怎么样呢？）

他尽管知道自己的天职，但仍很谦虚。毫无疑问，他相信自己在学识上能与他人抗衡，但是他承认自己不能象君子那样寓知识于行动中。“抑为之不知，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不厌其烦地向圣人、君子的目标追求，不知疲倦的教育别人，只可以这样说说我吧。）

① 匡人，匡，地名，在今河南省长垣县西南。孔子自卫去陈时经过此地，受当地人所困。——译注。

他的弟子们经常批评他。他去拜访南子夫人^①时，弟子不高兴，他发誓道：“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我如做了不正当的事，让天厌弃我吧！）他违背了誓言，为此他辩护说，他的誓言是逼出来的。

当弟子用颇为极端的措词来描述这位老师的沮丧之态时，孔子赞同地说：“而谓似丧家之狗，然哉！然哉！”（象丧家之狗，你说对了，你说对了！）一位国王向弟子询问孔子的为人，后来孔子对那个弟子说：“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你怎么不这样说，他这个人发愤用功，连吃饭也忘了，快乐得把一切忧虑都忘了，连自己快要老了都不知道。）

孔子意识到了自己在事业上的失败。身处劣境之时，他问弟子：“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难道是我的生活道路走错了吗？为什么这么多的不幸都降临到我头上呢？）第一个弟子认为，人们不相信他，是因为他还没有获得真正的仁；人们不照他说的去做，是因为他还没有获得真正的智。但孔子答说：古代仁者和智者都是以不幸告终。很清楚，仁善不一定被报以信任，智慧也不一定被报以顺从。第二个弟子认为，老师的理论太伟大，以致世人不能接受，必须使它通俗化一些才好。对此，孔子说，能干的庄稼人会播种却不能保证丰收，君子能改变

①：南子夫人：卫灵公夫人，有淫乱的行为。——译注

理论却不能使它迎合大众，一味追求迎合大众是目光短浅之举。第三个弟子回答说：“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您的理论非常伟大，所以世人不能理解它。但是，您不断将它付诸实践，即使不被世人理解又有什么关系呢？不被理解，然后君子也就出了名。）孔子听后笑了。

孔子并不总是默默地接受自己的失败，而是对自己的失败进行审查和说明。他的态度不能在事先确定，也不始终如一。

他感叹说：“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焉，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君子痛苦的是默默无闻而不被人传颂。我的理想不能实现，那怎样才能让后代知道我呢？）“莫知我也夫！”（没有人知道我呀！）可他很快又安慰自己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不怨恨天，不责备人，从下面学习而通达到上面。知道我的，只有天吧？）

他满足于自己的命。“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学了，然后按一定的时间去实习它，不也高兴吗？有志同道合的人从远处来，不也快乐吗？别人不了解自己而并不恼怒，不也就是有德的君子吗？）“不患人之不己知，患其不能也。”（不担心别人不了解自己，只怕自己无能呀。）

一位愚人向孔子大声喊到：放弃你那徒劳的追求吧！当今想为国家效劳者等于自跳火炕。老子对孔子说：“聪明深察而近于死者，好议人者也。”（聪明且有眼力的人容易死去，是由于他们喜欢评议别人。）但是，孔子却坚持不懈地帮助人们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成功与否并不是主要的。仁就意味着对社会承担自己的责任。“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志士仁人不因贪生怕死而损害仁德，而是勇于牺牲来成全仁德。）

他的根本态度是相机而动。“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国家政治清明，就出来做官；否则，就把自己的主张收藏起来。）

更重要的是，人最了解的莫过于他自己的心。好运或恶运不能衡量一个人的价值。邪恶并不总是坏的，它可成为“试金石”。失望也不必过头，就是在极端困苦之时，希望也仍然存在。人可以在逆境中奋起，以达到最完美的境界。

在孔子活着的时候，他的学说并没有产生他所期待的对社会的影响，即使在他死后，他的所作所为也事与愿违，就如他生前一样没被人所理解，因为他的著作只有经修饰才会于世有益。这就使得这项工作显得格外重要——我们应该在众多的修饰本中去发现孔子思想那没有完全消失的原始本质，并把它作为一种标准保留下来。通过研究那些最有意义、最有特色的有效言论，我们就可以大胆地描述

出真正的孔子形象。如果我们只重视那些可能源于后学者的平庸之言，武断之论，那么这一形象就会消失。在精心选择和整理了孔子的言论以及有关他的传说之后所得到的孔子形象就比较真实，否则，这一形象就不会存在。

孔子并没有避开世人而只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他没有设计出任何经济制度、法律制度和特殊的政府形式。他热心于只能间接扶植而不是凭借意志力直接即可促成的事物，热心于一切事物所依赖的某种带有根本性的东西，诸如德治国家中所有人的精神状态以及个人的内心修养。他没有什么宗教体验，没有天启观念，没有所谓灵魂转世的思想，他不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孔子也不是一个理性主义者，他的思想为一种社会观点所指导，他认为这种社会观点的实现更使得人成为人。他的热情是为了世间的美好，秩序、真理和幸福，所有这些东西有着固有的基础，不会因为暂时的失败和死亡而失去其意义。

孔子注意自己的思想在世界上运用的可能性及限制，这就是他中庸适度的观点。他谨慎而有节制，但是他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害怕而是责任心在起作用。他尽一切可能去回避疑点和危险。为求得知识，他广泛倾听人们的意见。他孜孜不倦地钻研古文化。在他的言论中，他很少禁止人们学习古文化。他指出，人要想成为人就要不断地探求古文化。他

遵循中庸之道，相机而动。他这么做的动机不是为了谋取一官半职，而是想成为真正的君子。

孔子的性格使我们感到他和蔼、开放和自然。他反对对他个人的一切神化，他生活在民众之中，他是一个人，但不是一个完人。

孔子做了些什么呢？他不象老子，他认为自己的责任在于改善人类环境，这种思想鼓励着他去参与世间事务。他创办了一所学校以培养未来的“士”^①，他还编辑了古典作品。更为重要的是，孔子是第一位在广度和深度方面开拓了人类理性的伟人，并且是至今还活在人民心中的人。

七、孔子和他的对手

孔子与人论争，人们也为他而互相论战。这些论战一开始似乎是为了反对对方的无能和嫉妒，可是不久便成为孔子和老子之间更为深刻的在根本倾向性上的论战。

A. 与孔子争辩的论敌是那些人，他们认为世界已开始腐败，而他们自己在这个腐败的世界随机应

^① 士，西周、春秋时最低一级贵族。初为保卫国家的武士。春秋时多为卿大夫的家臣，是政治上有才能且可进可退的官僚。他们作用重大但地位不高。孔门弟子多属于这一阶层。“士”后来成为知识分子的专称。——译注

变，他们是那些为赞成或反对某种事业而诡辩、混淆是非真假标准的诡辩家。

孔子任职期间，杀死了一个于国有害的贵族。他为此辩解说，比偷盗更为有害的罪恶是犯上加奸诈、说谎加好辩、专记丑闻并广结人怨、顺从非理并巧于掩饰。这个贵族集这些罪恶于一身，“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论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小人成群，斯足忧矣！”（所以，他行之所至便聚集群众结党集社，他的言论足以文饰邪淫而混淆视听，他的固执足以反是为非并自足其说。……小人一成群结伙，就足以使人担忧！）

孔子也受到诸多方面的批评。时人认为他的学说一般人穷其一生都难以掌握，百姓也无法运用他的思想；他不善于施政，也不会做实际工作；他那考究的葬礼会使国贫家穷；他只是个学究，周游列国，施与忠告，过着寄生虫式的生活；他傲慢自大，试图让百姓衣着华丽、矫揉造作。

B. 从传说中，我们了解到了年轻时的孔子会见长者老子的情景。老子不赞成孔子四处筹划、施与忠告和苦心研究等活动。书本也值得怀疑，它们只不过是先哲们的足迹。先哲们留下的是足迹，而今人则只会谈论。后人记下了老子对孔子说过的这些话：“子之所言，犹迹也。”（你所说的东西也不过是古人的存迹而已。）“君子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然君之所读者，古

人之糟粕已夫！”①（你读的书只不过是古人思想中的糟粕……一切值得传与后世的都随古人一道死去了，而你现在读的只是剩下的糟粕罢了。）

老子认为最主要的是基本知识，他谴责孔子对“道”一无所知。他宣称，孔子是被绝对的伦理所迷惑。爱“道”的人才能获得正义和仁爱，而正义和仁爱本身却是虚无。当孔子提出要“兼爱无私”时，老子敏锐地回答道：

“夫兼爱，不亦迂乎！无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无失其牧乎？则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兽固有群矣，树木固有立矣。夫子放德而行，循道而趋，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义？……夫仁义惛然乃愤吾心，乱莫大矣……夫鹄不日浴而白。”

（谈论博爱，岂不太迂腐吗！先生想让天下人不要失去了养育吗？那你要知道天地原本是常在的，日月原本是光明的，星辰原本是罗列的，禽兽原本是成群的，树木原本是成长的。这样，你便会知道依德而行，循道去做，就是最好的了，又何必为宣扬仁义而疲于奔命呢？……仁义毒害并扰乱人心，再没有比这更大的祸乱……白鹤不是靠天天洗澡来保持洁白。）

① 此句见于《庄子·天道篇》，为一名为轮扁的木匠对齐桓公说的话。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未能找到作者所用的老子的确凿原话。请读者细辨。——译注

“道”只揭示于无为之中，其余的一切都不过浮于表面。没有“道”作为基础的纯道德是有悖于人性的。但只要自然纯朴的“道”的世界不消失，礼就会在和谐中产生，善也将在运动中确立。

“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大道废弃，才提倡仁义；智巧出现，才产生诈伪。）在“道”的源泉干涸后，人们便采用仁慈和正义等权宜之计，但这是徒劳的。这正如鱼的情况一样，“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洵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泉水干了，鱼就一同困在陆地上，用湿气互相呼吸，用口沫互相湿润，倒不如在江湖中自由而独立地遨游。）对于人来说，正确的方法就是生活于道之中，无技无能，无拘无束，无思无虑和无知善恶。“古之为道者，非以明民也，将以愚之。”（古代善于为道的人，不是教人民精明，而是使人民淳朴。）

老子被认为是孔子的一个真正的对手，但后来的儒道之争掩盖了这些传说中的对话。后来的这些敌对团体都与他们的鼻祖相隔甚远。道教徒逃避现实，是禁欲主义者、邪术家、炼金术家、长寿者、妖术士和骗子。儒家是现实中人，是使自己适应社会的政治家，是因循守旧者，他们追求私利并渴望得到权力。

通过对这两位伟大哲人的事迹和主要思想的研究，我们发现一方面两人确实对立，另一方面两人

又互为条件，成为一体。儒家的狭隘不应该归于孔子。人们常常认为老子把“道”置于善恶之上，而孔子则使“道”伦理化了；但更准确地说，应该是孔子在致力于以善恶知识创造社会秩序这一世间事务的时候，丝毫没有触动善恶之外的领域。他认为社会不是一成不变的。对他来说，周围世界是背景，而不是研究的主题，人们因恐惧才涉及它，而不把它看作当务之急。他们两人的本质区别在于老子想直接实现“道”，而孔子却借人类秩序的迂回来实现“道”，所以这种区别就是同一基本思想的不同实践结果。

老子置于一切之上的“道”就是孔子的“一”。老子埋头研究“道”，而孔子在涉及世间万物时则让自己受敬畏的“一”所左右。有时，孔子也表露出隐世避俗的思想，表露出无为而治的心态，以便维持良好的社会秩序。尽管两位哲人观点对立，但是他们的出发点是一致的。这两位历史巨人都拥有的这种统一不是体现于两种系统的哲学体系之中，而是体现于思想启蒙的中国人的生活知识之中。

八、影 响

在当时，孔子只是诸多哲人中的一员，在事业上，他也不是最为成功的。但是，他创立了儒家学

派。儒家学派在其产生到1911年清王朝覆没的两千余年中，一直统治着中国的思想界。

儒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1. 孔子死后，孟子（前372年—前289年）和荀子（前310年—前230年）成功地发展了传统学说，并对儒学原理进行了整理。于是，孔子思想变得更抽象、更正规、更有系统性。《大学》和《中庸》最精彩、最明确地阐述了孔子思想。《论语》中的警句更接近孔子思想。其中的一部分可能就是孔子亲口所说，这些警句短小精悍，断不成篇，释义较多。它们是尚未成熟的思想，就如前述苏格拉底的某些观点一样，自身虽完整，但也为后人发展它们提供了众多的可能性。一旦将这些观点系统化之后，思想内容虽丰富了，但是本源的完整性已不复存在。越接近研究孔子的儒家作品，其中的孔子形象就越清晰，同时也更具有局限性。儒学是一次文化运动，它是由那些带有政治抱负的文学家们兴起并发展的。秦始皇试图消灭儒学，他焚书坑儒，竭尽全力禁锢传统思想。这个伟大的暴君死后（前210年），国内爆发了激烈的内战，王朝被推翻，但是秦始皇的业绩依然存在，他实现了古代封建制国家向中央集权制的官僚政治的转化。

2. 令人吃惊的事发生了，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时，儒学又与前朝暴君所创立的新官僚政权结合起来。由于新形势和新目标的需要，源于

孔子思想的国家政权这个概念在某种程度上又得到了新发展。而这些形势与目标与孔子所生活的时代显然是不同的。孔子只了解封建国家，对其它形式的政权一无所知。为了适应新的政权，儒学要求有一个新的知识体系，学者们便为官僚政权效劳。他们或多或少是为了本阶级的利益，凭借想象把儒学发展成了奉为正统的学说。这一学说成了培养官员的知识体系。儒家学校成了国立学校，用以反复灌输执政方法并使国家神圣化。

3. 宋朝(960年—1276年)时，儒学得到了多方面的发展，尤其是在玄学和自然哲学方面显著。正统教条建立在孟子所奠定的基础之上。清朝(1644—1911年)时期，正统儒学得到进一步强化，发展成为独断形式下的最完美形态。这一文化结晶大大确立了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长期以来，欧洲人有一个信条，认为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家一直在简单地重复着过去，它是始终如一的；后来，欧洲的汉学家们揭示了中国历史的本来面目，欧洲人的这种看法才有了改变。

于是，儒学和基督教、佛教一样，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多次更新。待官方和百姓都接受了儒学时，它已并非孔子本人的思想了。儒学的历史是斗争史，在精神领域里这种斗争是为了确立有文化的特权阶层的统治地位。伟大的艺术、文学和哲学运动标志着中国文化史的发展，这些运动大都不

得不冲破儒学的束缚，不过，这些文化上的运动与儒学的对立并不总是被自觉地意识到的。每当文化衰落之时，人们总是要求助于儒学，就象西方人求助于天主教一样。儒学也有它的顶峰时期，正如天主教有圣者托马斯·阿奎那^①一样，儒学有朱熹（1131年～1200年）。

每一次人们情绪上的过于冲动，都会给儒学自身带来危险。儒家思想长达数世纪的退化使得众多的观察者颇为错误地去寻根。他们认为：孔子思想是“反动的”；它使过去绝对化；它固守、僵化；它不着眼未来，因而抹杀了一切具有创造性、具有生命力的进步的力量。

就孔子而言，以上的这种见解，可用孔子的警句予以驳倒。孔子的这些警句，我们在本书中已反复强调过，并被置于本书的各个部分。很多儒家子弟也不赞成以上的对儒学的批评。但是，就一般的儒学来说，以上的这种见解可通过数世纪的退化得到证明，其根据如下：

1. 不可知的“一”的观念变成了对玄学的漠不关心。孔子之所以不去思考绝对概念、拒绝祈求帮助是因为周围的确定性促使他去思考现实世界的人类。他默默地接受死亡，对无法知道的东西，他不

^① 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5——1271)欧洲中世纪经院哲学的最大代表，对后世影响极大。
——译注

去探求，只是保持缄默。但是，一旦孔子不能确信时，怀疑则盛行起来，迷信之风也不可控制。不可知论留下的空白，儒学设法以卑俗的巫求或虚幻的期待予以填补。

2. 孔子对仁慈质朴而热烈的追求变成了功利主义思潮，结果便出现了剥夺人类独立价值的迂腐的实用主义。

3. 礼和左右礼的力量之间的对立所隐含的自由风尚转变成了对礼的教条化。礼如不以仁和“一”为基础，就只成了外部行为的规则。孔子认为礼是温和的力量，而后来礼则变成了固定不变的形式——由高压政权所实施的法律。礼构成了美德和法则的复杂体系，缠绕并禁锢着一切人际关系。

4. 开明的思想变成了教条的理论。譬如，人们已开始争论这样的问题——人的本性是善还是恶；接受礼的训练是使人从善还是仅恢复人的真正的本性；等等。孔子当时没有看到这些可能性。他认为，除了不可改变的圣人和愚人之外，其他人都可以自由地发展自己的潜能，实践会决定他们的发展。但是现在理论上的争论十分激烈。对孔子来说，这样的争论毫无意义，最终除某种可能性占先外不会有什么结果。

5. 认识这一内心活动退化成了机械刻板的学习。书吏阶层出现了，他们区分自己的标准不是以人性品格而是以形式化的学问，他们以系统化的考

试来保持自己的荣誉。孔子认为，古文化是每个人都必须独自去探求的标准文化，但正如儒学的变化一样，这种见解的含义最终变成了学习古书——学者的杰作。学生们不是消化古文化而是学会了模仿。学校教育导致了与整个生活毫无联系的正统教条的产生。

但是，尽管这一温化过程在中国历史上有着广泛的影响，然而它不可能完全掩盖住其本源。孔子本人仍然活在人们心中，他在整个儒学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人们总是把眼光转向他这位伟大的权威。据说孔子的弟子们虽然自由评价他的所作所为，但却始终把他看作赖以生存的日月。根据古人的祭礼，人们在他的墓前献祭，后来在那里建立起了一座庙宇。早在公元前二世纪末，历史学家司马迁就写下了这样的瞻仰孔子墓的情景：“余只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于贤人众矣，当时则荣，没则已焉。孔子布衣，传十余世，学者宗之。自天子王侯，中国言六艺者折中于夫子，可谓至圣矣！”（我满怀崇敬的心情徘徊墓前，难以离开。世上曾有很多君主以及能人在生前名声显赫，死后却一切皆无。孔子虽然是普通人，可他的学说已被传袭了十代之久，学子们都以他为师。从王侯将相到官吏工匠都以他的言论作为决策、行动的指南，真可说是至圣啊！）这以后，中国各地纷纷建造起孔庙。二十

世纪初，孔子被明确地称作神而受到敬仰。这是一个重大发展，它最终使孔子这个只想成为人并认为自己不是圣人的人变成为神。

耶 稣



我们无法找到确凿的历史证据来描述耶稣形象。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透过种种传说，明显体验到他的存在。我们要是不愿相信残缺不全的传说，要是不敢出错，那么就只能去进行批判性的考查，而这种考查会使一切真实性都荡然无存。我们必须将自己心目中的耶稣形象和学术成果结合起来，要尽量收集那些值得信赖、可能性较大或纯属可能性的资料，并对这些资料进行整理、综合，从而得出耶稣的形象。这样的形象要以我们与作为普通人的耶稣之间的人际关系为基础。我们要尽可能地透过模糊的表象分辨出他的真实形象，了解他是何人，领悟他的言行。

一、启 示

对耶稣我们了解最多的就是他的启示：天国的来临；为迎接天国的来临人该做些什么；借助信仰拯救。

A. 世界的末日和天国。耶稣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就是推测世界的末日即将来临，这被看作为一场灾难。“因为那时的灾难是创世纪以来所未曾有过的……将来也不再有；”“……太阳会黯然失色，月亮也发不出光辉，星星会从天空坠落。”

这里，耶稣采用的只是当时流行的形容世界末

日的概念，但是他却十分认真。世界末日即将来临。

“实话告诉你们，这一代还没有去世之前，这一切都要发生。”“实话告诉你们，有些人在死之前将目睹人子降临。”在派信徒去宣告这一迫在眉睫的事情时，耶稣说道：“你们还没有走遍以色列的城市，人类之子就要来临。”与当时众多天启布道者不同，耶稣几乎不谈论世界末日所带来的恐惧。世界末日通常被认为是在遥远的将来，而他却认为就在眼前，他相信说明这一点是对世人关心备至。面对这一末日，其它一切都显得黯然失色，无足轻重。无论我们做些什么都只能依末日赋予其意义。

这种意义是可能的，因为世界末日所带来的不是虚无，而是带来了天国。天国标志着上帝独立统治的新纪元。这个新纪元最终总要实现，它不是人为的结果，完全由神所带给人类的。世界已无足轻重，天国快实现了，并将荣耀人间。因此喜讯传来：“穷人在世俗社会受苦，在天国将得到幸福。”“弱民们，不要害怕，因为圣父非常乐意赐予你们天国。”祈祷者们：“你们的天国快实现了。”所以说世界末日不仅是凶兆——世界的毁灭，而且是一种希望：上帝之国的实现。人们既恐惧又喜悦，两种心情交织在一起。

世界的末日和天国的实现是宇宙间的事件。它们不是世间的事件，不可能导致一个新世界的诞生；而是标志世界消失的事件，是干预人类的历史

进程，致使人类历史的中断。上帝之国既不是世界，也不是人类历史的一个过程，也不是这个世界的来世，它是某种完全不同的境界。

天国的喜讯既难懂又含糊。天国快要实现了，但又已经在眼前；将来有待完成的事已在这个世界上实现。这种思想是以芥菜种作为比喻加以表达的，芥菜种是最小的种子，但是由它长出的树却最大，天国的情形就是这样。下面这句话尤其体现了这种思想：“瞧，天国存于你的心中。”这就是说，天国的预兆——耶稣、他的人格、他的行为、他的启示——存于你的心中。因此，已经出现的现象不是天国，而是天国的预兆——天国临近的预兆。耶稣在回答圣徒约翰^①的问题时指的就是这些征兆，约翰问：“你就是那位将要来到的人吗？”耶稣不置可否，他说：“盲人目明，跛足的行走，患麻风病的洁净，聋子耳聪，死者复活，穷人听到福音。”耶稣还说：“如果我按上帝的精神驱赶魔鬼，那么就证明上帝已经在你们当中掌权了。”

耶稣的行为——一切创造奇迹者的行为，他对

① 约翰(希腊文'Iōānnes)，基督教《圣经》故事人物，耶稣十二使徒之一，为耶稣所特宠。耶稣死前在进最后晚餐时，他枕首于耶稣胸前；耶稣被钉十字架时，他曾侍于十字架旁，接受耶稣临终嘱托。据传，后曾被派往撒玛利亚给信徒行按手礼，并在以弗所传教，老死于以弗所。传说《新约圣经》中的《约翰福音》、《约翰书信》和《启示录》等书均出于他之手。——译注。

罪恶之人、流浪汉及娼妓的态度，他那震撼听众灵魂的话语，这些都是征兆和先例。他的意图不是完善这个世界，不是改革人类及其制度，而是向所有听众表明上帝之国即将来临。

他生活在“两个纪元”——世界的消亡和上帝之国的诞生——之间的短暂的过渡时期。

耶稣预言将要发生的事。但这不是仅仅向无聊的大众提供信息。他的启示告诉人们：此时此刻，他们面临着一次抉择。这种启示就是：“这个时代已经到了尽头，上帝之国近在眼前，忏悔吧！相信福音吧！”“忏悔、赎罪”之时，就问答了这些问题：倘若世界末日临近，我们该怎么办？什么才是有意义的？

天国并不意味着人人至福。每个人都面临着在灾难来临之时他将会成为什么的问题。因为世界末日也是一次判决，人要么被上帝接去，要么被遗弃。

“两个人在田里工作，一个要被接去，另一个留在那里。”

世界末日和最后的审判不是指现在，但是，它随时可能出现。它们会突然来到，或快如由东向西的闪电，或悄如夜间的窃贼，或静如回家面仆人却不知的主人。“但是，那要临到的日子和时间，没有人知道，天上的天使也不知道，只有上帝知道。”

耶稣叮嘱那些曾被警告留神的人说：“留神啦，因为你不知道主人何时回来……唯恐他突然回来发

现你在睡觉。”留神——等待，因为人不能为天国的来临有所作为。天国会自己来临，只受上帝的意志控制。庄稼汉等待收获，人类等待天国的来临。他吩咐人们去宣告这一消息，宣告灾难和喜讯，宣告大众可以得救。

B. 风尚。在告诉人们如何行事时，耶稣不是在宣布过于自信的、用以完善人类现存的社会结构和社会秩序的伦理体系，相反，伦理训导的正确性只由上帝的意愿证明，而上帝已将这些训导确定为天国和末日的征兆。

世间的一切都失去了它们本身的重要性。“世界只是一座桥梁，走过去，不要在上面建造房屋。”世界确实由上帝创造，它本身不应该遭到指责。耶稣热爱自然，就象在他之后出现的阿西西的法兰西斯^①的行为那样。他承认人类社会的秩序并坚持其条例的有效性。婚约是牢不可破的：“由上帝所配合起来的夫妻不可分开。”人们也不该反叛当局：“属于凯撒的归还给凯撒，属于上帝的归还给上帝。”但是，在天国的光辉照耀下，世间的一切都化为乌有，家庭关系，法律和文化都失去意义。他的母亲和兄弟在等着他，可那是徒然的：“因为凡实行天

① 法兰西斯(Francesco d' Assisi, 1181—1226)又译“方泽各”，法兰西斯会创始人，生于意大利阿西西(Assisi)。——译注

父旨意的就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亲了。”财产是一种障碍。年轻人得知了自己所要遵守的上帝的诫命而还没跟上上帝时，耶稣建议他卖掉所有的产业，把钱捐给穷人。

世上的一切都不能持久。“你们当中又有谁能够借着忧虑多活几天呢？”而且“今天的忧虑已够今天担当的了。”“世界不值得我们留恋。”“不要为了生活上所需要的饮食忧虑。”只有天国里的存在才是重要的；“不要为自己在地上积蓄财宝，因为蛀虫和锈蚀会使财宝腐烂变质……要为自己在天国积蓄财宝。”

重要的事是什么呢？人人都面临着可怕的选择：是被接纳到天国去还是被遗弃。存在的有上帝和魔王、天使和恶魔以及善和恶。对每个人来说，一切都赖于他的选择。他将成为什么？人人都得作出这种非此即彼的抉择：“假如你的左手使你失足，把它砍下来，扔掉；损失某一个肢体比整个身体下地狱要好得多。”“没有人能够伺候两个主人……你们不可能同时做上帝的忠仆，又做金钱的奴仆。”不存在折衷、妥协，只存在整体或虚无。剩下的规则只有一条：服从上帝，继而进入永久的上帝之国。

服从上帝是耶稣这个犹太人的性格，也一直是其他犹太人的性格。但是形式上的、依赖性的服从既定原则是不够的。本质上的服从涉及人的整个身

心，正如耶利米书^①上所说，上帝是在人的心上写下他的规则的。

但是，什么是上帝的意愿呢？我们在思维方面已习惯于有限的理性原则，总希望有教训、规则作为指南。理性也许会满不在乎地问上帝：你的意愿是什么？在听到耶稣称之为上帝的意愿的戒律时，我们会为它们的极端性而吃惊不已：这些戒律需要的是世上不可能实现的东西。但是它们说明了在天国里能够成为现实的东西：“你们要完美，正象你们的天父是完美的一样。”它是说给这个人听的，这个人只知道上帝和他的邻居，好象他的眼中没有世界，好象矛盾的现实世界根本就不存在。这些戒律表现为：人的生活环境不再是有限的，人不再有改造世界、完善世界的任务。它们是圣人的戒律，是天国的公民的戒律：“但是我告诉你们：不要向欺负你们的人报复。假如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让他打吧！假如有人拉你上法庭，控告你，要你的内衣，连外衣也给他吧！……有人向你要东西，就给他；有人向你借些什么，就借给他。”

最重要的是，它们不是关于表面行为的戒律，它们已渗透到比一切行为都重要的心灵深处。心灵必须纯洁。即使邪恶隐藏于心灵的深处，也应和表面

^① 耶利米书，《旧约圣经》中的一卷，属“先知书”。共52章，除部分片段外，据传为先知耶利米所述，并由他助手巴录传下（约在前626至585年之间）。主要记述耶路撒冷被毁，巴比伦死亡，以色列民族复兴的预言，以及耶利米本人生活的回忆。——译注

行为一样遭到谴责。“看见妇女就生邪念的，在心里就已经跟她犯奸淫了。”

耶稣需要的是人的存在的一种方式，而不是由存在方式所决定的表面行为。他需要的是一切意志的源泉本身，而不是靠人的意志去做的事情。只要这个源泉一出现，世上的一切力量都不能遮住它的光辉。“从人嘴里进去的东西不会使人不洁静；从人嘴里出来的，才会使人不洁净。”

上帝的意愿就是天国的生活——我们要生活得象在天国里一样，于是世上的生活就成了天国的征兆，事实上也就接近了天国的生活。

耶稣的性格不应该被看成是世间行为的系统戒律。有条戒律完全是源自天国的思想，耶稣以圣经文体说明了这条戒律：你爱君主应如爱上帝……爱他人应如爱自己。而古犹太教有这样一些戒律：“你爱君主应如爱上帝，以全部的心志，情感和理智去爱。”“你爱邻居应如爱自己。”“君主除了要求我们公正行事，仁慈宽恕以及虔诚的信奉上帝之外，对我们还有什么要求呢？”因此耶稣没有说出什么新的教义。布道中，当他对传统戒律有异议时，他从未说过“但是我对你说……”这样的开场白。他把体现在爱的真谛之中的传统戒律带进了天国，而这种爱的真谛是天国来临的征兆。

和上帝神秘结合、超脱世俗而独立生活、和上帝融为一体，这些都不是爱。独自一人在天国里没

有位置，他必须和邻人一道走向天国。爱上帝的人则爱邻人。因此，世上的生活借助于爱而日臻完善，爱是天国的征兆。

上帝对人的爱和人对于邻人的爱是不可分割的。我们只有在相爱的时候才能了解上帝的爱。上帝的爱创造了我们之间的爱。我们如不相爱则要被遗弃。

爱只有在已成为无私的爱且不受世俗影响的时候，才是真正天国之爱。这种爱是无限的、绝对的。因此耶稣的新戒律不同于《旧约全书》^①，它要人们爱仇敌、以善报恶。“要爱你们的仇敌，并且为那些迫害你们的人祷告，为憎恨你们的人行善，为虐待你们的人祷告。”

这种爱不是没有爱的对象的一般情感，而是爱我的邻人。可谁是我的邻人呢？不是亲属，不是某方面的知名学者，而是在时空上都与我接近的人，是需要我的人。这一点可通过善良的撒玛利亚^②人

① 旧约全书，旧约圣经装订成册时所使用的名称。基督教圣经的第一部分，包括《律法书》、《先知书》、《圣录》三部分。它是继承犹太教的《圣经》。因书中讲述上帝和犹太民族在西奈山订下盟约，故名“约书”。基督教继承这一说法，但认为耶稣基督以他的流血受死，使得上帝与人之间建立了新约，故称从犹太教承受下来的《圣经》为《旧约圣经》。——译注。

② 撒玛利亚，古代巴勒斯坦城名，以色列王国的首都。据传，以色列王暗利(Omri，约前887年—前875年在位)从撒马族购得此地并建城。后以此城为中心的地区，亦称撒玛利亚。据传在以色列人被掳至巴比伦时，这一地区大部分居民已与其他民族通婚，因而种族混杂。故后不为以色列人所承认，而称他们是“撒玛利亚人”。——译注

的故事说明清楚。一个耶路撒冷人被强盗打得半死，抛在了路边。从他身旁相继走过去一个牧师和一个利米人，可这两人都视而不见，扬长而去。后来，一个在耶路撒冷路遭受歧视的撒玛利亚人看到了这个伤者并给予他同情和照顾。“你认为，对那个被强盗打伤的人来说，这三个人谁把他当作邻人呢？”这种爱杜绝了一切自我夸耀。“你们当中谁是最伟大的，就得做大家的仆人，上帝要把自高的人降得卑微。”它暗含了要无限忠诚于耶稣、听从他的感召：“那爱父母胜于爱我的，不配跟我走；……那业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着我脚步走的，也不配跟从我。

作为天国征兆的这种完美的爱不是意味着遵守法规、实现计划或达到目的。耶稣否认条文主义，可他并不是说要无法无规，而是为了寻找法规的根源，并以此决定法规、完善法规。他承认《旧约全书》中的传统法则，认为它们是不证自明的。原则上他不象圣徒保罗^①那样反对这些法规，不过，他认为遵守既定法规远远比不上信奉上帝的生活重要：“为

① 保罗：(希腊文Paulos)，基督教《圣约》故事人物。据记载，他原名扫罗(希腊文Saulos)，曾是虔诚的犹太教徒，并受派遣前往大马上革搜捕基督徒。但行近大马士革时，忽被强光照射，耶稣在光中告诫于他停止迫害基督徒，自此转而信奉耶稣基督，并改名保罗，并进行过多次远途传教，宣传耶稣。据传《新约圣经》中有十余封书信为他所写，统称《保罗书信》。——译注

了人，才确定安息日^①；不是为了安息日，才创造人。”守安息不能弥补道德过失：“因此，你在祭坛前献供品给上帝的时候，要是想起有兄弟对你不满，你就应该把供物留在祭坛前，立刻去跟他讲和，然后再回来把供物献给上帝。”

墨守法规只能助长虚伪。仅仅依法规生活的人是为了掩盖内心的邪恶。对于那些遵守法规而内心失去信仰的人，耶稣说：“你拒绝了上帝的戒律，也许保持了你自己的习惯。”他警告人们要提防经学教师，他们“喜欢着长袍，招摇过市，喜欢人家在公共场所向他们致敬问安，喜欢会堂里的特别席位”，他们“占寡妇的便宜，吞没她们的财产，然后表演长篇祷告。”

因此，耶稣行动上的自由是天国风尚的本质部分，这种自由不是基于法规，而是基于爱。真正的法规不会被爱所破坏，因为爱只是法规的基础，并将法规限于一定的范围之内。这就解释了耶稣为何做了许多得罪周围人的事情。一次，他出席婚礼宴会，替一个用昂贵的油涂他的脚的妇女辩护道：“她行善于我。”他与娼妓说话，并宽恕有信心的罪人：“因为她爱得很深。”

耶稣没有提出新的道德体系，只是净化了《圣

^① 安息日，犹太教每周一天的“圣日”，规定“圣日”期间停止工作并不举火烧饭，而专事敬拜上帝。后为基督教所承袭。

经》^①中的风尚。他认真对待这一风尚，好象它已实行于天国。他生活着，无视现实世界的后果，他认为世界的末日临近了。

C.信心。启示的结尾是：相信喜讯。要有信心，信心是进入天国的必要条件，是获得拯救的先决条件，它本身就是拯救。

只有信心的人才能见到天国。根据天上的乌云人们便可知道快要下雨，看无花果树上的叶子便可知道夏天即将到来；但是，他们不能看到天国将临的征兆。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信心。真正的征兆，是耶稣本人以及他的行为和启示。只有有信心的人才能见到耶稣，因此，“无论如何不能冒犯我，这样的人才能得到天国的幸福。”

信心是那些已经瞥见天国的人们生命力。有这种信心的人会被赐予令人难以相信的东西：“对

① 圣经，犹太教、基督教的正式经典。(1)犹太教的正式经典，包括《律法书》、《先知书》、《圣录》三个部分。主要内容有关于世界和人类起源的故事传说，犹太民族古代历史的宗教叙述及犹太教的法典、先知书、诗歌、格言等作品。汇集了约公元前1300年至公元前100年间的资料，经过多年、多人的编纂而成，原本大都是希伯来文，后遂被译为希腊文。(2)基督教的经典，包括《旧约圣经》和《新约圣经》。《旧约圣经》即犹太教的《圣经》，从犹太教承受而来，但全书卷数和次序，基督教各派略有不同。《新约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共27卷，包括记载耶稣生平、言行的“福音书”，叙述早期教会情况的《使徒行传》，传为使徒们所写的《书信》和《启示录》。各卷陆续成书于一世纪末至二世纪下半叶，原文为希腊文。——译注

于有信心的人，一切都是可能的。”“无论谁都会对着山岳说，移去山岳，把它扔进大海；但是那些有信心的人并不怀疑所说的，他相信他所说的这些事情能够实现；因此无论如何他都坚持这样说。”耶稣治愈了病人，是因为病人有信心：“你们的信心成全了你们。”耶稣以这种思想治病，也以这种思想消除或影响世上的某些反常现象。只有有信心的人才能体验到它的效果，这就象我们在用药治病和心理治疗中所体验到的效果一样。耶稣还宽恕邪恶，从而创造奇迹。他对瘫痪的病人说：“你的罪已经得到宽恕了。”他这么说，是因为他看到了病人的信心。他治愈他是为了向那些知道他能治病的人们证明，他有宽恕邪恶的权柄。

相信天国的人知道，上帝从不将祈求者拒之门外，即使是人也不会这样对待祈求急切的人。儿子饿了，父亲不会给他石头；法官会把应当属于寡妇的东西判决给她。心地洁净的人祈求上帝，上帝会倾听的：“你们祈求，就得到；寻找，就找到；敲门，就给你们开门。”

但是人应该把这些看作恩赐，接受它们，要知道他不是应该得到它们：“要你做什么，你就去做。我们如果是仆人就不应得到这些，我们所做的是我们份内的事。”

因此，人不能与上帝做什么交易。天父“使太阳照好人，也同样照坏人；降雨给行善的，也给作恶

的”。人不能因推测什么事应该发生而有损于信心。“至于上帝，一切都是可能的。”不管发生了什么事，上帝都知道原因，信徒不能因出乎意料的灾难或难以理解的事件而对上帝有什么报怨。耶稣不是约伯^①。

这样的信心在《我们的天父》一文中是这样解释的。三个阶段是关键：“天国来临”——在天国我们要和上帝的意愿融合，世界要毁灭，痛苦全消失。“每天给我们一块面包”——只有信仰上帝才有可能摆脱世间的忧虑。“宽恕我们的罪恶；不要使我们迷惑”——摆脱罪恶才能进入天国，只有上帝才能使我们摆脱罪恶。

信徒认为上帝就是一切。有限而又短暂的世界只是一种征兆。上帝准许百合花生长在土地上，但是如果他不允许，麻雀也不会落到地上；他也数过了人的头发。尽管征兆和现实交织在一起，可是世上的一切存在都暗示了世界与天国是完全分离的。世界要消失，天国将永存。

信仰是《圣经》中与上帝相关的一个词。它的含义是绝对相信上帝的意愿，“你的意愿要实现”就表达了这样的信心。信仰是确定的，它涉及到上

^① 约伯，《旧约圣经》中的一卷《约伯记》的主人公。据《约伯记》载，约伯曾遭难，其友认为是获罪于上帝所致，约伯反对这一说法。最后上帝证明祸福悉由上帝安排，世人只有奉行上帝旨意。后约伯之友认识错误，上帝倍加赐福于约伯。——译注

帝，涉及到人与上帝的关系，涉及到上帝的爱，正是上帝赋予人类的爱成为人们祈祷的基础。信仰是给整个人生添加咸味的盐，我们不能把信仰看作理所当然的事或某种预谋所诱骗的结果。它不能被自身理解。它很脆弱，一切努力都只能使它变性。它是礼物，而不是财产。“我相信你，上帝！请帮助我获得信心。”

D. 耶稣的交际方式。耶稣所宣传的不是知识，而是信仰。没有信仰的人丝毫不懂得他的意思，而有信仰的人却清楚明了。这一点当时他没有明说，而是以寓言和比喻予以阐明的。有人问起寓言时，他回答说：“关于天国奥秘的知识已经赐给了你们；至于外界的人，他们所听到的一切都借助比喻。”

耶稣传道时，是以具体的术语来表明易懂的概念、阐述明确的戒律的，否则，传道就不可能有效。但是，他那直言不讳的一切言论所表达的总意思都无法从理性的角度进行解释。

耶稣对逻辑上的一致性注意不够。譬如，他说：“那不跟我同道的，就是反对我。”但是，“不反对我们的就是赞同我们。”另外，一方面“不要反对邪恶”，另一方面“我带来的不是和平，而是刀剑。”哪里的一切是征兆，哪里就没有矛盾。他的言论并不代表一种思想体系，而是一种体现于征兆中的启示。

二、生 平

耶稣在加利利^①的拿撒勒城长大，青少年时期一直和他的母亲、四个兄弟和几个姐妹生活在一起。他曾学经商，也许还跟犹太教教士学过《旧约全书》。成年之后，他对圣徒约翰——约旦国的隐士有所耳闻。约翰宣布了天国的来临和上帝的最后宣判，宣布人们要忏悔、要接受洗礼以求上帝赦免他们的罪。耶稣找到约翰，接受洗礼后走进了旷野。在回来的路上他就向群众传道。大约30岁左右，他在犹太教会堂传道，被称为拉比^②。他走遍了加利利，身边聚集了众多的信徒。他宣告世界的末日和天国的来临。大家都知道他是奇迹的创造者，他治愈疾病，驱逐邪恶，唤醒死者。他宣扬一种与世冷漠的生活方式，献身于上帝的意愿和爱的风尚。他的朋友都认为他是疯子。

他的传道生涯大概只有几个月，最多也不过三

① 加利利(希伯来文galilah)，古代巴勒斯坦北部地区的名称。东濒淡水湖加利利海。据《新约圣经》载，耶稣的故乡拿撒勒在其南部境内，并传耶稣的大部分门徒为加利利人。——译注。

② 拉比(希伯来文rabbi)，犹太教负责执行教规、律法并主持宗教仪式者的称谓。意为“老师”。据《新约圣经》所记，犹太人曾多次以“拉比”称耶稣。——译注。

年。有详细记载的，只涉及他临终前的几天，包括受难日（公元30年或33年）在内，主要事件有：耶路撒冷之行，洁净圣殿，最后的晚餐，果园里的感触，被出卖与被捕，议会的审判，彼拉多^①的裁判，钉死于十字架和安葬。

人们不禁要问：耶稣为什么要去耶路撒冷呢？一路上，群众前拥后随，声势浩大。他进入耶路撒冷这一举动非同小可，它使官方想起了以前由其他鼓动者挑起，后被镇压下去的骚乱。可以肯定，耶稣从未想过要把握什么政治权力，但是他的行动表明他想促成某种决意。究竟是什么决意呢？一种理论认为，他预料天国随时都会到来，所以想在犹太人的生活中心耶路撒冷的逾越节^②上宣传福音，以便使更多的灵魂得到拯救。另一种理论认为，由于耶稣失望于世界至今不灭，他如《以赛亚外集》^③所

① 彼拉多，全名本丢·彼拉多(Pontius pilatus, 后一世纪)。罗马帝国驻犹太、撒玛利亚，以土米亚总督(26—36年在任)。据《新约圣经》载，耶稣是由他判决而钉死于十字架的。——译注。

② 逾越节，犹太民族和犹太教重大节日之一，在犹太教历尼散月(公历三、四月间)十四日举行。据《出埃及记》载，摩西率以色列人出埃及时，上帝命令他们宰杀羔羊以涂血门框，使天使击杀埃及人长子时，见有血记的家便越门而过，称为“逾越”，犹太人遂立此节以志纪念。——译注

③ 以赛亚外集《旧约圣经》中的一卷——《以赛亚书》的后22章，因文体和思想都与前面各章有所不同，故名。——译注

记载的已投入了上帝的仆人行列，所以他最终相信上帝需要他殉难于世俗政权之手，只有这样才能迎来天国。有人指出，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他曾大声呼喊：“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什么离异我？”以此发泄他那最后希望的破灭。但是这些都是推测。我们确信无疑的就是，他到达了耶路撒冷并在那里传道，以及一场民间运动在他周围兴起。

耶稣总是三思而行，而不是盲目地走向死亡。在教导门徒时，他提醒他们要留神：“我派遣你们出去，正象把羊送进狼群中一样。你们要象蛇一样机警，象鸽子一样温柔。”更明确地说就是：“不要把神圣的东西丢给狗，不要把珍珠扔给猪，它们会把这些践踏在脚下，再转过头来咬你们。”在周游加利利时，他尽量秘密行事，因为希律党人^①出于害怕，很可能象摧残其他先知那样摧残他。在耶路撒冷他十分谨慎，以避免受到陷害。有些人请他说说纳税的问题，试图借此使他与罗马人或犹太人妥协，对这些人，他指着银币上的像敏捷地答道：

“把凯撒的东西给凯撒，把上帝的东西给上帝。”

白天，他有大众陪伴，当局不敢抓他，于是当局便把行动改在夜里进行。而在夜里，他总是隐而不露，且隐藏的地点不断变换。他似乎没有决定，万一被

① 希律党人，罗马帝国时期巴勒斯坦南部犹太的国王希律王手下的一批死党。希律王以彪悍闻名，曾指使其死党杀害了犹太先知洗礼约翰。——译注

捕该怎么办——是反抗还是不反抗？这一点门徒们也不知道。他要门徒们买刀剑，但被捕时，他却不反抗；当一个门徒舞刀把大祭司的奴仆的一只耳朵削掉时，他也不责备，只是劝他保持冷静。

他在耶路撒冷的行动，完全是公开的。进城的事，很可能有所准备。他依自己在犹太人中所宣布的观点洁净了圣殿。议会议员认为他是犹太祭司政治的反叛者，是亵渎上帝的人；罗马人怀疑他在组织政治暴动。耶稣避免说出自己的身份。据《福音书》记载，他只在临终前说出了下面的一些话。大祭司问他是否是基督，他回答道：“我是。”彼拉多问他：“你是犹太人的王吗？”他回答：“这是你说的。”十字架上的罪状牌写道，他是作为自称的犹太王而被处以死刑的。

如果耶稣不是从事积极活动的政治领袖（如所谓的狂热者）、不希望任何社会改革、不寻求殉难者式的死以证明他的启示；如果他过着信徒式的生活，专等上帝行动而不设法强迫上帝表态；如果他不希望自我夸耀，只求毕生听旨于上帝，那么他的行为就变得难以理解。因为他借助暴力（洁净圣殿，兴起群众运动），结果引起了反对自己的暴力。他所受的苦难是咎由自取。所有这些都表明他有点好战情绪，这一点在他个性的其它方面也表现得十分明显。

耶稣对自己认识模糊。传道中，他很可能已意识到他对自己的形象、所见所求的理解和别人的认

识之间存在着一段距离。群众热衷于跟从他，旅途中他们需要他。他没有制止群众跟从他、把他抬举到超出自己的应有的高度。但是，他自我形象的发展并不是清晰的。他言论上的前后矛盾仅仅表明有这种发展的存在，也许这种发展就从未完成。让我们来看看他的一些言论。

“我来了……”“但是我告诉你们，”表明他已意识到自己的职责。耶稣把自己比喻为光和火，借此向公众说明他相信自己是位特殊人物。他说：

“我来施火于地球。”在相识已久的人当中，他被冷淡、被厌弃，这就伤害了他的自尊心，他说道：“先知在本乡本土都不受欢迎。”

令他吃惊的是，本乡本土的人对他缺乏信心，他不能在他们的当中创造奇迹。

他笃信，他的天职就是传道。他认为，自己是先知，最终可能还会成为弥赛亚^①。这样的形象必然形成于当时预言中的这些概念：降临于大卫^②家中的世俗和神圣之“王”，他将在最后的日子里执政，作为“人子”出现的天使，它出现在预言世界

① 弥赛亚源于希伯来文Mashiah，原意为“受膏者”。古代犹太人对封立为君王和祭司者，额上敷以膏油而被称为“受膏者”意指是上帝所派遣的人。犹太亡国后，传说上帝终将会派遣一位“受膏者”来复兴犹太国，弥赛亚遂成为犹太人所盼望的“复国教主”的专称。——译注

② 大卫(希伯来文Dawidh)，原意为“蒙爱者”，《圣经》故事人物，传为古希伯来统一王国第一位国王。——译注

末日的《但以理书》^①中，上帝的仆人——受苦受难、死而复活的救世主和以赛亚^②第二。这些概念多次出现在耶稣的格言中。与人交谈时，他常把自己看作人子。“狐狸有洞，飞鸟有窝，人子却无处枕头。”控告他的人确实曲解了他的意图，但是他在耶路撒冷的某些行为使人不能不怀疑他渴望成王。

耶稣真的认为自己是弥赛亚——基督^③吗？一方面，他不希望人们称他为弥赛亚，禁止心怀邪恶的人称他为大卫的儿子，命令他的门徒不要告诉别人他就是耶稣基督。但另一方面，他又问他们：“那么，我是谁呢？”西门彼得^④回答：“你是基督，上帝的儿子。”耶稣说：“你真有福，西门，因为这

① 但以理书《旧约圣经》中的一卷。在希伯来文《圣经》中列入《圣录》部分，基督教一般称其书为先知书，编者佚名。收录波斯帝国初期民间传说先知但以理的轶事以及传为先知自撰的默示录。——译注

② 以赛亚(希伯来文Yēsha‘yāhū)，《圣经》故事人物。据传他是《以赛亚书》的作者，在犹太王乌西斯末年开始任先知之职，曾用严厉的言词教训国人，并预告弥赛亚的来临。——译注

③ 基督，希伯来mashiah(弥赛亚)的希腊文写法。基督教对耶稣的专称。意指上帝所派遣的救世主。——译注

④ 彼得(希腊文Petros)，基督教《圣经》故事人物。耶稣十二使徒之一，为耶稣所特宠。原名西门，生于加利利的伯赛大，他同其弟安德烈一起追随耶稣。据传他是带头承认耶稣是基督的，为此耶稣给他另起一名“彼得”，意为“磐石”。耶稣死后，他为众使徒之首，集众门徒接受圣灵，建立教会，并同雅各等在耶路撒冷召开了第一次教会会议，曾先后在安提阿、罗马等地传教，后被捕入狱并被判极刑，倒钉十字架而死。《新约圣经》中的《彼得前书》、《彼得后书》，据传为其所著。——译注

真理不是血肉之躯的人传授给你的，而是我天上的父亲向你启示的。”这些包含着耶稣的肯定之词，带有一种神学口吻，使人们觉得这些话缺乏真实性。再如，“我父亲把一切都给了我，除了我父亲，没有人认识儿子；除了儿子和得到儿子启示的人，也没有认识父亲。”但是，没有基督徒能够说出这样的话：“你们为什么称我为善者呢？善者只有一个，那就是上帝。”这话很可能真是耶稣说的。

总之，耶稣的话没提供明确的答案。他没有专心于教条式的言论，最终也没有就自己的本性作出明确的结论。似乎问题本身是一个出自教义偏见的谬论。

《福音书》^①中所记载的耶稣的一生包括一些经历史鉴定是来自《旧约全书》的活动和言论，但是，就很多详细情况而言，鉴定是不能得出任何确定性的。

例如，有人坚持认为，果园中发生的极度痛苦的内心冲突这个故事，不可能是目击者的陈述（因为人怎么能观察到自己的犹豫不决、观察到与自己的弱点作斗争呢？），而是一种虚构，其目的是为了与《旧约全书》中所描述的履行上帝的旨意相一致。耶稣的临终之言——“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为

^① 《福音书》，《新约圣经》的第一部分。包括《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约翰福音》四卷，也可泛指此四卷中的任何一卷。——译注

什么离弃我？”——也可用同样的方法作解释。据说，耶稣死后，基督徒们由于阅读了《旧约全书》便开始相信，耶稣曾经感到绝望并失声痛悼，但最后还是借助祷告找到了安慰。因此这临终之言“不是绝望之人的喊叫，而是第二十二首圣歌的开始，他这般祷告不是为了反对上帝，而是为了与上帝和陆地共存亡”（马丁·迪柏留）。

我们无法怀疑耶稣临终前这些感人至深的事件，除非拿出充足的理由说服我们。耶稣本人在洁净自己的灵魂以及在与诡谲的现实斗争的过程中表明了自己。这一斗争最终竟成了没有完成的自我意识或教条。面对意外的恐惧，面对自己的绝望境地，他所能做的只有祷告意愿终会实现。

三、耶稣的性格

如果说耶稣不是某种人物，那很容易。他不是哲学家，因为他没有有条理地、系统地反映和组织自己的思想；他不是社会活动家，因为他没有制定改革社会的计划，他只是听任世界自然发展、自然消亡；他不是政治领袖，因为他的意图不是推翻旧政权、建立新政权，他对当时历史事件从来不发表意见。他与其他基督徒共享犹太教祭礼，而没有确定新祭礼；他没有施洗礼，没有成立团体，没有

组织集会，没有设立教堂。那么，他究竟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刻画耶稣的性格：从心理学角度，根据他个人的事实加以分析；从历史的角度，把他作为文化发展的一部分加以分析；还可以试图从他的观点中找出他的基本特性。

A. 可能的心理定势。尼采^①在《反基督》中，从心理学角度说耶稣神经过敏，易受苦受难，还特别怕受苦受难。对于这样的人，现实是无法忍受的，所以他只能把现实看成是寓言，是征兆。他所处的世界不是现实世界，而只是一个充满模糊不清、捉摸不透的征兆的世界。

他无法忍受敌视、反对和对具体情况的蔑视等行为。尼采认为，这就解释了他为什么不满这个世界，为什么认为“不抵制邪恶”就不能听到福音。人们认为，耶稣本人与世无争，就是一条道德准则。

唯一的真实存在就是内心感受，它被称作生命、真理和光辉。上帝之国是一种心理状态的反映，不能期待它的实现，但却可以处处存在而又无处找寻。它是至福之国，不能由奇迹和经文证明，它不承诺人，不奖赏人，它只是自己的证据、自己的奇迹、自己的奖赏，其证据是灵光，是愉快之感，是

^① 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 1844—1900)，德国哲学家，唯意志论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译注

自我满足。现在的问题是：为了感知我在天国作为上帝的孩子神性永在，我该怎样生活？这种至福之感是唯一的实在。

耶稣既不是英雄也不是天才，而是更象一个白痴（很明显，尼采所用这个词的意思很象陀斯妥也夫斯基^①使用它时所具有的意思）。尼采认为，在山上传授《八福》^②的耶稣同作为狂热的勇士和牧师与神学家的死敌的耶稣是完全不相容的。结果，他把《福音书》中所有不符合耶稣形象的部分都归咎于早期的好战团体，因为这类团体需要一个好战的楷模。

但值得怀疑的是，尼采的解释是否令人信服。完整的耶稣形象不可能只是阿西西的法兰西斯所介绍的。可以肯定，耶稣的某些特性可以在《福音书》的叙述中找到，但这些还是很不完全的。《福音书》中的耶稣是作为一种自然的力量出现的，他时而凛

① 陀斯妥也夫斯基(Dostoevski, 1821—1881)，俄国著名作家，曾发表多部中长篇小说。其中在长篇小说《白痴》中，塑造了一个具有所谓自我牺牲精神而被认作白痴的人物。——译注

② 八福(Beatitudes)，又译“真福八端”。基督教教义之一。据《新约圣经》所记为“耶稣之言”，认为有八类人将得到恩宠而享天堂“真福”。共八端：(1)“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2)“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3)“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土地。”(4)“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5)“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怜恤。”(6)“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上帝。”(7)“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8)“为义受迫害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译注

然不可侵犯，时而善良无比。

“他怒视他们，”“他指责他，”“他非难他，”“他胁迫他。”当他没能在无花果树上找到果实时，便咒诅它，要使它枯干：从今以后，再不会有人吃你的果子了。有些人没有履行天国里上帝的旨意，对于他们，耶稣要在最后审判时拒绝他们进入天国：我从来不认识你们，你们走开吧！他们要被“扔进外面的黑暗之中”，“在那里，他们要哀哭，要咬牙切齿。”“那在人面前否认我的，我在天父面前也要否认他；不要以为我是给世界带来和平的，我并没有带来和平，而是带来了刀剑。我来，是要使儿子反对他的父亲，女儿反对她的母亲。”他辱骂那些不忏悔的城市：“哥拉汛哪，你要遭殃了！伯赛大哪，在审判的日子里，泰尔和西顿所受的惩罚会比你们所受的惩罚轻些呢！”彼得在听到人子将受种种苦难、被杀害以及复活等而愤怒时，耶稣指责他说：“走开，撒旦^①！……你所想的不是上帝的想法，而是人的想法。”他还用鞭子粗暴地把圣殿里做买卖的人赶了出去。

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耶稣消极、温厚、惯于出于爱而且仅仅是出于爱而行事，更不能说他是无能的神经衰弱症患者。

① 撒旦(希伯来文sātan)，原意为“抵挡”，意指与上帝为敌、抵抗上帝者。在犹太教、基督教《圣经》中为魔鬼之名。——译注

奇特的双重性——温和善良和不妥协的好战性——在耶稣召唤信仰的言论中表现得十分明显。他可以说：“我的轭很容易负，我的担子很轻。”但是他也可以命令人们毫不犹豫、毫无条件地立刻跟从他。对那些想先安葬父亲后再跟从他的年轻人，他专横地说：“跟我走！让死人去埋葬他们的死人吧。”他用以赛亚的话咒骂不信仰者：“这些人听了又听，却不明白，因为他们的心智闭塞。”他感谢上帝，因为上帝没有把真理告诉给聪明的、有学问的人，却把它启示给了没有学问的人。

B. 历史角度。耶稣是后古时期的人，生活于希腊化罗马时期。在这段辉煌的历史时期，他却朦胧度日，这一点外界的人显然都能注意到。他历来没有心计，而那个社会却只重权力，讲究计划，现实和合理化，他与这个社会怎么能合拍呢？从这个角度来说，耶稣的一生是一个错误，他只能以失败告终。

和那些性格鲜明的古代犹太预言家相比，耶稣却沉思冥想，优柔寡断且喜怒无常；但和希腊化罗马社会的人相比，他却是开创者。有些人试图把耶稣说成是众多的宗教和政治狂热者之一。他曾参与遍及中东的天启运动；还曾参加一些教派，如在纯洁的生活和亲密的同胞中寻求拯救的埃森派，或者参加宣告弥赛亚将恢复以色列国的革命运动。他被

列入塞尔索^①所称的周游世界的预言家名单，这些预言家走遍城市、庙宇和军营，讨乞度日，宣传福音，自称由上帝派遣来拯救世人，咒诅那些不承认他们的人。他们被比作和流浪汉一起漫游沙漠的手艺人，贫穷却无忧无虑，观战而不参与，照顾双方的伤员以及家属，和军人们和睦相处。

耶稣和这些人都有相似之处，他们的某些生活面和思维方式为他的生存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框架。但是，一旦人们认识到这一点，真正的耶稣形象就会破坏这一框架，因为它们有着不同的意义、不同的根源和不同的尊严。耶稣揭示了为其他预言家所不知的深度和广度。所有作为弥赛亚出现的人都被处死、被忘却，他们救世一失败，信徒们就不再信奉他们了。宗教狂热者沉溺于特殊性的具体细节和外部情况。假如如此众多的各种人物能够用来说明耶稣的话，其结果只能表明他不属于这些人物中的任何一种。

据说，耶稣的教义也许确实没有什么新颖之处。他吸收了周围人的知识并以传统观念予以加工。他极其钟爱的上帝是犹太人的上帝。他从未想过要放弃犹太人的信仰。和古代预言家一样，他生活于这种信仰之中，同时又反对教士们已凝结成的形式和教条。从历史上看，他是最后一位犹太预言

^① 塞尔索(Celsus，二世纪)，古罗马帝国的哲学家，新柏拉图主义者。主要活动于亚历山大城等地。信奉古罗马多神教，曾写《真道》四卷，反对基督教。——译注

家，常常直接引用古代预言家们的言论。

但是，耶稣和古代预言家所处的时代是不同的，这也是他们有所不同的原因。古代预言家生活在犹太国的独立时期。从犹太人的政治独立到耶路撒冷毁灭后犹太人最终离散异邦，时光流逝了五个世纪。这一段时期的情况记载于由众多篇章组成感情极其真挚的《诗篇》^①中，以及《传道书》^②、《约伯记》^③、《耶稣的生涯》等书中。正象王权时代教士们企图赶走先知一样，犹太神权集团也驱赶耶稣。犹太巢居地的犹太教徒已承认古代先知为宗教成员，所以他们不可能再承认耶稣，但同时，外邦人^④则在耶稣的周围建立起了一个世界性的宗

① 《诗篇》，《旧约圣经》中的一卷。共有150篇，均为宗教诗，但内容丰富多样，有自然诗、历史诗、道德诗、训诲诗、忏悔诗、祈祷诗等。多数诗歌有标题，并说明作者、历史背景、礼仪场合、所用音调及乐器等。全书所用资料有些甚为古老，约在公元前330年至前180年之间编撰而成。——译注

② 《传道书》，又译《训道篇》，《旧约圣经》中的一卷，属《智慧书》类，为犹太教的哲理书，共十二章；成书于约公元前二、三世纪。作者佚名。宣扬人生的真正意义在于掌握“智慧”，告诫信徒不可忘记上帝与审判。——译注

③ 《约伯记》，《旧约圣经》中的一卷，以书中主人公命名。作者为犹太人，名佚。共四十二章，成于约在公元前5世纪初至中期。全文以长篇诗剧形式写成，不要讨论善人在世受苦并非自己犯罪的哲理问题。——译注

④ 外邦人，犹太人对非犹太人的文明民族的通称。在《新约圣经》中，主要指希腊人和罗马人，以及当时受希腊文化影响的其他文明民族的人。犹太人自称为上帝的选民，在用此词称他民族时含有贬意。——译注

教。

从历史上看，耶稣对上帝的信仰是犹太人圣经宗教的伟大创举之一。耶稣的上帝即《圣经》里的上帝已不再是从耶和华^①留传下来的那些东方式的神，他已渐渐失去了东方式的残忍和对祭品的渴求，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先知们确定了更为深奥的祭祀概念，最后说出了耶稣所要说的话。这样的神不再是一个浮夸的神话式的形象，象雅典娜^②、阿波罗^③等其它诸神那样具有象征性，成为纯化和指导人类生存的原始力量。他无形无状，但不是唯一的宇宙力量，不是希腊哲学的世界理性，而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也不是能与默想之人取得神秘结合的难测之神；他完全是另一种神，人们只能信仰他而不能见到他。他是绝对的超然存在，存在于世界出现之前，存在于世界之外，是世界的创造者。对世界和人类而言，他是有意志的：“他说什么，什么就做到了，他发出命令就决不改变。”尽管他的决定不可测知，人们还是无条件地信仰他、服从

① 耶和华，即犹太教神雅赫维的基督教译法。——译注

② 雅典娜，希腊宗教的智慧女神。掌管战争、文艺、技艺，又是雅典城邦的守护神。根传是从神宙斯头上生出来的。——译注

③ 阿波罗，希腊宗教诸神之一。掌管音乐、弓箭、预言、医药、畜牧的神，并被认为是希腊文化的守护神。艺术形象为典型的青年英雄。还有神话说，他是太阳神和“光明之神”，每天驾太阳车由东向西急驰。——译注

他。他是能窥见灵魂最深处的法官，在他面前人人都得陈述心声。他是慈父，宽宏大度，在他身边人人都觉知自己是子民。他谨慎、严厉，但又温和、富有同情心。他在远方统治这个世界，虽然遥远得难以接近，却又象似近在眼前，在人的内心深处说话、授命。他不象想象中的上帝那样哑然无声、不可捉摸，恰恰相反，他是与人直接对话的活上帝。

耶稣信仰《旧约全书》中的上帝，并使古代预言家的宗教日臻完善。就象《耶利米书》所述的，他是一位犹太人，心灵纯洁，摆脱了法律、仪式以及祭礼的束缚。他不是否认这些形式，而是把上帝的旨意看得更重要而已。耶稣再次体现了先知的信仰，正如这一信仰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人们的精神支柱一样，它也始终是耶稣的精神支柱。

C. 基本观点。耶稣的生活好象是受到了神性的启发。每时每刻他都与上帝很接近，对他来说，除了上帝及其旨意以外一切都毫无意义。上帝的观念是至高无上的，上帝所确定的标准是其它一切事物的基础，它提供了有关万物基本依据的知识。

这种信仰的本质是自由。在对上帝的这种信仰中，灵魂向四周展开，在体验世间苦乐的同时，它也认识到其本身。有限的、世间的一切都无法禁锢它。它从忠诚之中、从超越悟性的信仰之中获得了无穷的力量，即使在极度悲伤、撕心裂肺之时，它也明白这是上帝赐予的，借助信仰的人才会变得真

正自由。

耶稣笃信上帝，这才使它有可能对令人费解的灵魂提出见解。他身在这个世界，生存短暂，却被深奥的非尘世的东西所打动而无动于尘世。他身在尘世，却超越了尘世。甚至当他献身于这个尘世之时，他也是与世无关的，这一点既看不见，也难以证明，我们只能从他临终之言中，看出他怀疑世界。

身在尘世而保持自身独立是耶稣极其从容的原因。一方面，他不可能被世俗之物所诱惑并把它们发展成有限的绝对之物，不可能被世俗的知识外壳所诱惑并使之完善，也不可能被规章和法规所诱惑并把它们发展成可行的教义，他自由地信仰上帝之时，就是这一切诱惑毁灭之日；另一方面，他本人的存在对这个世界是开放的，他密切注意一切事实，特别是人的灵魂深处、内心深处，这些都不可能逃脱他的视野。

上帝的观念神秘莫测，可是一旦渗入人的灵魂，人们就会害怕失去上帝，就会千方百计让上帝永存心中，因此，耶稣教导说：“心灵纯洁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要看到上帝了。”

但是，《旧约全书》中以萌芽状态出现的事降临到了耶稣身上。上帝所应允的诺言在他身上应验了。耶稣认为，这个上帝不是肉体性的存在，不可见也不可闻，但上帝完全可以就世间的一切提出询

问。因为世间万物都将被带到上帝的审判席前，令人害怕见到的是笃信上帝的耶稣如何处理这些事。如果有人能在《福音书》中读到这些时仍能心情舒畅，满足于现状、忙于日常事务，那么他就愚昧无知了。耶稣完全脱离了世间的一切实际秩序，他发现一切秩序和习惯都已变得拘于形式，从而暗示了它们化为虚无的原因。一切世间现实都完全失去了它们的基础——绝对性和确定性。一切秩序包括虔诚、法律和合理风俗的束缚都瓦解了。除了服从上帝升入天国这一训条之外，其它一切任务——挣得面包、在法律面前发誓、要求正义和财产——都变得毫无意义。死于世俗权贵之手、受苦难、遭虐待、被免职等都是适宜于信徒的。“从来不说过于激烈的话，因为某事从一个角度来看是正确的，而从另一个角度看则无足轻重，不值得考虑。”（黑格尔）

因为耶稣处在世界的末日和边缘，处于一个特殊的位置，所以他唤醒了一些人心中的可能和希望。根据世间的标准，这些人是被轻视的，地位低下，病魔缠身，被排除在世间秩序之外；他揭示了种种人自身的潜在能力，指出了种种不得志者的安身之所。

耶稣千方百计去涉及世间万物得以庇护的地方。委婉地说，这一地方就是光和火，直接说来就是爱和上帝。人们想象它是世上的某个地方，其实不是这么回事，借助世间标准人人都会误解它，从

世俗观点出发是不可能理解它的。

在世間，耶穌只能間接地指出這個地方。為了證實它的可能存在，他似乎在檢驗世間的病狂。從理性角度來看，他的言行都是前後矛盾，不合邏輯的。一方面是奮鬥、殘酷、無情的選擇；另一方面是極其仁慈、毫无反抗、同情一切孤獨無助之人。他既是好戰的勇士又是沉默的受難者。

耶穌篤信上帝，預言迫于眉睫的災難，從而造成了從未有過的緊張氣氛。廣博的知識告訴我們，這種預言是錯誤的，但是，即使世界不消失，他的基本觀點也仍然有意義。末日不管是近在眼前還是遠在天邊都有其積極和消極兩方面，它將隨之出現的問題呈現在人們面前，號召人們去選擇。他錯誤地相信有形世界的末日，這就迫使他面臨災難，揭示真理。人雖可無視末日，但仍要正視它。這個世界不是第一個也不是最後一個，人是註定要死的，人類本身也不會永久存在。這種形勢下的選擇是：是信仰上帝還是反抗上帝；是行善還是作惡。耶穌使人們想起了這極其嚴峻的形勢。

耶穌的觀點的內在要素是受難、可怕而無限的受難以及令人痛苦的死亡，他所體驗的苦難是猶太人所體驗的苦難。他在十字架上喊道：“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你為什麼離棄我？”這句話是第二十二章讚美詩的開場白，他在極度痛苦之時喊出的卻是这样的话。在那首讚美詩即《詩篇》中，一個人出

于深深的痛苦而说道：“我是一条虫，不是人，是人类的耻辱，人们瞧不起我。”“哦！我的上帝，我白天大喊，你却听不见。”他孤独无援，被遗弃了，上帝也缄默不言。后来，在沉默和绝望之中，一切都改变了：“但是你是神圣的……我们的父辈们信仰你。”

耶稣受难的真实性和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痛苦和恐惧不是绝对地被接受，也不是与忍耐同生，它们是隐而不现的。耶稣坚持受难这一事实并予以表达。在绝望和孤独之时，他几乎受难而死，于是仅有的一点立足之地——神性——变成了万事万物。神性沉默无声、无影无形，难以想象，但它毕竟是基本的事实。彻底的现实主义可用来描述世上的明显的恐惧，它意味着帮助只能来自完全不可见的地方。

按一个勇士的标准或斯多葛学派的观点看来，人在绝望或在表达这种绝望或在最终似乎只有借助神迹才能感到自我存在等这诸多情况下，是没有什么“尊严”可言的。在极端条件下“尊严”或失去作用，或变得毫不重要。

耶稣最能忍受苦难。要想弄清耶稣的本质，我们就必须了解延续了数世纪的犹太人的本质，不过耶稣并不是消极地忍受苦难。他于世传道为的是让他的受难和死亡能够激励民众，他将自己的绝对之事呈现在只接受可能之事的社會面前，呈现在重名

利的教士面前（重名利的教士是指为后世确定教派特征的犹太教僧侣集团）。实际上，耶稣勇气十足，尤其是他有勇气履行他宣传真理的圣职。这种勇气也是犹太先知们的勇气，它不是体现在闻名而伟大的行为之中，也不是体现在为后代勇敢而死的行动之中，它只体现在上帝面前。当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这种永恒的勇气就立刻体现出来。人在失败的时候会从传统的十字标记中获得真实的必然性。

耶稣的苦难体验是《旧约圣经》的一个要素，这一要素是历史上所有基督教、犹太教和伊斯兰教的一切派别、异端及其变体的核心，没有一家能够声称自己拥有圣经宗教的所有权，但是这一要素仍然是所有这些宗教的支柱。如果想直接谈论圣经宗教而又不冒险声明其所有权，那是不可能的，但我们可以这样说：基督——早期基督教集会和圣徒保罗的创造，只不过是犹太教的法律或犹太教和新教的民族特征，而不是圣经宗教的普通因素，普通因素是：上帝观念和十字架（后者是相应于把耶稣当作犹太教中上帝的受难仆人的最终化身来说的）。

四、耶稣的影响

耶稣的影响洋溢无限。这里只能作一些简要说

明。

A. 耶稣在世时只影响到小团体和难以区别的群众，法利赛派^①、古罗马百人队队长、一些朋友或对手都深受他的影响。“他们对耶稣的教义感到十分惊讶，因为他不是作为法学家，而是作为有权柄的人在教训他们。”可是耶稣对他传道的结果感到失望。

耶稣和哪些人说话呢？主要是按照他指引的方式生活的人。耶稣认为重要的东西是内心的启蒙，使信徒明白，敢于去爱。他最乐意拯救的是穷人、流浪汉和罪人，因为他们的灵魂动荡不定，乐于接受新的信仰。“健康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不是要召唤好人，而是要召唤坏人。”“收税官和娼妓要先成为上帝的子民。”他最不乐意拯救的是那些有依靠，有安全感的人，那些束缚于世间财物的人：“有钱人难以成为天国的子民。”一些自命不凡的法利赛人祷告说：“上帝啊！感谢你，我不象别人那样，去敲诈、不公正、做奸夫，甚至也不象这些收税官那样行事。”在上帝那里，能寻得安宁的不是这些法利赛人，而是那位收

^① 法利赛派，公元前二世纪至后二世纪犹太教内一个派别。主张维护犹太教传统和犹太人生活规范，与异己者要严格隔离。相信灵魂不死，肉身复活、神罚、与预定论相协调的自由意志以及天使、精灵的存在。反对与罗马统治者合作，主张采取消极抵抗的方法，寄希望于弥赛亚的降临。——译注

税官，他不敢抬头仰望天空，只是捶胸顿足地说：

“上帝！同情我这个罪人吧。”浪子的寓言明确地说明了他的观点。

耶稣不满足于在周游途中与人随意接触。他象“渔夫”那样将门徒派出，要他们去宣布，世界末日即将来临，天国快要实现了。他派信徒前往并成对地派出。“吩咐他们不要为旅途准备任何东西，只是要节约行事；不要带旅行袋，不要带面包；钱包里也不要带钱；不要带乳香，也不要带两件衬衣。”

他们传道的地区是限定的：“不要走进非犹太人的区域……只到以色列人当中去寻找迷失的羊。”因为世界在他们“走遍以色列的城市”之前就要毁灭。

耶稣知道他的传道可能毫无价值、难以令人相信，这使他很悲伤。种子既落在了肥沃的土壤上也落在了贫瘠的土壤上。很多人乐意接受启示，可是此刻他们还是孩子，世间的忧虑、财富的诱惑及肉体的欲望窒息了启示所应有的生机，使它不能结出果实。几乎所有的人都会象寓言中参加婚宴的客人那样找到借口拒绝接受启示，耶稣表述了他失望的心情：“我站在世人之中，……发现他们都醉了，我没有找到一位渴求启示的人，我为子民痛苦，因为他们都心智闭塞，什么都看不见。”“邀请来的人多，而真正被选上的人少。”

B. 耶稣在世时，门徒们与他一道信仰上帝，相信天国和世界的末日。他死之后，门徒们便分散各处。但是，一件具有根本性的大事发生了，他们又很快聚集在一起，他们看到了耶稣的复活。他们不再和耶稣一道信仰上帝，而是在没有耶稣的情况下信仰起了复活的基督。他们从耶稣这个人——犹太教的先知——所宣传的宗教迈向了基督教，而耶稣在世时却不存在这样的事。这一步是如何迈出的呢？我们无从知晓。“耶稣死后，第一批基督徒从历史观念中解脱出来，基督的支持者们变得完全不可理解，犹豫于存在与非存在之间。保罗第一次把基督教引进了历史，有人认为基督教开始于历史人物耶稣，这是一个误解。”（奥维贝卡）

耶稣的人格对他周围人的直接影响，只能解释下列情况：门徒在他死后感到迷惘，但他们对他被钉死于十字架则作出了夸张性的解释，这一解释标志着基督教的开端。但是，什么是基督教呢？

基督教的历史并没有结束。由于教会在改造已陷入野蛮状态的西方社会时所起的作用，由于欧洲的拉丁人和日尔曼人的整个精神生活充满了源于基督教的各种动机，所以各基督教派之间似乎有着相同之处。这一相同部分是许多互为死敌的基督教派之间，在正教与异教之间、甚至与那些虽在基督教社会长大但对宗教不感兴趣的人之间的一条纽带。但是，如果把这一相同部分定义成基督教的“本

质”，并以这一定义去判断什么是基督教，什么不是基督教，那是行不通的。从历史角度来看，这样的定义只能是纯理论的基督教或教条性教义的理想模式，根据这些模式，某些特殊的教派或团体则可声称自己是唯一的基督教，而其它则只不过是邪教或异教，因此，就西方基督教社会而言，在罗马天主教和新教的某些教派不强占这一基督教的共同部分的情况下，它只能是圣经宗教，它包括基督教派，犹太教派，只有信仰而无教会的教派，甚至还包括明确放弃信仰的教派。圣经宗教于是变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整体，从亚伯拉罕^①延续至今已有千年之久。西方人虽十分重视它，可又没有权力声称它属于自己。与圣经宗教有联系的人都在它身上寻得给养，选择和强调他所需要的部分。只有当圣经宗教的所有历史人物都被忘却之后，西方基督教社会才会消失。

耶稣是圣经宗教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对那些信仰他为基督的人来说极其重要。尽管耶稣基督是这一宗教的开端和核心，但是耶稣本人只是基督教的一个组成部分，甚至在信仰基督教的社会中也是如此，但他不是基督教的创始人。如果只有他一个人的努力，基督教也不会诞生。与耶稣无关的思想掩饰了他的形象，尽管他已被异化，他那真实的自我

^① 亚伯拉罕(希伯来文,abraham),原意为“万民之父”。
《圣经》故事中犹太人的始祖。——译注

的痕迹仍保留其中。

他的影响可用两条独立的线索加以概括：第一，他从耶稣变成了基督——上帝的儿子，从现实中的人变成了信仰的对象；第二，他本人被视为楷模。

1. 一开始，他的门徒们不但相信他的启示，而且也信仰他本人。接着，他们信仰他为救世主，为上帝的儿子，为上帝本身。这样，即他曾活生生地生活在人间，他曾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证明他是一个现实的人外，其它方面都已发生了转变。这一转变的典型特征就在于在《信经》^①中，这个真正的人消失了。《信经》的第二章就宣布要信奉上帝的独生子——我们的主，他由神灵怀胎，圣母玛利亚所生；在这超验的介绍之后，只提到了他受难于本丢·彼拉多之手、被钉于十字架、死亡及安葬。除此之外，再也没有涉及他的其它生活内容；接着，我们又回到了超验之中，他到了阴间、死后第三天复活，升入天国、坐在上帝的右边，由此对生者和死者进行审判。

基尔凯戈尔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关重要的是上帝在世上并被钉死于十字架，历史事实和信仰无

^① 《信经》，基督教权威性的基本信仰纲要，信徒受洗入教时的必读经文。主要有使徒信经、尼西亚信经等。——译注

关。研究《新约全书》^①是无助于获得信仰的，这样做只能招致烦恼。因为信仰不是以已经考查证实后的历史事实为基础的。即使是那些看到耶稣其人，了解他的言行举止的同代人，他们的信仰也不是源于历史事实。

这种对基督的信仰不是由耶稣开创的，而是在他死后兴起的。起初，人们相信耶稣的复活，据说这是麦大拉的马利和几个信徒亲眼所见；接下来，人们把十字架上的耻辱之死理解为献身的行为；最后，随着圣灵倾注人间，信徒们开始集会，形成了教会。《福音书》中叙述的最后晚餐^②成为信仰的基础。圣餐——最后的晚餐——是信仰基督这一过程的结束。假如圣餐是由耶稣确定的话，那么它必然就是这一过程的开端，可是“耶稣没有将自己变成圣餐”。

有关信仰的条文有：基督献身；基督以献身拯救信徒，自己担起了他们的罪；信仰耶稣可释罪；基督是三位一体^③中的第二位；基督是逻各斯（世界理性），参与创造了世界并指引以色列人通过沙漠；

① 《新约全书》，基督教《圣经》的第二部分，即《新约圣经》装订成册时的习称。内容包括《福音书》、《使徒行传》、《使徒书信》、《启示录》四部分。——译注

② 最后晚餐，基督教《圣经》所载，耶稣被钉十字架前夕和十二使徒举行的最后一次晚餐。——译注

③ 三位一体，基督教基本信条之一。宣称上帝只有一个，但包括圣父、圣子、圣灵（圣神）三个圣位。三者虽各有特定位份，却完全同具一个本体，同为独一真神。——译注

教堂是基督圣体的隐蔽所，基督是亚当^①之二，标志着历史上新人类的诞生。所有这些教义以及有关基督教教义的丰富的历史性记载都不是耶稣所为。基督是对历史产生了极其重大影响的新的存在。

2. 如果没有教派，基督教就不可能发展数世纪。发展基督教的动机很多，如果说耶稣心存这些动机，这应当归属于以基督教《圣经》为基础的教规。虽然象保罗那样的基督徒早就对耶稣其人失去兴趣，但《福音书》仍是《新约全书》的组成部分。基督教的教规，包括《旧约全书》，含有很多互相矛盾的主题，以致人们无法于其中寻得有关福音、耶稣所传的启示、圣经宗教等的秘诀。甚至在对耶稣的解释上，人们也无法寻得其中的要义。但是正是耶稣的存在，才促使人们去仿效耶稣。

不管在哪，人们对“仿效”都持积极态度。他们毅然忍受，试图实行山上宝训；他们身无分文，四处周游，试图遵循耶稣对门徒们的教导；他们在世间促成自身的毁灭，试图追随耶稣受难。总而言之。他们积极仿效耶稣最极端的言行以获得殉教的真谛。

仿效耶稣也可以说是把正常情况下发生的事件加以神化，在日常的诸多事件中，人们遭遇到种种不召而来的痛苦。耶稣的受难成了典范，它告诉我们，即使被遗弃也不要失望，要忍受最不公平、最

^① 亚当，《圣经》故事中人类的始祖。——译注

难以名状的苦难，以寻得上帝这个万物之源的最后而又是仅有的立足点；也告诉我们，要耐心地背起自己的十字架。一切苦难都因耶稣而被神化。

仿效耶稣还有另一层意义：在耶稣的道德命令被视为标准时，纯洁和爱就被看作为上帝的意愿。我们即使在最完美的状态也应该感到自己道德上的不足。这种观点是与知识相悖的。

当然，如果不去仿效耶稣，而是按他所指引的方向去生活，那也是可行的。耶稣在生活中给人们树立了榜样，这种生活的意义就是人不应该因在世间失败而气馁，而应该更加坚定生活的信念。很明显，这不是训令，而是一种可能性。他指出一个人怎样才能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去摆脱生活中固有的恐惧。他的启示告诉人们，要密切注意世间的绝对罪恶，禁止骄傲自满行为；它使人们想起高层权威的存在。他的一些荒谬言行可以帮助人们摆脱恐惧。

圣经宗教界的很多人总是千方百计透过种种传说以及耶稣自己的言行来辨别耶稣。

耶稣的激进主义意义深远，因此他的默祷一直是神灵启示的源泉。他始终强烈反对把他说是创始人的基督教，反对那些常常威胁要摧毁世俗基督教的不安定分子。有些异教徒是认真对待激进主义的，他们乞求耶稣的保佑。

宗教人士花费了很大精力，想从整体上限制耶

稣在生活 and 思想方面相互矛盾的地方。教会在向世间秩序冲击的过程中，试图压抑耶稣的爆发性力量，从而约束和支配基督教的发展，在这方面，教会往往成绩卓著。但是，这一爆发力时常迸发，不断给人们带来有关天国来临的新希望、新恐惧。

这就给宗教教义和政策的制定出了大难题，反过来，这些从来未解决的难题又导致了所制定的教义和政策缺乏明晰性，但却致使基督教生命力旺盛、真实性惊人。

难题出现于世界并未消失，在新的形势下，言行得加以调整。实际上，所期待的天国已由教会代替。耶稣这个世界末日的预言者，成了圣餐的创始人。但是，一旦即将结束历史的上帝之国被引入历史，那么历史的全部特征就必然要改变。用于最极端形势下的启示会被用来解决世间事务、改变生存、增长学识，这一转变导致了标志“基督教和文化”讨论的难以解决的二律背反。反叛者和笃信教义者都对耶稣其人及教诲——持有顽固而又狭隘的看法。反叛者因利害关系而寻找赖以否定世间万物的根据，正如他们为得到摧毁力量而寻找证据一样。宗教教义的拥护者因利害关系而寻找千古不变的基督教真理，以便节制爆发性和极端性。因此，他们不会承认，世界尚存，就会导致人们修改基督教思想。

至于历史上对耶稣的认识，正统的信仰可能会

有利于激进的怀疑论，它可以以基督的生平来填补历史事实不足的空缺。基督的生平不是人所能经验到的，而是超验的，它完全建立在信仰之上，不受历史评论的影响。或者相反，把整部《福音书》的阐释看成无需批判地考查就足以相信的历史事实而加以接受。第一种情况下，历史知识被看成与信仰无关，因而可以很合理地将其避在一旁。第二种情况下，批判性的考查受到限制退居次要地位，因为《圣经》中所有天启的、绝对而确定的经验实在性都不允许有丝毫的改变。

对我们来说，耶稣这位历史人物在哲学史中极其重要，但权威的信仰神学家——不管是反叛者还是正统的信徒——对他不再发生兴趣。

有关四大圣人的思考

一、为什么选此四人？

也许我们会想到其他一些人，如亚伯拉罕^①、摩西^②、伊利亚^③、琐罗亚斯特^④、以赛亚^⑤、耶利

① 亚伯拉罕(希伯来文'abrahām),原意为“万民之父”《圣经》故事中犹太人的始祖。据传,犹太民族的形成始于亚伯拉罕带领部族自迦勒底迁居迦南(今巴勒斯坦),后因遇饥荒而一度迁往埃及,不久又返回,定居在希伯仑附近。死后葬于希伯仑附近的麦比拉山洞中。——译注

② 摩西(希伯来文mosheh)。《圣经》故事中犹太人的古代领袖。据传生于利未部族。出生后为其母放在筐中并置于尼罗河埃及公主沐浴处,即被埃及公主收养于宫中,取名摩西,意为“水中救起的”。后奉上帝之名来解救希伯来人于苦难,摆脱其在埃及为奴的境遇,并传授上帝刻在两块石板上的“十戒”,命希伯来人遵守。率希伯来人在西奈半岛飘游约40年未能进入迦南,卒于纳波山上。——译注

③ 伊利亚(希伯来文'eliyahu)《圣经》故事人物。据传出身于拿弗他利部落,生于提斯比。被犹太教奉为最大先知,曾斥责当时以色列王亚哈崇拜异教纵妻虐待百姓。——译注

④ 琐罗亚斯特(Zoraster,约前7至前6世纪)古代波斯宗教的改革者,琐罗亚斯特教(中国史称“祆教”)的创建者。“琐罗亚斯特”在古波斯语中作查拉图士特拉(Zarathustra),意为“象老骆驼那样的男子”。传说其出身于波斯西北部的骑士家庭。曾从事祭司职业。20岁时离家出走过隐遁生活,30岁时在波斯东部大夏(今阿富汗的巴尔赫)创建琐罗亚斯特教。该教后得到大夏国王维斯塔巴(Vistaspas)的支持,遂发展到波斯各地。晚年一直从事其教的宣传、发展和组织工作,并积极参与和“异教徒”的战争。死于一次战斗中,终年77岁。——译注

⑤ 以赛亚(希伯来文'yeshayahu),《圣经》故事人物。据传生于耶路撒冷。在犹太王乌西雅末年开始任先知职,历经乌西雅、约坦、亚哈斯、希西家四王。曾预言历言词预言国人,并预言弥赛亚的将临。后因直谏国而被玛拿西王处死。——译注

米①、穆罕默德②、老子③、毕达哥拉斯④等，但是这四位圣人的历史影响极其深远，上述各位都难以与之相比。不过，有一人是例外的，他就是穆罕默德，可是他在个人经历方面又有所逊色了。

这四大圣人可用同样的方法加以研究。读书是我们了解他们的途径，这些书都是在他们死后才出现的。哲学的审视和历史的考证都表明，他们的本来面目已被神话和传说所掩饰。可要追究一下这些神话与传说的起因，就会发现它们与四大圣人毫不相干。有时，有鉴别地研究一下介绍他们的一些文献，会得出相对的确定性，但更为常见的是，我们必须满足于可能性，而且对于六部分内容，我们只

① 耶利米(Jeremiah)《圣经》故事人物，传为犹太人的先知。
——译注

② 穆罕默德(Muhammad，约570—632)，伊斯兰教创始人。生于麦加古来氏部落哈希姆(Hashim)家族。早年曾经商，约40岁时，开始宣扬末日审判，死后复活，提出行者济贫入天园、作恶者入火狱等教义。以安拉使者身份传教，组织武装，确定各种制度和律例，建立政教合一的宗教公社，遂使伊斯兰教在阿拉伯半岛确立了统治地位，并进一步发展成为地跨欧、亚、非三大洲的世界性宗教。
——译注

③ 老子，中国春秋时思想家，道家的创始人。——译注

④ 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约前580——约前500)，古希腊哲学家、数学家，毕达哥拉斯学派创始人。在西欧首次提出勾股定理(亦称“毕达哥拉斯定理”)。曾用数学知识研究音乐规律，发现弦长的比数越简单则音越和谐。他把数神秘化，认为万物皆数，数是万物的原型；万物都摹仿数。强调整个宇宙是和谐而有序的。迷信灵魂轮回说，主张“灵魂净化”，并订出一些清规戒律和方法。曾组织一个结合宗教、哲学、政治为一体的秘密社团，宣扬神秘宗教和唯心主义，支持奴隶主贵族的统治。——译注

能完全满足于可能性。

历史考证的结果不可忽视，但是它们毕竟不能组成历史的真实画面。因为确凿的历史事实是很少的，如想恢复这些巨人的本来面目而又不相信相传已久的各种传说，那是难以如愿的。实际上并不存在什么可靠的历史记载。传说中的每一论点，几乎都易引起历史学家的怀疑，而在传说之外他们似乎已完全消失，所以人们最终会怀疑这些伟人的存在（对佛陀和耶稣，人们已经这样认为了）。这种荒谬的结论即向我们表明，考证本身就值得怀疑。

与这些伟人相识的人深受这些伟人的影响，后世对他们的反响也很大，我们只能从这些影响和反响中去辨别他们。这种影响可以得到证明。他们的形象一开始就已孕育成熟，并由那些自称为信徒的作家记载下来。这些形象本身就是历史的本来面目。

每个时代的人都把他们的形象看作为事实，我们也必须这样做，只是要把他们置于新形势下，予以思考而已。对传统的看法进行批判性的分析，使我们有可能看到诸多历史文献背后的东西。通过研究这些原始资料，取得对这些人物形象的固有认识，就象其他历史时期的人们那样，我们可以直接地看到他们存在的实在性、独立性及信仰的坚定性。可以确信，批判性的考察把限制性的因素寓于想象力之中，要求思想追求某种确定性。但是，一旦获得

了某种确定性的知识，想象力就具有了新的生命力。这种想象力所创造的东西是无法借助于推理进行证明及评论的。人们可以对想象力所创造的东西进行考证；但是考证除了能够证明通过推论可以证明的问题以外，不能证明其他任何问题，批判性的怀疑结合传统的看法，只能鼓励我们要有冒险的勇气，去形成一种历史实在性的形象。

四位圣人，我们最了解哪一位呢？可以证明的是，比较佛陀来说，我们似乎更了解耶稣和苏格拉底。就言论的真实性而言，佛陀所说的话疑点最多，不过，他们的言论都值得怀疑。他们四个人都非常突出，但是，我们观察他们的角度是不同的。我们以现实的观点看待苏格拉底；我们认为耶稣似乎由魔法加以神化了，佛陀是生活于迷幻气氛中的典型人物，孔子则以处世谨慎、庄重而为世人的楷模。苏格拉底有柏拉图这个学生，因为是这样，他就比其他三个人更接近现实、更易于理解吗？耶稣的门徒们不是作家，因而不会有意识地去创造文学作品，因为是这样，他的言论就更易于证实吗？

纯粹的考证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我们不可能确切地知道任何东西。但是，本来面目虽已荡然无存，我们仍然能够觉察到他们的存在，凭借想象力的作用设想其所作所为，可以认为是正当的。

科学的考证诞生之前，这四位圣人一直享有很高的威望。如果认为数百年来强烈影响人们思想的

人就一定存在，那也许太极端，但是这也很有道理。一个人在世时如毫不重要，死后也不可能变成一个伟人，人们也不可能把他说得无比崇高。因此，这个人在世时一定非常特殊。

总之，我们知道，四大圣人在世时就很有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一开始就是由一个活生生的人所形成的影响，而不是一个人物偶像所形成的影响。毋庸置疑，我们自己也体验到了这种影响。我们所受到的深刻影响并不是什么合理证据，但却是不可忽视的迹象。这些人由于他们的影响仍在起作用，所以仍然可见。

考证倾向于这样一种观点：这四个圣人的伟大之所在，不在于他们本身，而是一开始就具体化为：社会组织、集会、教堂等——总之是他们的身外之物。但这些身外之物则是以他们为核心的，在他们的四周附着了各种神话和宗教的内容。有人相信，他们的本来面目已消失得无影无踪，而且确实如此，所以没有必要追根究源。

我们的现实观点则相反，是否认以上所述的见解的。偶然的事情能使某种东西经久不衰吗？一个人的政治生活可能会因某个偶发的事情而造成重大影响，并因此在一段时间里握有十分重要的权力。但是，这样的人不能感动人们的心灵，因为他的治人的权力不会始终不衰。

考证还说明，可以将一些重要人物看成是当时

的普通百姓。苏格拉底就很象鞋匠西门^①或某位智者，孔子是位周游列国的说客，佛陀是诸多僧侣制度的奠基者之一，耶稣是位自称为救世主并被处死的犹太人。这样的见解具有启发性，适用于社会现象，当然，它不宜用来解释他们的个性。但是，尽力将他们比作某种类型的存在，有助于揭示他们在历史上的独特性。苏格拉底、佛陀、耶稣和孔子为什么具有那么大的影响，而别人却没有呢？历史考证所得出的结论并没有提供答案。

但是，在当代的条件下，我们怎样着手塑造这四位圣人的形象呢？可以假设，我们已被他们的事迹所感动。这不是说，独断的主观性可以用来代替历史知识，而是说历史知识将用来解释某种经验，如没有这种经验，历史知识就毫无意义。

在塑造他们的形象时，我们必须证实已积于手头的证据。我们可以根据下列原则完成这项任务，该原则是：传统资料是按论题编排的，每个论题都揭示了一种具有同样特殊的理想人物，从而以这些人的内在一致性说服读者。这四大圣人可以都有几个理想模式，我们应对它们进行比较，在统一中寻找差别。因为在所组合起来的众多的矛盾中，存在着他们的伟大之处。至此，我们一直认为，伟人的本来面目不同于那些一开始就渗入传说并随时间不

① 鞋匠西门，雅典人，苏格拉底的一位弟子。——译注

断丰富的种种曲解，不过，这些曲解也应该予以说明。通过说明，伟人的本来面目就会更加清晰，借此也可以找到伟人之所以伟大的原因。这样的考查，有助于驳倒那些把曲解看作为事物本身的伪证。

但是，我们必须牢记，谁的形象都不会绝对正确。尤其必须记住，尽管这些形象易于说明，但是我们用以解释的原则不可能完全适宜。

二、共同点和不同点

四大圣人都是通过自己的态度、行为、人生体验和颁布的训条来确定准则的。随后的哲学家们在钻研自己遇到的问题时，则求助于这些思想家。这些思想家在各自的领域里都对后世哲学影响巨大。为了推动哲学的发展，在此我们将主要考虑他们的共同之处以及在此基础上他们有什么不同之处。

A.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我们发现他们中有一人(指佛陀)是出身于高层贵族家庭，而其他三人都是普通百姓的后代。他们每人都有祖先，每人都属于有着确定的生活方式的社会。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他们都是十足的男子汉。尽管他们中有三人(苏格拉底、孔子、佛陀)结了婚，但是他们对家庭都十分淡漠，而对学生或门徒却有

着深厚的感情。他们的男子汉的基本气质都让自然的，并非某种意志或道义的产物。

B. 他们与典型的预言家不一样，这突出地表现在他们富有幻想、易于入迷。他们没有直接听到上帝之言，没有直接看到上帝之行，没有接受直接传播天启意愿的任务。但是在某些方面，他们都与预言家相似，他们知道自己是听命于神灵，由上帝派遣(如苏格拉底、孔子和耶稣)，或者是作为从事必要的拯救事业的指定人(如佛陀)，但是他们的预言并不是来自直接的启示；他们知道孤独和沉默，由静思而得到启蒙。广义说来，他们又都是预言家：他们都与世人有重大的分歧。由于世界混乱不安，他们都经历了历史的重大变迁并要求重大改革。他们的内心深处为我们所不知的事而激动，可他们又不能以适当的方式表达出来。他们以寓言、辩证否定以及对话方式说话；他们周游不定。他们指出人们应该完成的任务，但所借助的方法又无法让人直接理解，它更不是什么建立世界新秩序的规划。他们打破惯例，否定人们一直视为当然的东西，反对纯思想。他们提供了众多的可能性，开创了有始无终的新领域。

C. “转变”。重要的不是他们的著作或著作的内容，而是他们在世间开始实现人的转变这一活生生的事实。他们从未要求人们一味地服从命令。为了理解他们，人们必须体验某种转变、某种新生、

某种新的实在的意识、某种启蒙。苏格拉底要家的转变，是转变思想；佛陀要求的是静思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生活方式；孔子要求的是教育过程，而不仅仅是学习；耶稣要求的是献身于在世界之外统治世界的上帝。

D. 死亡和受难。苏格拉底和耶稣受难而死于世俗统治者之手，佛陀先在现实中死去而后开始其生涯，孔子明白什么是死，却不予以重视，我们发现，他们与人类生存、死亡和受难等基本因素都有着特殊的联系。

临终时，苏格拉底很安详，既不兴奋也不过于痛苦，终年七十岁。他泰然自若，知道如何死去。假如他真的是服毒而慢慢死去的活，他的死就缺乏了一种烈士悲壮的气氛。然而，他如果不这样死去，就可能不会成为自此一直牵动人心的苏格拉底，他的信徒和柏拉图也就不会看到这样的人；其伟大之处亦生前就以深厚的感情呈现在他们面前，改造着他们的内心世界，并在他们的记忆中不断发扬光大。

耶稣被钉死于十字架，年仅三十岁。他的死极为残忍、极为卑微。从他身上，我们懂得了暴力致死的恐惧和极大的痛苦。他厌恶死，但又把它看作上帝意愿的安排。不这样地死，耶稣就不会成为基督，就不会复活，就不会成为信仰的对象。

苏格拉底和耶稣对死亡的挑战以及对死亡所持

的态度，回答了死亡的问题。西方人公认他们是自己的两个榜样：苏格拉底表现出来的是泰然自若、轻视死亡；耶稣表现出来的是在难以忍受的极度痛苦中发现超验基础的方法。

苏格拉底和耶稣这两位历史人物成了典型的神秘人物。在他们的人性中，我们看到了神秘人物所具有的共同之处，这些人有：吉加美士^①和约伯，《以赛亚外集》中受难的上帝的仆人，希腊悲剧中的英雄。神秘人物的普遍的主题在于：生存是一种痛苦；靠自己的行动战胜痛苦，但是一切伟人的举动都注定要失败，这些都体现在苏格拉底和耶稣身上。但是，他俩又和其他神秘人物不同，他俩感动人、激励人，苏格拉底是不成功的哲学家，耶稣是不切实际、只与上帝订约的人。

我们生活的环境通常是残酷无情的。最令人恐惧的事可能在我们周围发生，最令人害怕的不幸可能降临到我们头上。我们富有同情心，无疑能理解那些可能发生的事，但是我们又不得不为生存奔波，以致我们忘记和掩饰了同情心。至于那些无名之辈、远方之人，我们甚至不予以同情。

这不是圣人的生活方式。他们没有因普通人缺

① 吉加美士(Gilgamesh)美索不达米亚宗教的神话史诗中的传奇英雄。是《吉加美士史诗》中的主角，被描写成半人半神的人物，但非永生不死。——译注

乏想象力而痛苦。在佛陀和耶稣看来，受难和死亡是世间不可避免的现实，他们借生命、想象和思想所征服的正是这一现实。他们将这种体验以不可理解的言语表达出来：只有涅槃和天国是永久的。苏格拉底和孔子敢于面对死亡，以致死亡对他们来说已无足轻重。

E. 爱敌人。这四人的仁爱精神是普遍的、无限的。他们都提出了极端性的问题：应该怎样对待行恶于我的敌人？他们的回答不尽相同。只有耶稣积极地吩咐门徒们去爱敌人。老子也吩咐人们要以善报恶，但是孔子反对这么做，他宣布：“以德报德，以直报怨。”在《云》中，苏格拉底说到：“以恶报恶不公正，”“伤人、报复和以恶防恶都不正确。”他知道这是离奇的要求：“因为人们都不支持这一观点……同意这一观点的人和反对这一观点的人不会有共同语言，只能互相鄙视”（但色诺芬并不这么认为）。佛陀讲究博爱，不反对作恶者，忍受无限痛苦，行善于所有存在物。

F. 如何征服痛苦和死亡这一问题，就是我们与世界的关系问题。苏格拉底通过对世界的反思，寻求着自己以及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在不断的提问中，他激发出某种不属于纯粹知识的真正的、现实的必然性。他超越世界但不否认世界。他摒弃一切知识及判断，自我满足于使真理和现实得以实现的无知。

他的方法之所以难以付诸实施，是因为就人的本性而言，人总要寻求明确无误的知识、寻求客观的戒律。

佛陀注重静思，寻求一种摆脱尘世的生活，以达到涅槃、脱离尘世的境界。他所受的苦为一切动物所共有，是无穷无尽的。他相信自己已获得解脱——整个存在的毁灭，获得的方法不是那种仅仅导致新存在的暴力性摧毁，而是无暴力的超越。这就是借助于灵魂的寂静无声，以非暴力的方式自我解脱。

佛陀的顿悟的局限性在于：它限制了经验，因而忽视了人只有通过尘世生活才能获得的超乎尘世的素材。这就抑制了他的同情心。他只注意到了人的部分痛苦，而几乎从未超越固置于生活中的痛苦。因此，他不可能通过得以完善世界、取得世俗经验来发展人的本性。一切基础知识都已获得，在世间生活的可能性都因与世冷漠而消失殆尽。

孔子想帮助人在社会中锤炼他们自己，想使社会能在既定的永久秩序中得以完善社会本身。他极力宣扬当时流行于社会的自然人性，为完善人类而终身奋斗。他认为这切实可行，因为社会本身是受“道”这一准则的支配，而不只是受权宜之计和实际功利的支配。

他的局限性在于：面对邪恶和失败，他只是庄严地悲叹和忍受，而没有从痛苦的深渊中得到任何

促动力。这一局限性说明了他为什么没能实现自己的理想。

耶稣一味地受到激进主义的驱使，从而打破了一切世俗秩序。他并不是否认这个世界，而是将万事万物都置于在世界末日到来之际而出现的天国之下；从这一观点出发，他把万事万物的永久价值分别鉴定为善或恶、真或伪。与世人不同，他盼望世界末日的到来，并确立了与上帝意愿相一致的绝对的社会风气。

他的局限性在于：他依这种观点行事，不可能改变世界。

苏格拉底没有建立任何学校，也没有建立其他组织，他的传教方式是自由的、无计划的。佛陀创办了僧侣组织，这个组织通过对一种绝对化的气氛的渲染，对自己的成员们敞开通向涅槃的大门；但实际上，由于达到目的的那些僧侣很可能继续逗留人间，他们会将解脱的知识传给一切可能接近的人。孔子创办了一所学校，在那里他给政治家讲授伦理道德，想借此恢复正确的社会秩序。耶稣宣布世界的末日和天国的来临，同时吩咐他的门徒也这么做。

这四位伟人中，有的想将尘世置于脑后，有的想将混乱社会秩序化。他们这样做都是希望超越尘世。他们都受超验力量的支配。由于受着更高的权威的引导，他们的行为、他们反对邪恶的方式，即

他们借以使社会秩序化的种种努力，都超出了人类所能规划和竭力所能达到的范围。

简而言之，苏格拉底着重思考，着重人的理性，这是识别人及其特有潜力的途径。佛陀试图取消人的生存意志以毁灭这个世界。孔子渴望建立一个社会。耶稣预示了世界的危机。

G. 传授方式。四大圣人向世人传授自己的思想，他们认为这就是自己的使命。

在街道、在路上，他们游于人间，与人谈心、交换问题及看法、解释种种教义，并根据环境的改变而不断更改他们的教义。

他们所关心的不是纯知识，而是改变人的思想和内心活动。但是，怎样才能涉及人的灵魂深处呢？四人都没有从理论上回答这个问题，而是在实践中予以解答的。他们都知道，自己所涉及的是先于一切行动的内心活动，也知道他们的预言是以一种绝对之物为基础的，这一绝对之物可称之为存在、永生、上帝或体现在原初模式上的某一规则，但是一旦从客观的角度看待它们，它们就不再是真正的自我了。

哪些人易受这些教义的影响呢？佛陀的回答是：“教义是属于头脑清醒的人，而不是属于白痴。”而耶稣却说：“让小孩到我面前来吧！”苏格拉底则不同，当行为不规的人想和他相处时，他的守护神就会反对。孔子只与君子接触。耶稣传教于天下

人。

让我们先来比较一下耶稣和佛陀：耶稣的预言属于上帝创造历史的一个部分。跟从耶稣的人，是出于一种激情，而这种激情往往是人们处在最难作出抉择的情况下才具有的。佛陀则是在漫无目的周游之时，以贵族的从容姿态向人们传教的，他与世无争，对始终如一的世界漠不关心。耶稣依赖《旧约圣经》，佛陀则依赖印度教哲学。耶稣需要信仰，佛陀则需要顿悟。

再来比较一下耶稣和苏格拉底：耶稣以宣告喜讯的方式传教，苏格拉底则以强迫人们思维的方式传授知识。耶稣需要信仰，苏格拉底则需要交流思想。耶稣说话是出于直接的真诚，苏格拉底则是持间接的、甚至是冷嘲热讽式的态度。耶稣了解有关天国和永生的情况，苏格拉底则没有这些方面的确定知识并对有关问题不置可否。但是，他们都不允许人们安宁。耶稣只是传教；苏格拉底虽让人逍遥自在，却不断提醒他们要承担由于自由而所固有的职责。他俩都提出了至高无上的要求。耶稣以拯救之法赐于人，苏格拉底则激发人们去寻求拯救之法。

H. 沉默与无知。四大圣人都懂得沉默的意义并予以强调。他们不隐藏任何东西，但是他们那极其深奥的真理只能间接地传授给人，甚至对他们自己也是这样。他们以寓言的方式传授教义，有时竟会

沉默无语，甚至明确地拒绝回答那些他们认为是不适宜的问题。他们对玄学的思辨或自然科学都不感兴趣，对许多领域的知识他们也都不想知道。

他们都强调无知。不能获得知识的地方就不该去浪费时间，人们不能把时间白白地用在毫无结果的苦苦思索中。即使在解决重大问题时，知识也不是不可缺少的。只有当知识能帮助人拯救灵魂，它才有意义而言。众多的传统生活秩序和模式已足够满足世界了，如果它们没有和基本目标相冲突，那么对它们进行观察也无可厚非。

三、我们怎样看待这四大圣人

他们四人都都不重视科学，可哲学研究要借鉴科学的方法，科学是哲学的前提，所以就这一点而言，他们都称不上是哲学家。他们在哲学史中都没有合理的位置可言。他们没有留下著作，其中三人被庞大的宗教团体看作是创始人。由此可见，在何种意义上他们能称得上是哲学家呢？

就教派的礼仪和信条而言，宗教并不是它们存在的本质。这些礼仪和信条，是一种历史存在，既需要哲学又需要宗教，同时又拒绝哲学或宗教想独占它们的要求。哲学大概只要求从这些伟人的经验和他们本人那里获得启示这一权力。

他们没有先前存在的团体的支持，只是自担风险地进行了独创并追求一种生活，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他们尽管没有将自己树立为人类的榜样，但后来都成了人类的楷模（《约翰福音》中“我是标准、是真理、是生活”一句，并不一定就是耶稣所说）。虽然他们绝妙的一生永远不可能完全规则化、概念化，他们还是留名青史，成了人类的楷模。人们将他们神化了。

相对哲学而言，他们是人。作为人，他们必定有自己的特定性格，有自己的局限性。他们是历史人物，不可能事事正确。他们是四个人，我们不能孤立地看待其中的任何一个。如果其中某个人被绝对化，被看作是唯一真理，那就意味着他的信徒剥夺了他的一切自然人性因素。

他们的生活核心是体验人类的基本环境，发现人类的任务。他们对我们谈论的，就是这些感受和发现。他们在这么样的同时，提出了一些极端性的问题并予以回答。他们都极大地发挥了人的潜能。这些虽是他们的共同之处，但没能使他们融为一体。不可能把他们各自的说教结合成综合一体的真理。他们有联系，是因为他们都基于人的可能性而生活、探求和回答问题，但是他们也是各有特征的个体。不能把他们拼凑起来，形成一个可以同时向着不同方向发展的存在。

但是有一点他们是共同的，即在他们身上，人

的体验和灵感都以极端的方式表现出来。他们的本质所在，就是哲学的本质所在。他们的实在性和思维模式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一个本质性的因素。他们成了哲学思想的源泉和反叛传统的促进因素，从他们那里反叛者第一次获得了自我意识。

依据哲学的观点，我们是这样看待他们的：我们感动于他们的共同之处，因为大家都是立足于人类环境中生活的。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对我们都不是无关紧要的，相反，每个人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道难题，使我们不得安宁。

我们发现，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没有仿效他们中的任何人。我们一旦认识到自己的好疑和这些伟人的真诚之间的距离，就使我们深切地感受到，有一种力量在驱使着我们，召唤着我们身上的真诚。由此看来，他们是我们辨别方向的导航灯，而不是我们仿效的楷模。

四人中每人都有伟大之处，在这方面他们无法互相比较。苏格拉底和孔子所指出的道路，我们也能遵循着而行进，但所遵循的效果则不如他们所期待的那样好。总之，他们之所思，不可能是我们之所思。但是，他们的思维方式可以指引我们向前。至于耶稣和佛陀，不仅他们的生活内容，而且其生活方式，对我们来说都是陌生的。我们必须自我决定，进行推论，否则，一切都将存在于假象中。

我相信，那些公正处事的西方人几乎都会同意

这一看法。有些普通的西方人忽视了一些掩饰事实真相的重要观点或解释，只有他们才会认为自己在认真地仿效耶稣，更不必说仿效佛陀了。这种假象与真正的仿效毫无关系。仿效在某地真的出现，它就会在某地得到关注。但是，以哲学观点看待问题的人应该清楚地看到，这类仿效可能出现的环境以及由此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只有此时，他才会知道在他那具体的生活环境中他的所为与所需。

6

7

8

9

附 录

苏格拉底生平大事年表

年份 (公元前)	年龄	生平大事	希腊世界大事
469	1	苏格拉底诞生于雅典的爱罗西格区。其父亲是个雕刻匠，母亲是个接生婆。	雅典与波斯作战（始于公元前492年至公元前419年）。雅典掌握提洛同盟的领导权。
464	5		斯巴达地震，国有奴隶希洛人起义。
461	8	哲学家阿那克萨戈拉住进雅典。	伯里克利开始在雅典发生影响。
460	9	史学家修昔底德诞生(前460—前400)；医学家希波克拉底诞生(前460—前377?)。	
454	15		提洛同盟金库从提洛移到雅典，标志雅典海上帝

年份 (公元前)	年龄	生平大事	希腊世界大事
			国的建立。
452	17	苏格拉底师事阿 刻劳斯（阿那克 萨戈拉的学生）。	
451	18		雅典修改公民资 格法律，限制公 民人数。雅典进 入全盛时代。重 建被毁庙宇前后 达20年（前451— 前430）。罗马制定 十二铜表法（前 451—前430）。
450	19	阿那克萨戈拉因 主张太阳不是“阿 波罗”神，而是 火热的石头，故 被认作亵渎神 明，受到攻击， 并被迫离开雅典。 喜剧诗人阿里斯 多芬诞生（前450 —前385?）	

年份 (公元前)	年龄	生平大事	希腊、世界大事
449	20	苏格拉底开始关心自然哲学，求知欲旺盛。	雅典取得希波战争的胜利。雅典国力强盛，是伯里克利的黄金时代。
445	24	苏格拉底成为阿尔赫拉于斯的学生。	雅典与斯巴达订立三十年和平条约。
441	28	苏格拉底参加远征萨摩斯岛，翌年返雅典。	
435	34	哲学家安提西尼诞生(前435?—前470?) 后为大儒学派创始人，是苏格拉底的弟子。哲学家亚里斯提卜诞生(前435—前360,) 后为昔勒尼学派创始人，是苏格拉底的弟子。	
432	37	苏格拉底参加波	

年份 (公元前)	年龄	生平大事	希腊、世界大事
		提狄亚战役。	
431	38		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前431—前404)
430	39	历史学家色诺芬诞生(前430—前355)	雅典发生瘟疫。伯里克利受审和受罚。
429	40	波提狄亚战役结束,苏格拉底返回雅典。不再研究自然,转而研究人类。伯里克利卒。	
428	41		雅典开始向公民征收财产税。
427	42	哲学家柏拉图诞生(前427—前347)	雅典第二次发生瘟疫。
424	45	苏格拉底参加德礼恩战役,表现沉着、勇敢,主将山歧兹夸奖他	

年份 (公元前)	年龄	生平大事	希腊、世界大事
		足以为国人表率。 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被逐出雅典。	
423	16	阿里斯多芬的喜剧《云》上演，剧中极力讽刺苏格拉底，把他描绘成智者派哲学家，攻击他不切实际、蛊惑人心。相传苏格拉底在场观赏，还当场现身示众，态度自若。	雅典人和斯巴达人订立三十年休战和约。
422	17	参加安菲波里战役，苏格拉底作战勇敢。	
421	18		雅典和斯巴达再次订立同盟条约，为期五十年。
419	20	与色娣帕结婚。相传色娣帕只有名的恶妻，有人	

年份 (公元前)	年龄	生平大事	希腊、世界大事
		问苏格拉底：“为什么娶那样的女人？”回答是：“善于驯马的人，宁可挑选悍马作自己的马。若能控制悍马，其他的马就不在话下。我希望自己善于与人交往，所以娶她为妻。如果我能忍受她，我确信能轻易与任何人交往。”	
415	54		雅典海军在阿尔西比得斯，尼客阿斯等人领导下远征叙拉古，阿尔西比得斯奉召回国，归途中逃往斯巴达。
413	56		雅典因盟国相继脱离，拒纳年贡，经济困难而征收

年份 (公元前)	年龄	生平大事	希腊、世界大事
			进口税。雅典帝国开始瓦解。雅典远征叙拉古海军遭到覆灭。二万多雅典奴隶逃亡。
412	57		雅典盟国暴动。斯巴达和波斯结盟并接受波斯资助共抗雅典。
411	58		雅典发生寡头政变，推翻民主政体，建立四百人议事会，不久废除，由温和派寡头党执政，召回阿尔西比得斯。
410	59		雅典在库特战役获胜，恢复民主政体。
407	62	柏拉图开始跟随苏格拉底学习。 苏格拉底经常在	

年份 (公元前)	年龄	生平大事	希腊、世界大事
		公共场合与青年人交谈，他所谓的思想助产术及所言谈的中心——认识自己无知，在当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吸引了许多青年人前来听讲。	
406	63	苏格拉底身为五百人会议成员，担任轮值主席。8月雅典在阿吉纽撒战役获胜，但雅典审判和宣告指挥战役的将军们有罪，遭到苏格拉底的反对。悲剧作家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相继去世。	雅典在诺丁姆战役败绩，指挥战役的阿尔西比得斯引咎辞职。
405	64		雅典在索戈斯埃塔战役败绩。
404	65	苏格拉底奉命逮捕	伯罗奔尼撒战役

年份 (公元前)	年龄	生平大事	希腊、世界大事
		捕萨托密的莱昂，但因不合法而未予理睬。	以雅典向斯巴达投降而结束。 “三十僭主”独裁政治出现。
403	66		“三十僭主”独裁政权崩溃。恢复民主政治。
401	68	伊莉斯的斐多家乡沦陷，被敌方俘获并贩卖为奴解到雅典。偶遇苏格拉底，替他请富民为他赎身，得到自由后成为苏格拉底最亲近的学生。	
400	69	修昔底德去世。	
399	70	苏格拉底在民主政体下遭到指控并被判死刑。二月或三月，饮毒而死。留下妻子和三个孩子。苏	

年份 (公元前)	年龄	生平大事	希腊、世界大事
		格拉底死后，其弟子纷纷离开了雅典。	

佛陀(释迦牟尼)生平略表

年代	年龄	生平活动
公元前 565年— 前536年	1—29	诞生。王子生活。 释迦牟尼，梵文śākyamuni，释迦(śākya)是部族的名称，牟尼(muni)意谓明珠，喻为圣人。释迦牟尼的意思，即为“释迦族的圣人”。显然，这不是真名，而是一种尊称。事实上，释迦牟尼的真名是悉达多(梵文Siddhatha)，意为“吉财”或“一切义成”。他的姓是乔达摩(梵文Gautama)。 释迦牟尼成道后，称为佛陀(梵文Buddha)，意为“觉悟者”，略称为佛。 释迦牟尼的生卒年月已不可考，在不同的佛教典籍中有不同的记载。公元489年(南朝齐武帝永明七年)中国译出《善见毗婆沙律》。相传佛入灭后每年7月15日(僧自恣日)印度佛教徒举行这一部律，香花

年代

年龄

生平活动

供养,并手书经上一点,师徒相
传,年年不断。至齐永明七年,
这部律的原本上共有954个点。由
此上推975年,则佛陀的卒年相当
于中国周敬王十五年(鲁哀公十
年,公元前485年),较孔子去世早
6年。一般认为,佛陀在世80年,
据此推算,则其生年为公元前565
年(相当于中国周灵王七年)。

释迦牟尼之世,印度北部有16
个大国,此外还有一些小国,迦毗
罗卫(梵文Kapilavastu)是其中
之一,它处于桥萨罗和摩揭陀两
个强国之间,处境并不顺利。释迦
牟尼是迦毗罗卫国净饭王之子,其
母为摩耶夫人。释迦牟尼生7日,
摩耶夫人即去世,姨母摩訶波闍
提担负起了抚养释迦成人的重任。

据早期佛教经典《中阿含经》
说,释迦青年时期,宫中生活十分
奢侈,极尽声色之娱。他有宫殿
三所,三季(春季、夏季、雨季)
轮流居住。他相貌端庄,天资聪
颖,父亲对他寄有很高的期望,让
他接受了当时贵族所能获得的全

年代	年龄	生平活动
		部教育。成年后，父亲为他娶了妻子，名耶输陀罗。耶输陀罗为他生有一子，名罗睺罗。
公元前 536年— 前530年)	29—35	离家修道。悟道成佛。 时年29岁，释迦牟尼毅然抛弃王子的高贵地位，告别妻儿，剃除须发，走入深山旷野，开始他的出家求道生活。 释迦牟尼为什么要出家？这一问题应从多方面来考察。首先是当时的社会环境。释迦时代，印度处于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复杂、社会动荡不安、战争连绵不断的情况下。释迦虽生活于王宫，却不会全然与世隔绝。其次是当时的思想环境。释迦时代，印度宗教生活盛行，出家是习以为常的现象；更由于反婆罗门的沙门思潮影响日益广泛，释迦有可能受沙门思潮启发而出家。再次是释迦自己对王宫生活的反省。据佛经上讲，释迦在经历了长期奢侈生活后，“尔后有热，”感触到纵情欢乐只会为欲望所腐蚀，为爱

年代

年龄

生平活动

欲所烦恼，不能自拔。正在这时，他出城郊游，见生老病死人生种种苦恼之状，乃萌发出家之念。

释迦牟尼出家后，起先过的是古印度十分流行的苦行生活。他寻访到了当时著名的沙门导师阿罗陀迦兰和郁陀仙，他们教他修习禅定，坚定信仰。但他并不满足于这些，他决定实行更严格的苦行，通过自我克制，求得解脱。据佛经记载，他离开阿罗陀迦兰和郁陀仙之后，进入优楼鞞罗聚落尼连禅河畔苦行林中，与众多苦行者为伍。前后6年，他历尽艰苦，备尝辛酸，结果身体羸弱，濒临死亡，仍徒劳无获，未得解脱之道。这时，他开始领悟到，依靠苦行求得解脱，将遥遥无期，难以实现。于是他开始考虑另外一条涅槃解脱的道路。他放弃苦行，接受了牧羊女奉献的乳糜，又入尼连禅河沐浴，洗净6年积垢，精力有所恢复。最后，他来到菩提伽耶，结跏趺坐于菩提树下，端身正念，发大誓愿：如不成佛，决不起坐。如此

年代	年龄	生平活动
		经7天7夜静坐沉思，终于觉悟了宇宙人生的本质，成就正觉，获得解脱。时年35岁。 释迦牟尼在菩提树下静坐思维的内容是什么？一般认为，当时他对“四谛”、“十二因缘”已有一个大致的轮廓。也就是说，他从现实人生的痛苦出发，思考了众生的生死根源，分析了解除痛苦的根本途径。在尔后的45年说法传教过程中，他完善了这些基本原理，形成严密的“四谛”、“十二因缘”、“八正道”理论。
公元前	36—	说法传教。佛陀离世。
531年—	80	释迦牟尼悟道成佛后，决心说法转法轮。他来到鹿野苑，首先向侨陈如等5人说法，这5人便成为佛陀首批弟子。接着，迦尸城的富商子弟耶舍听了佛陀的说法，带来了50多人，一起成为佛陀的门弟子。不久，佛陀又收了原属外道的迦叶部族的三兄弟为弟子；三兄弟有弟子数百人，也同时成为佛门弟子。这时，释迦名声渐著，他受频
前486年		

年代	年龄	生平活动
		毗沙罗王之请来到摩揭陀首都王舍城。国王听了说法,十分欣赏,便成了佛的在家弟子(居士)。据说,国王当时赠送了一座林苑以供佛陀师徒们居留之用。其后,佛陀又在王舍城收舍利弗和目键连为弟子;舍利弗号称“智慧第一”,目键连号称“神通第一”。起初,佛陀只允许男子出家,后来又允许妇女出家,甚至接纳妓女为弟子。由于他主张种姓平等,所以在他众多弟子中,不仅有婆罗门,刹帝利出身的,而且也有很多来自低级种姓的。终释迦之世,其弟子大约已有500名左右,这些弟子构成了早期僧伽(僧团),共同过着有组织的佛教修行生活。其中最为释迦器重的有10人,号称“十大弟子”。大弟子大迦叶(摩诃迦叶)为“头陀第一”,传说为释迦涅槃后第一次结集的主持者。阿难(阿难陀)为“多闻第一”,是释迦随从侍者,传说释迦临终时将最后教说托付给了他。舍利弗、目键连协助释迦统领徒众,贡献很大。

年代

年龄

生平活动

此外，还有优婆离、罗睺罗、须菩提、富楼那、迦旃延、阿那律也在十大弟子之中。

释迦牟尼在宣说教义、组织僧伽同时，还为僧众的宗教生活作了具体规定，包括云游乞食、雨季安居、忏悔已过等，这些规定后来逐渐成为制度。

经历了45年的游行传教活动，释迦在80岁时，于雨季中患了重病，但他仍然坚定前行，最后到了拘尸那揭罗城。他自知生期将尽，十分镇静。阿难在两棵娑罗树中间铺下卧具，请佛陀躺下。佛陀嘱咐阿难等人不要伤心，并为她们最后一次宣说了佛法。他说，人生乃因缘和合而成，凡有生者必有灭，人生即属生住异灭之法。又说，我灭之后，不应以为失去了导师，我所说的佛法，便是你们的导师。你们要精进不息，不要放逸自己。说完，便安静地离开人世（涅槃）。

孔子生平大事年表

年 份	年 龄	生 平 大 事
公元前551年 (鲁襄公二十二年)	1	孔子生于鲁国昌平乡陬邑。
公元前549年 (鲁襄公二十四年)	3	父孔纥卒。随母移居曲阜。
公元前548年 (鲁襄公二十五年)	4	孔子与儿童游戏，常陈俎豆，设礼容。齐崔杼弑其君齐庄公(前548年)；齐景公即位(前547年)；卫国国内发生内乱，鲁、晋、宋、郑、曹会于濮州，共商讨卫事宜。卫宁喜弑其君殇公，献公立(前547年)。
公元前545年 (鲁襄公二十八年)	7	小学毕业。周灵王崩。鲁襄公朝楚。(前545年)。周景王即位(前544年)。
公元前535年 (鲁昭公七年)	17	母颜徵在卒(一说卒于公元前528年，与孔纥合葬于防山)。

年 份	年 龄	生 平 大 事
公元前533年， (鲁昭公九年)。	19	结婚。娶宋之亓(qí)官氏为妻。
公元前532年， (鲁昭公十年)。	20	孔子为官吏，主管会计、仓库。 子孔鲤出生，字伯鱼。
公元前531年， (鲁昭公十一年)。	21	孔子为“乘田”，管理畜牧。楚灵王灭蔡，杀其世子。
公元前522年 (鲁昭公二十年)	30	约在本年开始收徒讲学。孔子自谓：“三十而立。”
公元前518年， (鲁昭公二十四年)	34	鲁大夫孟僖子卒，其子懿子与南宮敬叔从孔子学礼。孔子偕南宮敬叔入周观光并会见老子。是日己周敬王在位(前520年继位)。
公元前517年 鲁昭公二十五年)	35	鲁昭公伐季氏，三桓合兵反击，昭公失败并被迫出奔齐国。孔子以乱邦不可居，亦往齐。
公元前516年， (鲁昭公二十六年)	36	孔子居齐。齐景公问政，答以“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景公欲以尼溪田封孔子，因晏婴反对而作罢。

年 份	年 龄	生 平 大 事
公元前515年 (鲁昭公二十七年)	37	孔子从齐国返回鲁国。吴弑其君。阖户立。
公元前505年, (鲁昭公五年)	47	孔子弟子甚众,由远方至者,多达三千。鲁君臣上下皆失其正,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以为弟子诵习之资。
公元前502年, (鲁定公八年),	50	季氏家臣公山不狃因不得志在费城叛变,邀孔子共事,孔子欲往而止。
公元前501年 (鲁定公九年)	51	孔子为中都宰。
公元前500年 (鲁定公十年)。	52	孔子为司仪,辅佐定公挫败齐国胁迫鲁国屈服的计划,并使之归还所侵鲁地郛、汶阳、龟阴的田地。
公元前499年, (鲁定公十一年)	53	孔子为小司空。
公元前498年, (鲁定公十二年)	54	孔子为大司寇行摄相事。策划拆毁三桓封邑的城墙。叔孙氏毁郛。季氏将毁费,公山不狃起兵反抗失败,费乃被毁。孟氏成邑未毁。

年 份	年 龄	生 平 大 事
公元前497年 (鲁定公十三年)	55	季桓子受齐女乐,不理朝政。孔子大失所望,离鲁赴卫,自此周游列国。
公元前496年 (鲁定公十四年)	56	孔子居卫十月,因受监视恐获罪,故离卫。路过匡城,被困五天,欲去中牟而未果。
公元前495年 (鲁定公十五年)	57	孔子回到卫国,向灵公建议讨伐匡地叛乱,灵公不采纳。
公元前493年, (鲁哀公二年)	59	卫国内乱。孔子在卫受到怠慢,欲离卫。卫灵公卒。
公元前492年, (鲁哀公三年)	60	孔子离卫、过宋,至陈。
公元前489年 (鲁哀公六年)	63	孔子在陈、蔡间欲往楚。遭围困,绝粮七天,弟子病倒甚多。后楚派兵解围。到达负蒨,答叶公问政。楚昭王欲封给孔子七百社,遭令尹子西反对而止。孔子重返卫国,提出“正名”主张。
公元前488年 (鲁哀公七年)	64	吴、康会于郢。吴太宰嚭召见季康子,孔子弟子子贡代为辞谢。

年 份	年 龄	生 平 大 事
公元前485年 (鲁哀公十年)	67	孔子夫人亓官氏卒。
公元前484年 (鲁哀公十一年)	68	齐攻鲁，冉有率军力战却敌，孔子在鲁致力于教育和文献的整理工作。
公元前483年 (鲁哀公十二年)	69	孔鲤卒。
公元前481年 (鲁哀公十四年)	71	孔子弟子颜渊卒。齐相陈恒杀齐简公，孔子见鲁哀公，请出兵讨伐陈氏，为三桓所拒。
公元前480年 (鲁哀公十五年)	72	孔子弟子子路在卫国内乱中被杀。
公元前479年 (鲁哀公十六年)		孔子病卒，遗体葬于曲阜城北，弟子皆服丧三年。

耶稣生平大事略表

年代	年龄	生 平 大 事
公元前7年	1	耶稣诞生于伯利恒一家旅店的马槽里。其父是木匠约瑟，据传为大卫的后裔，其母是玛利亚。据载，当时罗马皇帝奥古斯都下了一道上谕，要犹太人登记户口，约瑟和玛利亚前往伯利恒，即为此事。那时玛利亚的产期到了，故在路途生下了耶稣。生后第八日，按照摩西的法律，接受了割礼。
公元5年	12	耶稣幼年时，住在拿撒勒渐渐长大。12岁时，约瑟和玛利亚携带他上耶路撒冷，参加犹太人的逾越节。耶稣与犹太圣殿的教师有了第一次接触。
公元6年	13	耶稣在拿撒勒跟着约瑟做木匠。加利利发生大骚动，不久被平息。

年代	年龄	生平大事
公元12年	19	父亲约瑟病故。他是耶稣最知己的同伴，他们经常一边做工、一边谈天。耶稣觉得父亲的灵魂与上帝同在着。耶稣在家抚养弟妹，安慰渐老的母亲。 结识祭司撒迦利亚的儿子约翰。他是耶稣的表亲，比他大六个月。
公元26年	33	罗马皇帝提比略委任本丢·彼拉多为犹太地巡按使。他吩咐兵士们把罗马皇帝的偶像抬进犹太人拜上帝的地方，因犹太人强烈反对，作罢。
公元27年	34	撒迦利亚的儿子约翰在约旦河一带宣传末世来临、新时代将到的道理。为人施洗礼，影响甚大，被称为洗礼约翰。 耶稣的弟兄姐妹已长大。他决志要去参加这个宣传悔改与天国的运动。 耶稣接受约翰的洗礼。前往犹太地活动。时，他与后来的使徒们有了个别的接触。 洗礼约翰被囚。

年代	年龄	生平大事
公元28年	35	耶稣到加利利，要在约翰传道的境域里做他自己的事：他宣传《福音》、呼召信徒。他看见西门和西门的兄弟安得烈在下网捕鱼，招呼他们说：“来，跟随我，我要你们去得象你们得鱼一样。”把网子抛了，两个青年人跟着耶稣走了。再走了一些，看见雅克和他的弟弟，耶稣招呼说：“你们也来跟我，时机已经到了。”他们俩也跟着走了。耶稣的信徒陆续增加。 约春、夏之交，耶稣上山宝训，传授“八福”。挑选了十二个人，作他的使徒。十二使徒是：西门（耶稣给他起名叫彼得）、安得烈、雅各、约翰、腓力、巴多罗买、多马、马太、雅各（亚勒腓之子）、达太、西门（奋锐党人）、犹大（加略人）。 耶稣在加利利巡回讲道。有一次来到拿撒勒。这是他的家乡，他从小在这里长大。在安息日，耶稣按常规进会堂布道。但一想到他是本地人，大家都厌弃他。

年代

年齡

生平大事

耶穌說：“大凡先知，在本也家屬本家是不被人尊敬的。”其母親、兄弟來見他，耶穌說：“誰是我的母親，誰是我的兄弟？”說着向四周觀看，指着坐在周圍的人說：“看哪，這就是我的母親，我的兄弟。凡是遵行上帝旨意的人，全是我的兄弟姐妹和母親。”

據傳，耶穌在加利利行了許多神迹。他使瞎子目明、癱子能行走、長大麻瘋的痊愈、聾子恢復听觉、死人復活、穷人听见了天国的《福音》。

約冬季，洗礼約翰被害。

公元29年 36

耶穌帶十二使徒活動于腓力的封疆和加利利之間。一天，耶穌問門徒們說：“你們說我是誰？”門徒們面面相覷。彼得猝然地回答說：“你是基督，是永生上帝的兒子！”耶穌在門徒們面前接受了彼得的斷言。耶穌便指示彼得和其他的門徒，他自己必須上耶路撒冷去。

公元30年 37

行進耶路撒冷。據傳，期間耶

年代

年齡

生平大事

稣曾施神迹，“登山变像。”路途，有个律法师前来试探耶稣。他说：“先生，我应该怎样做，才能获得永生呢？”耶稣说：“律法上写的是什麼？你能念出来吗？”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你回答的很好，”耶稣说，“你只要照这样去做，就一定会获得永生。”律法师又问：“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这么一个人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去，半路上遇到了强盗。他们剥了他的衣裳，他把打个半死，丢下他走了。这时有一个祭司，偶尔从这条路路过，看见他却连脚步也不停走了过去。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他走过去了。唯有一个撒马利亚人行路来到这里，看见他，走上用油和酒洗净他的伤口，撕下自己的干净衣服包扎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护送他住到店里。第二天，他拿出二钱银

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需费用等我回来一定付还你’。——你想这三个人中间哪一个是在强盗手中的人的邻舍呢？”律法师回答说：“当然是那救死扶伤的人了。”“你说的好，”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

进城后，耶稣在殿宇里宣讲天国，述说以色列自救的方法。他和当地的宗教领袖发生了多次冲突；一次大祭司派了几个法利赛人与几个希律的党羽来窥探耶稣，想从他的言论里找出事由来陷害他。“先生，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的情面你都不徇，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实的宣传上帝的旨意。我们有一件事情想请问你，你说我们该不该纳税给凯撒？”来人问道。耶稣看出他们的诡诈，就对他们说：

“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他们拿出一个钱来，放在耶稣的手里。耶稣说：“这块钱上的人像是谁？”“是凯撒。”耶稣说：“把

年代	年齡	生平大事
		凯撒的归给凯撒，把上帝的归给上帝。”
		4月6日晚，耶稣和十二使徒共进晚餐，并为使徒们洗脚。是夜耶稣被捕。
		4月7日上午，在耶路撒冷城北的髑髅地山坡上，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其罪名是：自称为犹太的王。罗马住犹太地的巡按使彼拉多执行了这一死刑。耶稣在痛苦时曾大声喊着说：“我的上帝！我的上帝！为什么离弃我？”

注：想寻求耶稣在历史上的真实性十分困难。有些学者甚至根本否认历史上真有耶稣其人的存在。本耶稣生平主要参考了《福音书》和其他研究资料而编排的，其目的在于给一个传说中的耶稣具备粗略的形象。